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23

山暉禪師語錄

清 璧說　如崇等錄　宗上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蕭元會際明甫序
    - 福慧序
  - 目錄
  - 住平越府護國禪院語錄
  - 住平越府萬壽禪院語錄
  - 住甕安縣聖恩禪院語錄
  - 住黃平州長松禪院語錄
  - 住高郵州福海禪院語錄
  - 小參
  - 晚參
  - 機緣
  - 入室機緣
  - 法語
    - 示本源明教授
    - 示岳樵崇侍者
    - 示石芝仝書記
    - 示端居泰書記
    - 示大雲長維那
    - 示野竹慧維那
    - 示雲居世維那
    - 示石琴聞監寺
    - 示不已純書記
    - 示几水覺西堂
    - 示石林慶書記
    - 示海月妣知客
    - 示嬾民玄監院
    - 示惺一照監院
    - 示海雲仲維那
    - 示別南禪人
    - 示聽松禪人
    - 示佛靈禪人

- 示空隱堂司
- 示含容德直歲
- 示若冰禪人
- 示閔夫人趙氏
- 示廣陵隱居監院
- 示梅隱清監院
- 示梅孰海監院
- 示尼自珍
- 示尼素染
- 示元初禪人
- 示冰石禪人
- 示自純禪人
- 示不夜方居士
- 示自成方婆子
- 示覺智江居士
- 示紹維綬書記
- 示繼鐙禪人
- 示不隱禪人
- 示大通禪人
- 示隱參禪人
- 示解一先化主
- 示見修禪人
- 示熊思善
- 示開石書記
- 示自超熊婆子
- 示覺相蒲居士
- 示熊長祥
- 示穎徹禪人
- 送不磷堅宗孫還益州
- 勉竹眉宏宗孫
- 勉竹元上宗孫

◦ 雜偈一
- 示汪覺惺
- 示項覺印
- 示汪覺智
- 示苟覺善
- 示米覺超
- 示孟覺中

- 示王覺道
- 示盧覺正
- 示陳覺通
- 示江覺慧
- 示傅覺玅
- 示方覺鐙
- 示方覺靈
- 示汪覺用
- 示張覺少
- 示鄧覺一
- 示鄧覺廣
- 示李覺仙
- 示吳覺萬
- 示董覺之
- 示曹覺惟
- 示曹覺原
- 示一覺月
- 示周覺澂
- 示自淳
- 示六一
- 示女一
- 示玅一
- 示在中
- 示於斯
- 示蘊秀
- 示蘊奇
- 示李廣文真相
- 示真省
- 示真慧
- 示真極
- 山中四威儀
- 贈梅隱清監院
- 與梅熟海監院
- 與裕如僧統
- 示鍾遠禪人
- 贈別南禪人
- 送賦獨還山
- 示冰石禪人

- 寄淨修禪人
- 送若愚禪人
- 示素水
- 炯石病愈求偈還山
- 送鍾奇
- 贈鍾秀
- 示鍾聖
- 示鍾惺
- 示端石
- 示玉川主人
- 示談空
- 示南山
- 示六雪
- 示笑瞿
- 示用恆
- 示無異侍者
- 示時習
- 送長木棟禪人
- 示佛眼陳居士
- 寄清潭老宿
- 示守心
- 示獨鳳
- 示繼鐙禪人
- 示不隱禪人
- 龍翔示隱玄禪人
- 贈慶蓮
- 示克明
- 示誠明孫
- 示敦善
- 示亨泰典座
- 示亨萬
- 示圖南
- 示脫塵副寺
- 示解一化主
- 寄竹元宗孫
- 示自達禪人
- 示繼眉
- 示源清

- 示默識主人
- 贈餘慶令義生鄒居士
- 送天府趙居士
- 銅江送修監院還江陵
- 示嗣宗
- 贈南圖
- 示明如老僧
- 示覺相元春蒲居士
- 示覺仙元昭蒲婆子
- 留別西竺主人
- 贈大樹上座
- 示尼淨念
- 示高居士
- 示杜了寤
- 示王繼楚
- 示一心
- 示雲波
- 示笑雨熊居士
- 緣引
- 示空一徐居士
- 示不昧
- 示雷渾然
- 示山西賈介休
- 留別嵩目禪師
- 弔本源明長老
- 示眾
- 贈惺一照監院
- 示嗣宗
- 示我先
- 示我奇
- 示博愛
- 示博學
- 示博雅
- 示博知
- 病中
- 寄嵩山長老
- 送還樸回滇
- 寄石樓禪人

- 送瀛渤還績溪
- 雙塔閑居五首
- 和廣孝和尚栽松偈
- 酬希聲卞居士
- 畣嬾翁李績谿韻
- 弔遍吉律主
- 寄不磷堅孫
- 寄嵩松昇孫
- 寄秋水海孫
- 寄近山鼎孫
- 寄羨瞿煇孫
- 送鼎孫還昆明
- 寄文遠
- 偶示茂公劉居士
- 送天慧之九華
- 弔友人
- 送上孫長老請臧還雲南
- 寄廣嗣宏孫長老
- 送佛源張護法還滇
- 上孫長老畫列祖象還嵩山書以進之
- 再寄嵩山慧長老
- 偶成
- 晚坐
- 閒行
- 寄慧長老

◦ 雜偈二

- 方城寺訪獅巖禪師
- 與見斯禪師
- 過游龍訪可雲禪師
- 寄修之張居士楸德
- 送止白熊居士之奇
- 寄是渠胡居士齡祺
- 送大原熊居士之京
- 贈則堯張居士允中
- 贈二酉張居士楸學
- 哭玉藻王居士裕甲
- 寄參原熊居士之哲
- 與聞監寺

- 复錢大中丞
- 贈泰書記
- 寄慧維那
- 贈崇侍者
- 贈世維那
- 寄大仝監院
- 寄丈雪和尚
- 寄大冶禪師
- 見語嵩禪師題壁因韻贈之
- 寄東林響禪師
- 贈太極先臧主
- 長西堂秉拂勉之以偈
- 天峰以哭弟子一偈…
- 弔慧虛耆舊
- 寄石蒲揆和尚
- 贈頑石矩禪師
- 示仲維那
- 贈密機老宿
- 示覺聖王居士
- 示覺賢張婆子
- 复石林慶書記
- 贈嬾民玄監院
- 寄均沾江居士
- 复遜岳禪人
- 贈雲夫羅居士
- 示海月灺知客
- 重刻臥龍和尚語錄
- 贈遜岳
- 贈開石意書記
- 示詢南王居士
- 寄楊丁兩將軍
- 示覺心王居士
- 與惺一監院
- 贈正宗老宿
- 送惟一范道士
- 示祖眼舒居士
- 贈悟空老僧
- 示美夫張居士

- 示君弼成居士
- 贈無著靜主
- 贈含容直歲
- 送岳樵還銅巖
- 寄神生方太史
- 雲石禪人字
- 三句禪者字
- 送野竹長老還山
- 示近天禪人
- 因事复羅總戎還山
- 示問松行者
- 示鍾一侍者
- 贈石林書記
- 山居
- 示見菴主人
- 示了空上人
- 示自修禪人
- 示印可禪人
- 寄端居長老
- 示尼希有
- 示天寧戒子
- 大士閣二首
- 雨中過柏子菴
- 照鏡有感
- 寄醉頭陀
- 葛鏡橋警諸徒
- 聞樂有感
- 因事示眾
- 解制示眾
- 興元初戒子
- 送蓮宗
- 示潤宗
- 示別岫
- 示三益
- 出坡
- 示乳峰
- 示供實
- 示心田禪人

- 贈覺蓮禪人
- 示鏡清禪人
- 贈高夫人覺證居士
- 贈都統高居士
- 寄佛度高居士
- 寄宗璽張居士
- 寄宗沅劉居士
- 贈不磷堅孫
- 示不閔
- 示三艸
- 示竹眉宏孫
- 示不磨
- 示大生
- 哭石林慶立僧
- 與智玄上人
- 示碧環禪人
- 示龍山寺本和
- 示心融禪人
- 示玄微禪人
- 示空隱堂司
- 送本源教授還山
- 贈虎丘皎侍者
- 寄舒光禪師
- 示平越府心修上人
- 示純真禪人
- 贈空無上座
- 送僧之天童
- 與若愚道士
- 哭天童老和尚
- 與桂黃平
- 與喻侍御
- 寄汪牧鯤
- 示宗尚
- 示獨秀
- 示可大
- 示可久
- 示真牧
- 示德修

- 示德惺
- 示石僧
- 示宜爾
- 示不敏
- 示眾
- 楊鍊師新泉
- 贈餘慶令趙居士登階
- 賞荷

- 尺牘一
  - 與林副憲位旃居士
  - 復陳侯府
  - 復高秦兩居士
  - 與高莊丁護法
  - 與訥生馮居士
  - 與宗兄九數
  - 與桂黃平
  - 復楚臬熊居士
  - 與孫新寧
  - 與覺悟張居士覺惺道婆
  - 復際明蕭居士
  - 與伯府楊居士
  - 與訥生馮黃平
  - 復太史方居士
  - 與錢中丞
  - 與羅總府
  - 與胡開府
  - 與雲表毛居士
  - 復鐙明王居士
  - 復都統高居士
  - 寄高居士
  - 與佛源張居士
  - 與劉雲山居士
  - 與雲南眾居士
  - 與李閽司
  - 與應物居士
  - 與朱侍御
  - 荅潘太常文之居士
  - 荅石筠汪居士

- 與覺相蒲居士
- 與羅總府
- 复徐而菴居士
- 與張太守
- 寄遂寧朱孝廉
- 复楊將軍
- 复安武徐公成宇護法
- 复馬尚公
- 與李相如黃元申吳季子居士
- 复馬尚公

◦ 尺牘二

- 寄德山裔禪師
- 寄興慶堂兩序
- 與虎丘況禪師
- 與湄水昆禪師
- 與雷水石谷禪師
- 寄仲維那
- 复雲居世維那
- 與端居長老
- 复野竹長老
- 與大雲長西堂
- 與嵩目宗禪師
- 與西竺主人
- 與印心主人
- 與石琴聞監寺
- 與岳樵長老
- 與白鹿裔禪師
- 复開聖諸門人
- 與岳樵崇侍者
- 寄白齋菴靈師叔
- 寄梁山和尚侍者西缽
- 复德山語嵩禪師
- 上古南牧和尚
- 复天隱禪師
- 荅長洲靈壽履冰和尚
- 寄履冰和尚
- 寄嵩山野竹長老
- 寄長松監院梅孰

    - 寄黔中開石監院及諸剎
    - 寄竹眉竹元兩孫
    - 荅廣嗣眉孫
    - 荅澤臞和尚
    - 寄明遠禪師
    - 寄東山長老
    - 寄別菴長老
    - 寄惺一照監院
    - 寄長松監院梅隱
    - 寄雲居長老
    - 寄破一和尚
    - 上梁山破和尚
    - 與古余和尚
    - 與佛日山和尚
    - 與光孝玉和尚
    - 复昭覺丈和尚
    - 复肅堂和尚
    - 與光孝玉和尚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開聖禪院語錄序

維皇降衷，無智愚賢不肖一也。一者維何？本來各具之聖心也。然惟大人惟能不失其赤子之良，惟君子惟能獨存其幾希之念，夫豈大人君子之受畀於天者，獨異於儔人也歟哉？畀不異而大人君子異，異之以克全其天，而不汩此本來各具之聖心焉耳。儔人去天日遠，則蔽錮日深；蔽錮愈深，則去天愈遠。此而非有以開之，顧安能復見其各具之良，而不讓大人君子以獨全之異也哉？師靈巖人，而克全其天者也。髫年穎寤，志趣不凡，絕噬欲而究根宗，薄經生而窮性命。遨遊三吳楚蜀間，宗天童報恩，旁及梁山臥龍諸大師之教，而手飛絳雪，腹飽玄霜，萬慮皆空，一鐙獨朗，猶自博極經史，淹貫百家。字玅鍾王，而三峽墨濤寒；詩羞李杜，而八斗文淵潔。踞臨濟之席者，舍師而外，殆難先屈一指矣。歲辛卯，錫挂嶰峨，遠邇欣慕。維時自王公勳府而外，如大中丞開少錢公，將軍和甫楊公，侍御上林朱公、孟六喻公，大參受伯涂公，監司仲如喻公、百汪熊公、山涵劉公，元戎雲夫羅公、還初王公、御極王君，邑令五岷張君，暨諸哲士高良，爭先倒履於龍門、雍門、高藍之閒。三闢法壇，廷師振鐸，供帳甚盛，儔人畢集。諸所叩發，靡弗言下了了。閒即理涉深微，言難驟喻。師又廣之以老莊、覺之以孔孟，再三開示以指歸要道。初不駭精索怪，欺鬼談天，作他人蒙頭蔽臉伎倆，則是師之釋，釋而道者也；師之道，道而儒者也。棒頭喝底，聾瞶皆驚，無智愚賢不肖，咸復見其本來各具之聖心，而不專遜美於大人君子矣。其疇開之也哉！其疇開之也哉！門人輯語錄，額其編曰開聖。誠哉！有參天之力也。梓以傳鐙，應知功不在禹下。

沅州蕭元會際明甫譔

又

慧常讀五鐙及百氏書，天下名藍莫不有命世宗師應運開法其閒，而生緣出載亦詳且悉矣。獨是黔南一掌地，不惟地不生其人，而人亦不屑居於此，盍地愚而俗陋故也。殆考郡志，自有唐南將軍伐黑羊始建黔州，歷有明神廟初始置省會，王新建謫龍場驛，民始知學，亦猶文翁之始在蜀也。其後也，名緇宿衲閒有接錫而來者，然終以寒來暑往、秋至春去，未有留期年而興化於其閒也。我長松老師手接報恩衣缽，遠擅臨濟宗旨，既顯揚於平越黃甕之閒，一時願學於師者惟恐後，則亦猶達磨之來嵩少也。師臨眾玅密，不憚精神，必期學者盡趨佛祖之域而後已，乃亦不避言之多也，於是端居、岳樵

諸兄咸載而紀之。慧懼年深易於散失，遣人徵而裒集，得上堂四卷、小參晚參二卷、機緣法語又二卷、雜偈尺牘又四卷，使龍光上長老走吳越覓善梓者，登諸木以公仝好。其普說、其拈頌、其贊、其佛事、其雜箸，慧又望我仝門諸兄為老師拈出。

渝州門人福慧熏沐書於嵩山之醉祖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目錄

序
第一卷
上堂
住平越府龍門護國禪院語錄
第二卷
上堂
住平越府興慶萬壽禪院語錄
第三卷
上堂
住甕安縣川雲聖恩禪院語錄
第四卷
上堂
住黃平州高藍長松禪院語錄
住揚州府高郵福海禪院語錄
第五卷
小參
第六卷
晚參
第七卷
機緣
第八卷
法語
第九卷
雜偈
第十卷
雜偈
第十一卷
尺牘
第十二卷
尺牘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一

住鎮遠府中山門人如崇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住平越府護國禪院語錄

山門。「去彼亂所，適此樂土。渠渠廈屋，綢繆牖戶，八字打開，終無回互。寸步不迻，恰好入去。正當此時，與何物仝得入？」喝一喝，云：「楊岐驢，玄沙虎。」

佛殿。「天王鑿成栴檀，慈孝遂立人極；丹霞燒取設利，心眼俱到情深。若謂是仝，涇渭兩原；若謂是別，鹽豉一味。具眼衲僧如何委悉？我有箇方便，不妨舉似。」以坐具展開，云：「恁麼也免得諸方柬責。」

據室。「解卻一緉艸鞋，橫按七尺拄杖，佛來也痛與三十，祖來也痛與三十。大眾！鷲巖家法從今別，未許英靈話正偏。」

涂大參、楊太守、本郡薦紳、都人士請開堂。上堂，師於羅總府手中接疏，付維那宣畢，遂陞座，拈香祝聖罷，末後拈香云：「棲靈室中碎破肝膽，報恩寺裏遞剝家私，如今不免供養我浮石禪師大和尚。」僧問：「今日開堂演法，落在第幾？」師打云：「不見超師作，徒勞試寶刀。」進云：「恁麼則全超無上去也。」師云：「欲辨師家眼，還須過量人。」僧拂袖歸眾，師云：「倒戈散地。」

問：「開堂祝聖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云：「露柱暗傳摩竭令，鐙籠近報少林春。」問：「大千世界是一眼，還更有眼麼？」師云：「有。」進云：「是甚麼眼？」師云：「波涌千尋浪，月照萬層煇。」僧喝，師便打，乃云：「宗乘一唱，名相絕詮，獅王纔行，百獸滅跡。諸人簇簇上來討甚麼碗？直饒傾湫之舌、倒嶽之機，到護國門下也須喫棒。不見才擬著思，白雲萬里？雖然，今日王公宰官要護國於此開堂演法，又只得向第二義門露箇說話。」舉杖云：「見麼？」卓杖云：「聞麼？見聞不赴言前旨，猶是時人落節機。」謝辭不錄。復舉：「法昌遇和尚云：『法昌今日開盧行腳，僧無一箇，惟有十六高人緘口圍盧打坐。』」師云：「法昌也好箇終始口、也好箇歲寒心，只是不可對客說家常，所以翻成小見。護國如今看來，須是別有始得。護國今日開盧，朱泰禪床四腳，好箇玲瓏枕子，不知何人摸著？」

金安撫請上堂。「拈提向上，展家風於眸兆之先；舉唱宗乘，露消息於棒喝之下。是以，先宗惟許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者，始有唱和

分。若是三撻不回，未免喫苦有日在。」驀以拂子豎起，云：「紫羅帳裏擦珍珠，看來不是尋常事。」便下座。
上堂。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截斷命根句如何？」師云：「老鼠尾巴細。」問：「滿堂龍象，和尚如何勘驗？」師云：「來機深辨。」進云：「如何是和尚面目？」師云：「對面不相識。」問：「宗風大闡，祖印高提，莫有就路還家底麼？」師云：「女也怪他不得。」進云：「一段風光受用不盡。」師云：「不覺自己醜。」乃云：「掌擎巨海、背負須彌者，不消兔角杖、龜毛拂；唱和宗風、拈提向上者，無勞斷木勺、破笊籬。自然出羅籠、滅窠臼，非意非不意；斷言語、泯知見，無心無不心。所以護國有時和光仝塵，有時孤峻峭拔，有時足遍巷陌，有時目視霄漢。雖然，身毒不演宗風，少林不付衣法，護國不陞此座，還有向上一路麼？」乃喚知事，知事應諾，師云：「兩堂如不知，打鼓普請看。」
王鐙明飯僧，請上堂。僧問：「此日鐙明與昔日鐙明，是仝？是別？」師云：「面目分明。」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須髮皓然，金光炯炯。」問：「不居有心，不住無心，請和尚道。」師便打，乃云：「玄風未辦，理行俱乖，祖意深明，藥病齊埽。倘在唱教門頭，猶堪持論；若是向上宗乘，未許發軔。不見道：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如今看來，也少者一勺不得。」遂舉杖，云：「不須問訊香積國，多謝檀門送供來。」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百尺竿頭句？」師驀豎拄杖。進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放下拄杖，僧一喝，師云：「好喝。」乃云：「護國門下有五件好事，可以成辦道業、賑濟人天。者事不但諸方未曾踐履，即從上老師亦未夢見。如欲要聞，一一不妨點出大眾：第一、好禪床；第二、好鬻飯；第三、好香盧；第四、好侍者；第五、好白椎者。五件事可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要蹋毗盧頂、窮法界臧，無不由之而入。」良久，云：「只可自怡說，不堪持贈君。」
聖節，祝釐，陞座。「至道沖漠，理絕玄要之談；元心廓周，體非申縮之表。仝天仝地，覆物覆人，有相中雙鎖真俗，無名處潛露鋒鋩。古今全章，始終不易，太虛不足喻其廣，滄海未足比其深，卓卓巍巍，浩浩蕩蕩。大眾！你道林下道人畢竟將箇甚麼祝延聖壽？」起身，云：「南嶺厭僊梧，北辰低寶殿。」
天童悟師翁忌，上堂。僧問：「薦其時食，行其禮樂，師翁還來麼？」師云：「祖堂裏更下一分著。」問：「雷音一鳴時如何？」師云：「闍黎落膽。」進云：「未鳴時如何？」師云：「不坐正位。」進云：「鳴後時如何？」師云：「竹樹縣煙霧，湖海正傾湫。」問：「谿聲盡是廣長舌，不計春秋說甚麼？」師云：「谿聲

時道破，幾箇是知音？」問：「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如何是受用一句？」師云：「灶裏不曾少柴燒。」問：「如何是無相布施？」師云：「何妨擔取去？」問：「語默兩忘時如何？」師云：「山僧只教你棒折。」問：「如何是密密處？」師云：「五眼看不見。」乃云：「蘇州有，常州有，兩岸蘆華夾楊柳。微塵窄，芥子窄，有情無情俱住得。金粟頂，太白頂，橫抽寶劍埽情竟。長江倒流，大海波滾，海內兒孫盡扶持，幾箇兒孫得本領？自從衣缽付將來，一片青山不得枕。大眾！仝至祖堂裏燒香著。」便下座。

上堂。僧問：「無量壽佛為甚猶在生滅裏？」師顧侍者，云：「分明記取。」僧以坐具打圜相，師云：「重寄三年書。」乃豎拂，云：「安養世尊今日降生，還有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者麼？既無，山僧因齋慶贊去也。善哉大世尊，嶽降於極樂。若謂師有生，焉知於理錯？若謂師無生，焉知於事錯？二事通不然，大蟲看水磨。此偈不但諸佛悉皆歡喜，共相證盟，亦使天下衲僧獲大饒益。」复豎拂，云：「你道得甚麼饒益？八十一劫罪，如日埽輕霜。」

上堂，舉：「龐居士偈云：『日用事無別』」師云：「早晨喫白鬻。『唯吾自偶偕』」師云：「華谿可杖藜。『頭頭非取舍』」師云：「長老只管看。『處處勿張乖』」師云：「沒得好相識。『朱紫誰為號』」師云：「陌頭丫角女。『丘山絕點埃』」師云：「有眼不曾見。『神通並玅用』」師驀豎起拂子。「『運水及般柴』」師云：「豈是分外事？大眾！此後若遇龐居士，道璧問訊今何如？」

成君弼薦嚴，上堂。「未按莫邪，太平早致。不須矢鏃，家國咸安。凜凜威風，橫亙三千洲墠。明明寶鏡，爍破百億輪圍。法堂裏點鐙，東弗於逮普照。鐘樓上打鼓，西瞿邪尼齊聞。如是則薦嚴一句又作麼生？須彌座下纔稽首，善法堂前夢眼開。」

連雪，上堂。僧問：「冰華玉屑，隨風帶雨時如何？」師云：「物物挂銀鉤。」進云：「恁麼則銀色世界好生看也。」師云：「滿眼滿耳。」乃云：「谿山雪罩，怪怪奇奇；柴門雲關，冷冷落落。不可作佛法會，亦不可作竟物觀。既不作佛法會，又不作竟物觀，作麼生折合者話？」有僧向前作女人拜，師云：「者慘怪。」僧歸眾，師云：「艸賊敗也。」复顧眾，云：「有麼？既無，山僧今日失利。」复舉：「甘贄行者到南泉設鬻因緣」，師云：「大眾要見南泉麼？」卓杖，云：「在者裏。要見行者麼？」卓杖，云：「在者裏。」复卓杖，云：「八字無兩[白-日]，鐵畫甚分明。」

上堂。「涂胭抹翠，落在諸聖下風；喝電驅雷，亦是今時佛事。直饒施設本分艸料，也不無臨濟綱宗；酬唱向上宗乘，切莫枉護國上

座。如今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潔白地上，你道合談何事？」揮拂子，云：「前峰回首處，明月浮林耑。」
上堂。「北風凖冹，夜雪紛挐，正好薶炭以消冬寒，封戶而避[冰-水+克]冼。只緣有則奇特因緣，要與諸人說過。是甚麼因緣？昨夜三更，方丈前石龜吞卻陜府，鐵牛驚起咸池，龍王走向虛空裏，自怪云：『我從空王佛時便住此地，未曾見有者箇消息。』」良久，云：「大眾前不得寐語。」便下座。
上堂。「玄黃未立，一色全無；清濁既分，萬法齊有。有而不有，拄杖子穿過塵刹；無而不無，缽盂口覆卻虛空。大眾！我且問你：祖佛未興，何有如許之事？祇緣過患不除，妄情常宰，未能直下承當，一埽言語道斷，只得摩竭演唱，少室垂宗。子細看來，無非要人洞明者箇道理。是以三乘十二分、一切修多羅是演者箇道理，祖師家拈椎豎拂、指機示竟是指者箇道理，乃至五學九流、諸子百家是據者箇道理。」舉拂子，云：「莫是者箇麼？」便下座。
上堂。「耳裏著楔，眼中攃沙，腦後發椎，面門出火，不是其中人，料無說話分。正與麼時，諸人有眼如盲，有耳如聾。」驀豎拂子，顧大眾云：「蒼天蒼天，三冬殘臘日，風雨一天寒。」
上堂。僧問：「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不消高揖。」問：「如何是無明？」師云：「此問極親。」進云：「如何是無老死盡？」師云：「落得一場喜。」乃拈拄杖，云：「會麼？有者道：『拄杖是諸佛侍者。』有者道：『諸佛是拄杖奴兒。』所以拄杖有時扶諸佛出世，諸佛有時聽拄杖指揮。然則既總是奴兒、既總是侍者，即今權柄复在阿誰？」良久，云：「護國會也。祇是斯人恁麼，則千紅萬紫隨春可得，而天然富貴更不他求也。有時喚諸佛開單展缽，如伊不來，痛責二十；有時喚拄杖摘華添瓶，如伊不來，痛責二十。所謂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旂掣海雲。」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陰陰夏木囀黃鸝。」乃云：「敲床豎拂，直唱幽宗；大抹高揮，鏟除邪見。掜聚也敲骨取髓，諸佛祖師乞命無由；放開也旋乾轉坤，貍奴白羖橫身宇宙。兄弟！護國具箇甚麼手眼，風頭如此太硬？不見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不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以拂子擊案，云：「切須子細。」便下座。
上堂。僧問：「拄地牚天者是甚麼人？」師卓杖云：「看！看！」進云：「也是平常。」師云：「女也不妨體究者平常底。」乃云：「十五日已前，烏龜著帽穿過十字街頭；十五日已後，蚯螾化龍驀過東洋大海；正當十五日，諸佛祖師情與無情不敢正眼覷著。若也覷著，腦盍迸裂。為甚如此？不見道：『山河大地無纖豪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大眾！

護國恁麼，且道是全提？不是全提？一百五日又欲來，桃華李華參差開，君今猶在隴山外，此日何人共酉栝？」
上堂。「生從何來？」舉拂子云：「不消再三撈漉。死從何去？」舉拂子云：「豈段逐一追尋。明眼漢識取根源，便是無始業識當下冰消底去處。若只向言中取的、棒下求生，未免銀山岌岌、鐵壁重重。」又舉拂子云：「拂子不是閒把出，祇要諸人識便休。」
上堂。「古帆不挂，尚屬言談；粒米不嘗，猶為說食。到者裏直須親見一回，方見佛祖不傳之道。若只意根下躲根，拈椎豎拂處般弄，不免錯過當頭。」
上堂。舉：「僧問興化和尚：『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無語，化云：『老僧昨日赴箇村齋，路逢一陣黑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師云：「只如此話，意在於何？若謂者僧來處太峻，興化只得挺槍相接，所以末後贏得箇村齋喫。如此商量，要寤也大難。」
上堂。仲維那問：「金風獨露外，還有向上一事也無？」師云：「有。」進云：「請師指出。」師云：「兩餅桃子一支開。」問：「相見不揚眉時如何？」師云：「畫虎不成類犬。」問：「黍桶光生時如何？」師云：「一片桃華紅似錦。」乃云：「維摩詰、阿逸多結伴遊天台通玄峰，纔坐定，便商量：『文殊不合握劍持逼如來，迦葉不合破顏微笑，所以後人喚作奴兒婢子。』護國見了，約住云：『彼二大士不合如此，則老釋迦正覺山前不合唱言成道，毗邪離不合將身示疾，龍華樹下不合更待下生。』二人見護國如此道，翻身大笑一場，各還本土。大眾！此事逢人不得錯舉。」
長至，上堂。僧問：「一易來復即不問，如何是末後句？」師云：「猢猻夜簸錢。」乃云：「五眼不見，不見箇甚麼？護國手中拂子。六通不知，不知箇甚麼？護國手中拂子。雖然，只如會回陽复線添寒景，林下道人如何祝延聖壽？」拈香，云：「願社稷長似今日。」
上堂。舉：「龐居士偈云：『十方尘聚會』」師云：「三百五百。『箇箇學無為』」師云：「清福難消。『此是選佛場』」師顧左右云：「何曾有。『心空及第歸』」師云：「省卻多少力。」复顧左右云：「如此商量，看山僧眉毛在麼？」
上堂。僧問：「如何是千聖摸不著底道？」師云：「火柴頭。」進云：「恁麼則摸著也。」師云：「呈似山僧看。」僧禮拜，師云：「省得龍王多少風。」乃云：「舉一明三者，以管窺豹；見煙識火者，折艸量天。直饒總不恁麼，全是生死轉處。不見：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還知麼？大家且埽秋林葉，來日會晴未可知。」

涂副憲至，上堂。「涂公護法到院激護國說法，護國揣無可說者，只好舉則見成說話以告吾徒。」遂舉：「慈明和尚與楊大年相見次，年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卻仝風。』明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明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明曰：『作家。』年便喝，明曰：『恰是。』年复喝，明以手畫一畫，年吐舌曰：『真是龍象。』明曰：『是何言與？』年喚客司：『點茶來，原來是屋裏人。』明曰：『也不消得。』」師云：「者段因緣，諸方耆宿動謂我透得、我明得，及至問：『那裏是慈明出身處？那裏是內翰出身處？』依舊指東畫西。大眾！所謂馬頭截角易，龜背刮毛難。」

上堂。僧問：「不落有無，請師速道。」師云：「被子一問，只得啞口。」進云：「師家何在？」師云：「自唱無生曲，幾箇是知音？」乃云：「空實無華，徒勞把捉；學雖有益，枉費精神。是知至道無纖豪之障、盲人有片翳之眚，無生中妄見有生、無滅處妄見有滅。如是告報，設有箇猛烈漢出來搖手云：『是你家裏無量劫來積聚底柤滓，卻向諸人頭上屙。若不下座，即打殺去。』護國亦搖手云：『且緩緩。不見道：「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

上堂。師以杖畫一畫，云：「放開一步，蚯蚓蝦蟆[跳-兆+孛]跳自由。」复以杖畫一畫，云：「把斷要津，諸佛祖師乞命有分。」又以杖畫一畫，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上堂。舉：「張子韶與玅喜論格物次，子韶有省，作偈曰：『子韶格物，玅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師云：「學士家好樂此道，遇明眼宗師一點，如良驥見鞭景，頃刻千里。然千載之下固是俊俏，奈何不經撿點。衲僧門下須是別有始得。乃云：子韶格物，玅喜物格，日入咸池，天下皆黑。若是諸人不會，但看來月初八。」

上堂。僧問：「誰是知音者？」師云：「青山解點頭。」進云：「恁麼則四海澂清，萬機休罷去也。」師云：「未開口前錯。」問：「五蘊山下無位人，請師當央指出看。」師云：「不在一連十二箇裏。」僧打圜相，云：「風到樹生聲。」師便打，乃云：「按定當頭，雲還月落；舌拄上齶，兔走烏飛。衲僧家正好向此進一步，香積世界一踢踢碎；退一步，彌勒樓閣一拳拳倒。有此作用，到護國門下放下缽囊子，不消打箇圜轉，自然道合。脫或未然，切莫妄自承當。」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之理？」師云：「眉毛眼上邊。」進云：「直截一路，請師再道。」師云：「三十六峰齊點頭。」崇侍者問：「籬邊殘菊幾點，威音面目分明；樓外孤鴻數聲，毗盧頂[寧*頁]已碎。意作麼生？」師云：「重申小註得麼？」進云：

「南山築室峰頭月，北斗臧身劫外春。」師云：「北俱盧洲路幾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竟？」師云：「樓頭醉殺張公子。」「如何是奪竟不奪人？」師云：「一片雪寒照夜鐙。」「如何是人竟兩俱奪？」師云：「艸深迷卻王孫路。」「如何是人竟俱不奪？」師云：「春華仙酒賽句芒。」乃云：「握吹毛利，佛祖不敢嬰鋒；作獅子威，群獸豈能驟步？若是具眼衲僧，不惟便知鹽貴米賤，卻也便知得些利害。如今看來，不堪種艸。」

上堂。「有吞雲吐霧气岸，可以共助化門；無生禽活捉機謀，不能毗贊法化。所以我嬾民玄公，安漢大竹李氏子也。逢蜀亂，一錫黔南。護國亦被業風吹到平越，初見即充供養主，為眾勤聚錢穀。今值母難，又將衣缽之餘，辦所難辦，供養大眾，要與大眾廝結眉毛，作驢年道伴。大眾！伊既如此，不可不謂一身海嶽同知亡，萬里邊城共死生。」

上堂。「紫羅帳裏易擦珍珠，破砂盆中難添糞屑。了得百千三昧，卻是重添眼上眉毛；坐斷八萬法門，何曾挑出見中毒刺？諸仁者！如是舉揚，且道契佛祖真宗、了衲僧巴鼻底人還許相見麼？」复云：「相逢此事不須提，白馬金鞍過柳谿，一句縱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

元旦，上堂。仲維那問：「三冬送盡嚴霜雪，萬物將回草木春，佛法分上如何？」師云：「兩采一賽。」仲便喝，師云：「何異諸方？」問：「新年頭佛法請和尚道。」師云：「此去準提不遠。」進云：「西來大意又作麼生道？」師云：「家家點鐙照人行。」進云：「恁麼未出方丈，早箇相見了也。」師云：「也未是頭頭露布三易春。」僧便喝，師云：「那裏得者一喝來？」乃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家家歌舞白雪易春，處處遊戲龍駒駿馬，一艸一木明化母之工，垂柳垂楊剝新綠之始，十方佛國施張毗盧竟界，無盡河山裂破文殊面門，還知者箇時節麼？紅日當天宇，群峰凍雪消。」复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師云：「者僧立意雖是棄舊迎新，鏡清荅處不妨隨人鍼炙，看來佛法尚未說著。若是護國，待伊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錦衣騎馬過橋去，一片紅景落波心。『如何是新年頭佛法？』白頭老嫗涂胭粉，卻著衫來作少年。護國恁麼與古人說話，還有優劣也無？」

王府閔妃夫人請上堂。「若論放也，虛空大地圖額總是仝參；若論收也，諸佛祖師洗腳也沒用處。所以者事實未親見，不但覓箇縫罅不得，亦且無住足瞻仰之分。護國門下吐一詞、出一令，斷非拍盲

固守、妄判諸方者來。此間旁觀側視底去處，只須一一圜鑒，方領略得些子。不然，一口吹毛利，魔精首自落。」
上堂。「以心印心，心無其心；以法傳法，法無其法。是知山河國土自山河國土、森羅萬象自森羅萬象、水鳥樹林自水鳥樹林、聖凡情量自聖凡情量、玄言玅句自玄言玅句、棒喝交馳自棒喝交馳、一切竟界自一切竟界，都盧與我無干涉。」以拄杖卓一卓，云：「夜叉拔劍攪龍門，千尋萬尋連海動。」
上堂。「摩竭正令，少室家風，不有一回徹頭，焉知鉤縣藥餌？故此宗要非是言傳，要在當人不妨伶俐。若能單刀直入，坐斷報化佛頭，任他天下衲僧都來親近不得。倘能如此，方知山河大地不待轉而自轉，根本法輪；諸佛祖師無意章而自章，殺活竟界。所以古人自在無依，不存知解，道箇如如，早變了也。今時人純在迷路，未能親見，縱有直截徑路，惡辣鉗錘擿向面前，終是錯會。今日事不得已，與兄弟眉毛相對、舌頭共談，其中還有知音者麼？」复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你道祖師還道得箇甚麼？不妨舉似看。」
上堂。僧問：「杲日當空，全無盖覆，因甚覆盆之下猶照不著？」師云：「見得眉毛得麼？」長維那問：「今日鐙傳，傳箇甚麼？」師舉拂子。進云：「昔日靈山蒙授記，今朝得遇此鐙傳。」師云：「五湖四海報知音。」乃云：「山色初煖，春光狼籍，祖機迅逮，正脈潛通，百億山河裝貯芥孔，無邊香海普見豪喦，佛魔齊揮不留朕跡，人法並奪豈溺言詮？所以道：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景。然而若無落艸之談，則法堂前艸深一丈。」复舉：「昔有一婆子入院施行年錢次，時維那云：『聖僧前下一分。』婆云：『聖僧年多少？』維那無對。」師云：「旂鼓相當，可與爭雄。若是艸木裏馮陵者，豈非降旂下物？所以，婆子正似燒尾霹靂，不容避臧；維那只解騎頭，不知收尾。護國今日也不妨代渠一語，免致向生俘裏拘攣。」豎拂子，云：「是多少？」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千聖睹不見，闍黎漫追蹤。」僧便喝，師云：「那裏學者虛頭來？」進云：「老和尚莫錯過好。」師云：「蒼天，蒼天。」問：「是法平等，此理如何？」師云：「此是甚麼人語？」進云：「玅化莊嚴一句又作麼生？」師云：「春色來天地，百華盡放開。」乃云：「萬籟吹噓則春明大冶，一念無私則體遍十方，者箇時節自然轉凡成聖、翻枯作榮，若只三撻不回，早自失卻鼻孔。諸仁者！何不究竟物理好？大眾！你道誰是物理？樓外一花榮舊節，階前七葉應今朝。」

上堂。長維那問：「人法雙忘時如何？」師云：「落在第二。」長便拜，乃云：「拈提本分，龍吟雲起，虎嘯風生；直示綱宗，鷓鴣啼華，珊瑚擎月。雖是遇緣即宗，安知傍觀者哂？」豎拂子，云：「爭奈者箇未了，故有一場漏逗。」复豎拂子，云：「要會麼？機絲不挂梭頭上，文采縱橫意自殊。」

梁山明和尚誕，上堂。拈香云：「當時捉住，一條死款；如今放開，通天活路。若不是不肖姪璧，幾被他熱謾半生。兄弟！見麼？還會麼？八字眉毛生鐵面，坐斷千差古路頭。」

上堂。長維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月照皓眉攢，琵琶彈石上。」進云：「是何言與？」師云：「釋迦和南，彌勒稽首。」乃拈拄杖云：「會麼？拄杖子忽地道箇：『文殊、普賢當立在下風，貍奴、白羖當立在上風。』護國云：『女又脫空也。古人云：「若起紛非之心，直究紛非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非心息矣。」此箇竟界，你道誰立上風？誰立下風？』拄杖子昂臧鼻孔，抖擻精神，起來稽首云：『將謂無人，原來也有你老和尚。願老和尚長似今日，我則一切無違。』」師笑云：「待到鶯啼春意煖，馮君扶過斷橋西。」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云：「者箇說話謂之今古出格之談，若在護國者裏，只可斫來作柴燒。何故？總是衷燕石而遊玄圃。」

上堂。「當昜拋出，塞斷咽喉；暗裏呈鋒，不通凡聖。有不顧危亡得失者，出來道看。」僧問：「仲維那薦嚴，如何是拯接一句？」師云：「不獨生天，且要成佛。」進云：「下無生可度，上無佛可成，又作麼生？」師云：「著死急漢，且退去著。」問：「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如何是寂滅為樂底句？」師云：「夜來風雨聲，華落知多少？」乃云：「空實無華，捉目乃成；佛本是心，人難趣向。所以道：道用不軌，來亦無所從；覺體元虛，去亦無所至。你若目前領會，百艸頭邊都是向上一路；你若格外轉身，入一塵裏了沒取舍之見。到恁麼時，萬象不存，千聖不攜，有何生死可懼？有何涅槃可忻？即此海雲薦拔亡母諶氏，亦只於此宗要，便與生死全無干涉。還會麼？」驀卓杖，云：「也不得放過者裏。」

上堂。僧問：「一碗明鐙還段挑剔也無？」師云：「十方無遮障，舉意便乖蹤。」進云：「恁麼則閃爍無邊去也。」師云：「矮人看戲。」問：「縣巖撦手時如何？」師云：「女問太險生。」僧便喝，師云：「甚麼所在喝？」進云：「不是那？」師便打，乃云：「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無人處稱尊；是佛來是佛打，非佛來非佛打，有智前垂手。故我濟北宗旨如金剛寶劍，他有眼目底衲僧便可挺槍相待，脫或眼目定動，立見屍骨暴露。所謂旗角未

展，風雲雷雨自成；祖印不拈，生佛始終一致。大眾識麼？直下不容三要印，當易豈論五家宗？」

上堂。明教授問：「驀拶相逢時如何？」師便打，明便喝，師云：「作麼生？」明拂袖歸眾。師乃云：「玅協群機，猶是理為神御；稱提三句，亦是法隨時宜。何也？你若一向入理深談，難挑見刺；你若一向落艸化物，早蕩正宗。祇如從上來事畢竟如何？青山纔舉首，占斷白雲宗。」復舉：「龐行婆入寺修齋，維那請意旨，婆抽釵子插盧中，便出云：『我已回向了。』」師云：「好行婆，大冶精金，全無變色，所以隨處展演神用，不忝為龐家婦。如今看來，猶要喫棒在。何故？為他只到得者裏。」

上堂。僧問：「見得遍空遍界時如何？」師云：「橫七豎八。」進云：「恁麼則秋水長天一色。」師云：「誰是知音？」乃云：「抬薦商量，不如勘過了打。今時人皮下無血，雖則千里行腳，為尋宗師，宗師家縱把名品離支和皮核去了，放伊口裏，只是不解吞。所以，有直說、曲說、默說、顯說、三世一齊說，如今不覺翻成窠臼，致令不傳之旨翻為削跡，良可惜矣。諸兄弟！今日是甚麼時節？春色剖開萬象錦，鶯聲啼斷百華香。」復舉：「僧問天童悟和尚：『鐵牛吞卻虛空時如何？』天童云：『老僧在甚麼處？』」師云：「大眾！老和尚暗含春色、明露秋光且置，作麼生救得者僧起來？」驀豎拂子。

上堂。「長劍倚天，不待割而自截；師王踞地，何段吼而自威。護國門下，須是點到奉行者，始有入路。若是著意瞻觀，太生鈍置。」

上堂。僧問：「今日說甚麼法？」師云：「一片白雲青山起。」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闍黎只得倒退。」乃云：「向上鉗錘，玄言削跡；格外鞭策，黃面吞聲。正與麼時，一齊埽卻，眨兆不留，即使敲唱雙行、語默並顯底，到者裏也總是涕唾狐涎，薶沒宗教。」

上堂。拈拂子召眾云：「會麼？護國放行了也，山河國土、艸木叢林各各放大光明、顯大受用，也無佛、也無祖、也無眾生。還會麼？春風纔刮地，夜雨滴華心。」

上堂。僧問：「坦坦落落時如何？」師云：「更須高高山頂立。」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有眼者見。」問：「鐵蛇吞卻皓月時如何？」師云：「只恐不是玉。」乃云：「夜明符照破魔精肝膽，金剛劍劃碎髑髏眼睛，百艸頭上橫身赤赤條條，日面佛、月面佛，十字街頭獨步脫脫灑灑，以砒霜去砒霜。所以到恁麼時，行一機，山嶽禽魚跳走不出；展一事，祖佛世界踢脫不開。雖有如斯作用，猶是化育之談。若較佛魔不入、凡聖不居，空劫以前拍手高

談，尚未蹋步。不見：石火電光已落第二。」以拂子豎起，云：「祇者箇也不消得。」复舉臺山婆子因緣，師云：「古今商量皆謂婆子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被趙州不須矢鏃衝破嚴關。恁麼要見趙州則易，要見婆子則難。」

上堂。僧問：「無日月鐙時如何得明？」師云：「疑甚麼？無欠少。」乃云：「古人行履固是迅走，其如盡是岐路中事。大眾！甚麼處是古人岐路中事？古人有時十字街頭灰頭土面；有時千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十字街頭側立閒看，擔來負去，盡是普賢竟界；有時千峰頂上閒眠靜聽，猿啼鳥噪，無非觀音圜通。者樣建化固守封疆，到我護國門下總與一頓。有甚罪過？雖然，春到寒食後，也得百華香。」

上堂。僧問：「九年少室，一夜雪寒時如何？」師云：「奈遇作家。」問：「如何是隨侯珠？」師云：「能鑒物。」乃云：「千說萬說，不如親到；朝參莫參，不如親見。若是親見親到，自不黏牙著齒。護國所以佛祖隊中遊戲，不著佛見；羅剎場中叉手，不著人見。大抹高捺也好，左旋右逝也好，無有不自在者。」顧眾，云：「委悉麼？」便下座。

上堂。「推出枕頭，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拔出寶劍，是佛也斬、非佛也斬。須彌寶峰與嶰峨鬥額，雲居羅漢共伽藍同堂。放也，覆卻恆沙世界，黃面老無地臧身；收也，抹卻千峰煙霧，憍尸迦有眼難見。了得此事，可與護國同枕共被；其或未然，莫謂小春霜雪少，河山猶有十分寒。」

涂司李請上堂。僧問：「一事全無，何須座上播揚真宗？」師卓拄杖，云：「且明者裏著。」問：「如何是莫見乎隱？」師云：「七丫八叉。」進云：「如何是莫顯乎微？」師云：「上九下七。」乃云：「長空霧積，雨雪盡點澂江；道眼精明，景物全章智鑒。生佛不二，眼色仝原。到者裏，若色若空，見千丈化佛；如山如嶽，涌萬尺高寒。當恁麼時，行腳衲僧正好和身放下，何須擔囊負缽、頂笠腰包，入一叢林、出一保社，然後吐定乾坤句作師子全威？總是自費心力，不堪種艸了也。」舉杖，云：「見麼？銀漢光開芳艸地，玉盧雪涌杏華天。」

上堂。僧問：「露地白牛如何調護？」師良久，進云：「再道一句看。」師云：「猶要第二頭。」問：「如何是一筆丹青？」師云：「如紅似綠。」進云：「始見丹青手。」師云：「切忌錯認。」問：「描不成、畫不就底，請師指示。」師云：「一二三。」進云：「如是則艸木叢林悉放光明也。」師云：「只消背手看。」僧禮拜，師舉拂子云：「寶鏡臺前不露，夜明簾外全收。夜明簾外不露，寶鏡臺前全收，者箇喚作東涌西沒、有前無後。古佛國中絕

點，眾生界裏有餘；眾生界裏絕點，古佛國中有餘。者箇喚作固守封疆、各行一路。總不如護國者裏說凡聖生滅也得、說虛空世界也得、說禪道佛法也得、說一切祕要也得、說迷寤取舍也得，如世畫師要佛即出生佛、要眾生即出生眾生、要山河即出生山河、要雲騰鳥飛即出生雲騰鳥飛，有甚隔礙？大眾！還委悉麼？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空無玉都寺請上堂。僧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云：「七尺烏藤聊分付，誰知腦後絕所依？」僧便喝，師便打，乃云：「地臧叫人開田，泥水[阜-十]頭佛法儘有；石鞏張弓待人，干戈叢裏鼻孔全無。大眾！如何是護國為人底法？大眾！護國每日喚諸人打鐘了起來，起來了念誦，念誦了喫鬻，喫鬻了經行，經行了止靜，止靜了陞座，陞座了說法，說法了下座。雖然，玉都寺受毗尼於廣長社、保聖胎於嶕峨城，其閒受用一句又作麼生？青山綠水階前事，種柳栽華世外閒。」

解制，上堂。「不須三寸龜毛縛，兄弟於此不獨拄杖、艸鞋、瓢囊、笠子上醭，亦炙得兄弟家通身紅爛。如今眾中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救底麼？即使有，也是撮摩虛空，但勞指掌。雖然，護國寺裏如今鐘板停聲，兄弟家各負杖笠、抖擻眉毛，天台華頂、南嶽祝融。其中不負行腳一句如何道取？一條拄杖橫天地，逢人且漫指鄉關。」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一(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二

住鎮遠府中山門人如崇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住平越府萬壽禪院語錄

山門。「若道佛祖共由，邪說熾盛；更說外內一致，跛鱉揚威。既二俱不得，如今當軒者又作麼生？須知觸背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

佛殿。「糞埽堆頭也著得，踢不破、扭不碎，獨露堂堂；熱油鼎裏也著得，推不倒、捺不下，全身卓卓。新長老恁麼大，似毀亦似贊。何也？鴛鴦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據室。「從上老宿、天下宗師都道有許多神出鬼沒、電卷星馳底竟界，殊不知總被新萬壽端居方丈一齊捉下了也。且如行腳衲僧到來又作麼生接待？」驀拈拄杖，喝一喝，云：「分手拓相贈，平生一片心。」

結制，涂侍郎受伯居士請上堂。拈香祝聖罷，末後拈香云：「敲骨取髓，屈气難平；劈腹剜心，冤恨未已。熱向盧中，供養天童賢老和尚。」乃云：「佛法門頭不是小事，所以海涌雲興之機，雪鶴易辨；邊起中沒之埶，墨煤難知。有時施獅子威，雲龍風虎趕不及；有時逞那吒用，王良造父追不及。舉則東西震動，放則南北威風，去住無依，洪纖自在。如今新萬壽仝眾兄弟一時禁足，三月護生，且道還有如是威風自在底麼？」以杖畫一畫，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剉剉折，一扭扭碎，縱是省力，尚未是衲僧受用。不見昔人撼籬尚云費力，如今寺前疊翠峰撼不動、推不倒，冬春一碧，晴雨一峰，你道還似箇衲僧麼？」顧左右，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蓮華國土安身，不若鑊湯盆裏澡浴；南閻浮洲行化，不若牧童隊裏歌謳。所以道：好事不如無也。諸兄弟！既都不是，山僧今日於其閒稱揚箇事，且道還是也未？」豎拂子，云：「熏風度西來，解帶當軒坐，是非總不知，也免人話墮。」

上堂。「匙挑不上，積嶽[阜-十]山；鍼撥不開，天旋地轉。是甚麼道不會？塵塵爾，剎剎爾，無有不是衲僧竟界，無有不是衲僧受用。你欲抑之，伊必揚之；你欲罷之，伊必從之。」豎起拂子，顧視左右，云：「見麼？」便下座。

四月初八日，上堂。師以拂子左邊一擊，云：「諸佛祖師、山河國土盡向者裏示見初生，各各說無邊法門、演無邊玅義，豈特釋迦老人邪？」复以右邊一擊，云：「諸佛祖師、山河國土盡向者裏示見涅槃，各各泯蹤削跡、火滅煙飛，豈特釋迦老人邪？萬壽恁麼，大似刮毛於龜背、截角於馬頭。雖如此，要且不違唱教門頭。」
上堂。「金鱗未遇，孤櫂寒江；真子既來，全拋鉤餌。所以縣絲垂釣，意在深潭；著笠披蓑，豈求跛鱉？兄弟家者裏須是啐啄仝時，師資道合，是非一體，物我渾然。既有者箇時節，豈非釣盡煙波，金鱗始遇邪？大眾！者樣說話還當得佛祖向上事麼？衲僧本分事麼？」驀卓拄杖，云：「若是當年摩竭令，非仝象兔趁叉牙。」
上堂。「傾湫倒嶽者，不如海晏河清；浪靜風恬者，不如東涌西沒。不見起也山河國土，住也芥子微塵。於不足處有餘，於有餘處不足。捩聚也好，放行也好。者箇說話，雖是不違唱教門頭，要且未是本分事在。何也？莫道今時全正令，那邊早已落兒孫。」
立夏，祈雨，上堂。「四月初，天不雨，田家扼腕望雲雷，應龍何處潛深谷？不散傾湫倒嶽來。」以拂子擊香几，云：「大眾！盆傾來也，切須回避。」便下座。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仝魔說。此一段義，古今宗師不肯為人說破，所以使人行腳無有了日。如今不惜新暑，疏鈔一上，一則顯佛祖受用、一則報諸人殷勤。依經解義，水浸石頭。三世佛冤，苦死者裏。離經一字，十萬八千。即仝魔說，理無曲斷。兄弟家倘向者裏見得分明，要會當時臨濟大師在黃檗室中喫三頓棒底道理，有何難哉？」下座。
喜雨，上堂。僧問：「即今興雲布雨，應龍玅用，如何是和尚玅用？」師云：「高高處看不出，低低處看不出。」進云：「古人肯諾不得全時如何？」師云：「金風不度龕，宮商和得齊。」乃云：「四大部洲無邊香海未曾旋乾倒坤、披雲擦霧，則各各乾暴焦然；四大部洲無邊香海既得旋乾倒坤、披雲擦霧，則各各滴水滴凍。如是變見，畢竟承誰恩力？」豎拂，云：「十方國土中，皆承此恩力。」
連雨，上堂。「眉光才放，生佛相形；己眼雙明，迷寤何有？者裏一一勘破，始不負行腳事；其或不爾，頂笠腰包，程涂有在。」拈拂豎起，云：「還見麼？殷殷雷雨從天發，也助時人第一機。」
上堂。舉：「古德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拈拂子召眾云：「將謂古德知見深入，原來猶在相似中作滔計。山僧若不點破，有負大眾瞻仰之勤。迎之不見其首——」豎起拂子云：「將謂別有。隨之不見其形——」豎起拂子云：「將謂別有。大

眾！山僧恁麼，諸人還瞥地也無？如未瞥地，別有箇指示。」又豎起拂子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長維那問：「春日晴，子鴣鳴，一聲一聲叫歸去，不知歸路可憐生。請師直指。」師云：「言親語親。」進云：「恁麼則不勞問也。」師云：「也須重新問過。」進云：「道者合如是。」師震威喝之，乃云：「四月十五日，牆壁與瓦礫，熾然轉法輪，衲僧全不識。全不識，華木滿園香霧滴。」复舉梁武帝問初祖因緣，師拈云：「武帝位尊德貴，以道治人，足有觀瞻。至於留心佛道幾二十年，亦自謂滿足。若非老達磨，安能使帝知佛海別有波濤？雖爾，山僧不妨重加箋註。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恭惟陛下日應萬機。祖云：『廓然無聖。』」師云：「將謂卿有多少長處？帝云：『對朕者誰？』」師云：「臣非本國人。祖云：『不識。』」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玅喜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天童師翁道：『向上一路，蹋破艸鞋。』」師云：「者四尊宿非無出身路、非無為人底眼目，只是他總是箇清涼鈔子。若是向上一路，須是別有始得。」乃以拂子與侍者，云：「好好挂在壁上。」

王府送繡彌勒，上堂。「天不盍，地不載；推不動，約不退。有時習气不除，依然跳出圈圚，十字街頭展開布袋，囊底何物？石頭瓦塊、酉樓肉肆全無忌諱，或恣遊、或打睡。阿呵呵！說甚華如此黃、竹如此翠、松如此青、柏如此瑞？」拈拂子豎起，云：「既是當來補處教化天人群生類，以此示之如何不會？者樣虛頭不如摵碎，免得後來三十二丈紫金光聚。」

上堂。「捉住一把，風頭太硬。揭開一竅，行處更危。二俱不涉，正是秦地不收，漢地不管。作麼生得平妥去？大眾且看，平實商量。」乃以拂子畫一畫，云：「木人空裏書丁字，石女天明認不真。」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鼻孔下垂。」乃云：「雲籠孤峰，水鳥聲聲啼野；露滴華徑，艸蛩唧唧鳴煙。欲明向上宗乘，直須一一取次。大眾！作麼生是一一取次底事？」以拄杖打禪床兩下，云：「記取，記取。」

午日，上堂。僧問：「此日龍舟擊鼓，明甚麼邊事？」師云：「山僧只管看。」乃云：「艾虎縣門，家家門前時節；菖蒲合酉，戶戶酉裏端易。三閭招魂，五絲續命，才雄句麗，游詠滄波，社舞村歌，歡呼宇宙，競龍舟於江漢，餽角黍於比鄰，正眼看來也好箇時節。祇是大眾不肯便與麼去，若與麼去也省得多少力。雖然，家有白澤之圖，必有如是妖怪。」

上堂。僧問：「金剛寶劍截斷天下老和尚舌頭，和尚如何回避？」師便打，云：「可憐頑石子，徒抱連城價。」問：「如何是自性彌陀？」師云：「通身披七條。」問：「無法可說，今日說甚麼？」師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乃云：「山山橫翠，物物沈秋，野樹鳴鳩，竹籬吠犬，一一是諸人放身命處，為甚桊桶不快？」復舉：「世尊在摩竭陀國說法，是時將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天龍四眾聞我說法，不生敬仰。我於因沙舊室坐夏九旬，有人來問法，汝代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云：「諸方斷此公案，謂之全提正令。倘不如此，何以掩室而坐？殊不知也是萬年松下長青苔。」

道府檀越至，上堂。僧問：「雪竇拈古澗寒潭云：『趙州不因者僧，爭得與雪峰相見？』未審此理還的也無？」師云：「全因荊山玉，識得楚王心。」乃拈起拄杖，云：「拄杖子不曾行腳，有時一舉即周；破艸鞋狼藉多年，有時可添糞火。如是，可謂不遊而遊、無用而用。雖然，今日道府檀越見大人相，造此蘭若作大佛事，合作麼生指示？」卓杖，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值雨，上堂。師拈拂子豎起，云：「驟雨翻空，迅雷震地，百千塵剎，無邊山河，一雨普潤，艸木各得清涼。我衲僧家繩床上孰睡鼾眠，大忘人世，可謂樂也。爭奈諸人者事未了，又要我上者箇床子說黃道黑。看將起來，何曾是數聲清磬是非之外，一箇閒人天地之間？」復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師云：「頑皮癩肉，屈辱先宗。謂老洞山如鸞鳳獨翮，不與眾群。殊不知，龜負出來，早取喪兆。雖然，一種天然趣，分付阿誰知？」

大參涂公請上堂。僧問：「靈雲未見桃華時如何？」師云：「缽盂也少不得兩度溼。」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缽盂也少不得兩度溼。」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四海清如鏡。」進云：「出窟時如何？」師云：「千山走衲僧。」問：「十方諸國土，無剎不見身，如何普眼不見普賢？」師云：「者裏不得道箇失。」進云：「二大士相見時如何？」師云：「兩箇不識姓。」乃云：「玄風易辨，平實難知，故我濟北一宗貴圖委悉，不是即言說相可求解脫底道理。若即言說相可求道理，則空華勞相，何足為真？者裏祇是仁者不達，迷悶狂走，所以勞我諸聖出頭來分星劈兩，謂之接物利生，及至究竟將來，無非以此事覺諸眾生，然後復以此事遞相傳化，使慧命綿綿不絕耳。大眾！倘於萬壽說處憤發大心，猛然徹證，要紹繼佛祖亦何難哉？如其不爾，更聽指南。」復舉：「相國裴休入大安寺，見壁閒畫象，乃問主事云：『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莫能對。公云：『此閒有禪者不？』主事

云：『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適黃檗在寺後，遂尋至，公躡前問，檗朗聲云：『裴休！』公應諾。檗云：『高僧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師舉了，召大眾云：「者箇公案正如我大參涂公居士入寺一般，雖然，祇如壁上亦無高僧可問，萬壽亦無名號可呼，且道涂公還有入路也無？」

上堂。「要識大道不離四儀，所以千般說、萬般喻，亦只要知委共相證盟，不是圖其口體快活、日用豐美，為林下盛事。是故先聖悲末法澆薄、機智脫空，乃傳此宗以開未寤。孰知近代叢林滅裂聖道、汙穢教門，各黨師徒互相違背，使廣大威光翻成長夜。烏乎！殆不可救也。」良久，豎拂子，云：「委悉麼？如委悉得，與女證盟；脫或不然，歸堂取缽去，莫待板聲催。」

上堂。「暑色猛如火，行人歙塵土，何不早歸來，免此涂路苦？且誰是不歸來，致此涂路苦邪？莫是人物軿闐是不歸來麼？莫是雲水踟躕是不歸來麼？莫是商賈經營是不歸來麼？莫是農桑耕織是不歸來麼？莫是漁樵采釣是不歸來麼？料掉沒交涉。既然，誰是不歸來底？盈盈宇宙閒，盡是鹿鹿者。」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女是誰？」進云：「屈事，屈事。」師云：「山僧罪過。」問：「從上來事如何委付？」師以拂子度與僧，僧擬議，師打一拂子，乃云：「從上來事如何委付？日入西秦，月上東魯。祇如說箇委付，且道委付箇甚麼？若道付衣缽，天下叢林盡是；若道付拂子，天下叢林盡是。畢竟付箇甚麼？眾中若有知者，不妨道取一轉語，不然，可憐一片月，徒照犀牛灘。」

上堂，僧問：「宰官居士臨筵，和尚如何垂示？」師云：「瓶中鵝子出，壁上高僧還。」僧禮拜，師云：「祇知荊玉潤，未識楚王心。」乃云：「行棒行喝，亂世謀夫；說性說心，太平方良。只如不行棒、不行喝，不說性、不說心，亦是狐媚之種。何也？一千七百無用處，都盧拋向海門東。」

上堂。僧問：「至要之談，請師一語。」師云：「早晚何曾孤負？」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去則不親。」僧禮拜，師云：「也須三十年。」乃云：「至要之談，本乎日用，若更他求，即沒交涉。故眼前萬事，貴在當人一一究竟，看從甚處得來？知得來處，則知天下殊涂仝歸。其或似亡若存，必落枯禪默照，盧扁難治。我此兄弟盡是多歷江湖、久在林下，何不自照？卻從萬壽邊希望指示，良可惜也。雖然，一理既不殊，萬事自回互。」

上堂。「眼必見色，耳可聞聲，鼻不越香，舌豈失味，身合為觸，意動即知。學道人能於一一根分不作動相、不作靜相，更於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始有學道分。若只但了動靜，謂我得我會，敢保終無得道日子。兄弟！萬壽不是欠人禪債，要如此婆婆娑娑。祇緣先佛慈悲之道委在今時，是故終日不倦，以此誨人。倘於誨人處一一體究，獨露天真，不自外得，則自然合道矣。不然，縱佛祖再來垂手，亦未有入處。何故？迷頭狂走，救何益哉？」

上堂。僧問：「天童消息甚麼人得？」師云：「不向千聖覓，端然體自尊。」僧禮拜，師云：「才到潼關即便休。」乃云：「古人大事不明，涉歷江湖，尋覓宗匠，貴圖得心自在，豈有別邪？今人尋師學道，不惟不能入室，亦且門牆尚未窺見，便欲濫竊祖位。萬壽不知將來作何狀也？大眾！既是生死未明、道眼未開，不可徒取聲埶為識者竊笑。須是寤仝古人、行仝古人，然後歸青山把茅盖頭，豈不生平慶幸邪？」擊拂子一下，云：「乘月浩歌去，柴門應未關。」

上堂。慶書記問：「如何是奪人不奪竟？」師云：「一帶峰巒挂翠。」「如何是奪竟不奪人？」師云：「王孫遊兮不歸。」「如何是人竟兩俱奪？」師云：「鶴髮公子爛醉。」「如何是人竟俱不奪？」師云：「湖光淨照須眉。」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時如何？」師云：「蒲絲孔裏臧不得，須彌頂上命難存。」問：「七處徵心，如何是此心？」師云：「香盧邊薦取。」乃云：「龜毛徑寸，可繫須彌；兔角尺長，能攪滄海。是故一為無量，諸佛出興難盡其說；無量為一，大地捩來如粟米。大眾兄弟，今日不妨出來道看。不然，萬壽自拈自弄，倒行此令去也。」拈起拂子，擊香几云：「疊翠雲峰長帶碧，[阜-十]朱榴火盡飄紅。」

上堂。「三日一參，五日一請，大似十字街頭賣卜 漢。無論貴之與賤、富之與貧，總與占卜 一上。故昔常有偈云：開聖年來開鋪，日日拂龜按度。若是羅計之曜，自分禍福兩路。海底火發滄溟乾，山頭浪涌塵土泝。」

上堂。「吹毛利劍，劃碎魔王眼睛；照夜明珠，爍破方良肝膽。所以萬壽陞此座子，即有八面威風；行此祖令，已露無邊光采。如不到至極之地，何能展演吾祖之道於從未有佛法之地邪？雖如此，今日宰官居士來激萬壽，打禾山鼓、唱德山歌，轉此根本法輪又如何垂示？機玅欺楊李，道深笑傳龐。」

樊曰俞護法請上堂。僧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底道理？」師云：「雲生象外，雨滴階前。」進云：「前念起、後念滅時如何取證？」師云：「日出大洋東，方良自歸去。」乃云：「孤峰獨宿，大地優游，鬧世橫身，芥子走馬，明明歷歷智行高棲，卓卓巍巍門風廣大，如此唱道，豈是鞭策道流、指蹤極則之事？直使虛空聞之皺眉、乾坤見之倒退，雖到者箇田地，猶是泥牛吼青嶂、石虎笑銀

瓶，尚未是衲僧住足處在。大眾！你道衲僧住足處畢竟作麼生？切忌哭蒼天。」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千年石頭生緣苔。」進云：「如何是法？」師云：「萬里長空一月鉤。」進云：「如何是僧？」師云：「三十年河清到底。」乃云：「透得佛祖向上巴鼻，到萬壽門下做侍者也用不著，盍他總是驢前馬後漢？不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萬物是萬物、佛祖是佛祖，都來與我無干涉。雖然，秋色暗傳來，梧桐一葉墜，若是達道人，不在三兩次。」

上堂。僧問：「初祖面壁時，還用工夫也無？」師云：「月上河梁，光垂波底。」問：「遍世界，盡十方，和尚作麼生用？」師云：「夜半當央吼白日。」進云：「不落黑白又且如何？」師云：「豈要空亡外道去？」乃云：「今朝七月初一，看看秋風又至，吹落一井梧桐，天下砧聲競起。大眾！雖是自在受用，切忌不可錯會。何也？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總府世安羅居士薦嚴請上堂。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清香豈是無？」進云：「蓮華出水後如何？」師云：「清香豈是有？」進云：「薦嚴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一要天生，二要苦脫。」問：「如何是玄理？」師便打，僧便喝，師云：「不得造次。」乃云：「進則全無消息，退則便失耑倪，假如不進不退，又是立地死漢。者箇所在，合下得箇甚麼語，始免得萬壽葛藤？如下不得，萬壽打葛藤去也。道非取舍，人自寤迷，故眾生相、諸佛相、世界相、名字相，由此而立、由此而起也。然則我護法雲夫羅公作此報恩佛事，薦拔汝明公及牟氏海會太夫人，豈亦由此而立、由此而起邪？到者裏，人子之心可謂盡矣，其如猶是指蹤未到極則，复請萬壽提唱宗乘不傳之道，然後始盡薦拔之功。」遂驀取拂子豎起，云：「見麼？大忘情見由斯力，一豪端上證無生。」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才有絲豪便是塵。」乃云：「達磨西來，自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殊不知早昧本宗了也。只如萬壽浩浩商量又作麼生？雲鶴高棲靈瑞外，不向人間啄泥沙。」

上堂。僧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師云：「退後看前。」進云：「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痛與二十棒。」問：「如何是空？」師云：「不離物。」進云：「如何是色？」師云：「不即物。」乃云：「七月大火西流，秋風翦翦落木，可惜一棚狼藉，只得麻纏紙裹。雖然，多少丹青描不就，依然流落在人間。」

上堂。僧問：「佛身充滿，因甚麼有迷寤兩岐？」師云：「白雲覆青山，青山在腳底。」進云：「無縫塔意旨，請師再道。」師云：「惺惺直言惺惺。」問：「如何是天龍一指頭禪？」師云：「一指頭也不識。」問：「如何是道？」師云：「紅霞籠玉象。」進云：「如何是道中事？」師云：「海底蓬塵起。」乃云：「聯峰潑黛，岸柳縣煙，纖霞澹蕩以映山光，旭日發生而搖空色。若喚作竟，古人卻道：『見色即是見心。』若不喚作竟，古人又道：『一切浮沈諸幻化相。』眾中莫有會得底麼？」

上堂。僧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如何是關？」師云：「隔。」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佛法？」師云：「一片青春不露景。」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師云：「舉目無分辨。」進云：「即今是甚麼時節？」師豎拂子云：「不得錯會。」問：「露地白牛向甚麼處尋覓？」師云：「有甚麼諱處？」問：「如何是法王身？」師云：「者鈍根阿師。」僧喝，師云：「你也學喝那？」乃拈拄杖云：「見麼？適來拄杖將諸佛國土無邊香水一口吞卻，忽然釋迦老子叫屈云：『將謂胡須赤，更有赤須胡。』萬壽約住云：『既不如此，何以傳持？』雖然，祇如適來諸佛國土無邊香水盡被一口吞卻，釋迦老子又向甚麼處叫屈？還有道得底麼？」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此問豈不是女底？」進云：「是。」師便打。問：「劫火燒壞時，終歸何處？」師驀豎起拂子。進云：「者箇是，則頭上安頭；者箇不是，則斬頭覓滔。畢竟如何？」師云：「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進云：「學人到家去也。」師云：「到家後如何？」僧無語，師便打。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景，和尚為甚麼翻為特地？」師云：「麻字不著鬼。」問：「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复還本身。如何是本身？」師云：「眼橫鼻直。」問：「皎月當空，如何又被片雲遮卻？」師云：「猶是得失。」問：「如何是戒？」師云：「不挂一縷絲。」乃卓杖，顧視左右，云：「拄杖即是諸佛道脈、祖師幽宗、眾生五欲、世界本原，若向者裏會得，臨濟三玄、曹洞五位一切淆訛，彈指圜成。雖然，我期主王鐙明及道婆請法又如何指示？露柱懷胎人不見，天明生下白頭絲。」

上堂。師以手畫一畫，顧眾云：「遊歷乾坤世界，不知艸鞋未曾動著；窮盡諸家門庭，不知鼻孔從來眼下；喫盡常住茶飯，不知滋味一般酸澀；費盡平生伎倆，不知到頭一豪無用。萬壽與麼點出四種，不知眾中還有不落圈圗底麼？若有，道取一句，不致中夏落節。」

上堂。僧問：「黑白未生時如何？」師云：「山河無景相。」進云：「真傳事如何？」師云：「乾坤許自知。」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夜半金烏景未圓。」「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忝桶日午光耿耿。」「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春風夜後令初回。」「如何是偏中至？」師云：「九月楊花飛遍地。」「如何是兼中到？」師云：「未分黑白早已錯。」問：「如何是遮那全體？」師云：「蹋著便知。」乃云：「家家灶裏少煙不得，佛佛國中少寤不得。看來衲子分上非透脫之功、無玄解之極，到萬壽門下一點也用不得。」舉拄杖，云：「見麼？委悉麼？頭頭有道歸真際，山山無日不蒸雲。」

上堂。僧問：「一念未萌時，如何得知是道？」師云：「腳跟下放你二十棒。」進云：「二菴主豎拳，趙州一許一不許，其意又如何？」師云：「早知女錯會。」乃云：「金風瑟瑟，黃葉飄飄，莫道諸兄弟分上不相薆沒好。何故噇？填溝塞壑，日炙風吹，鳥語明般若之談，山色露法身之相，一艸一葉，若纖若豪，本自無殊，豈有差別？當恁麼時，如何是衲子放身命處？一色無自昧，萬物有方真。」

上堂。僧問：「鯨吞海水盡時如何？」師云：「不可露出珊瑚支。」進云：「畢竟如何？」師云：「見得猶是景。」問：「塗毒鼓聲，聞者皆喪，不知打者作麼生？」師云：「笑殺，怪殺。」進云：「更有一問，師還答不？」師云：「莫要猛虎項下解金鈴。」問：「善財童子禮德雲比丘，因甚在別峰相見？」師云：「百城煙水覺來遲。」進云：「相見時有何言句？」師云：「梵語譯不全。」問：「赤條條，光灼灼，如何收拾？」師便打。進云：「威音那畔流落，今時如何相救？」師云：「女為甚麼不住？」乃云：「玄機獨唱，須是具眼宗師；體用雙章，還他超方衲子。無是作略，必也飲气吞聲。所以，師資唱和，貴圖法眼圓明；行解相應，妙在入底深造。佛祖抬薦不起，壯士搖撼不開，到恁麼時，始是父子恩濃、君臣道合，平生快暢，脫體無依。者箇時節，大眾還知麼？雲生一雨滋三艸，棒下全提接上機。」

上堂。僧問：「善財五十三參，意旨如何？」師云：「肉有千斤，智無銖兩。」進云：「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俱滅時又作麼生道？」師云：「萬古長空一道清。」問：「如何是大總持門？」師云：「娑竭出海雲生足。」進云：「如何是觀音玅智力？」師以拄杖打禪床一下，乃云：「從上來事，本絕崎嶇，一味平常，何有蹊徑？衲僧家事存取舍、心隨染淨，如是流轉，無時徹證，所以勞我佛祖好肉剜瘡、畫蛇添足，謂之佛佛授手、祖祖相

傳。諸兄弟！萬壽今日大施門開，全無壅塞，且道還有會得底麼？」豎起拂子，云：「勸君更進一栝酉，西出陽關無故人。」
上堂。舉：「古德：『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師云：「此雖先輩至極之論，猶是順風揚帆，終非逆風把柁，如今未免倒轉節文去也。撲其火者，不必揚其湯；杜其源者，不必壅其流。萬壽恁麼，也是狗尾續貂、錦雞誇鳳。雖然，達磨老子來也。」便下座。
上堂。「月照澂江，清輝如練；雲生蒼石，秀麗若丹。一一是諸人心眼，為甚麼不會？大眾！萬壽恁麼，可謂大人竟界，非仝淺淺。不見道：心仝虛空界，示等虛空法。還會麼？年年秋夜月，曾照萬家砧。」
上堂。僧問：「直截佛法如何指示？」師云：「拄杖頭，拂子尾。」進云：「何得分身兩處？」師云：「將謂女達，猶作者語話在。」進云：「坐斷當頭又作麼生？」師云：「只得無開口處。」乃云：「釋迦老子皮毛，達磨大士面孔，眾生性命、世界根宗，盡向拂子頭上一齊出見了也。如不會，更與露布一上。」舉拂，云：「會麼？祇者是。祇如道箇祇者是，且道是箇甚麼？」放下拂，云：「青山不外白雲，珊瑚依然明月。」復舉：「黃山谷見晦堂，堂舉：『吾無隱乎爾。』谷不會。因遊山次，聞木樨香，堂指云：『聞麼？』谷云：『聞。』堂云：『吾無隱乎爾噇？』谷於此寤入。」師云：「晦堂接待處，綽然有餘裕，爭奈引人向木樨裏得箇歡喜，終無出身分，萬壽不妨指箇路頭。」舉拂，云：「雷霆施號令，星斗換文章。」
上堂。「衲僧命門。」卓拄杖云：「要會麼？火不待日而熱。佛祖道脈。」卓拄杖云：「要會麼？風不待月而涼。者事只是不可思而知、慮而會，須向佛不出世、祖不西來一時坐斷，只教情見不立一絲豪，方才得箇見成。倘不然，林華埽更落，徑艸蹋還生。」
上堂。僧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時如何？」師云：「當頭突出眼睛。」乃云：「若以眼見耳聞，易分雪裏粉；不以眼見耳聞，難辨墨中煤。所以，古人有言：『微言滯於心首，怕為緣慮之場；大道本乎目前，翻為名相之表。』大眾！萬壽早將四大六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無邊香水海、百億須彌山一時擦在面前。諸人性不猛烈，若猛烈，不但萬壽迭換諸人不得，即釋迦、達磨亦迭換諸人不得。倘實實不能，且將四大六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無邊香水海、百億須彌山總作一箇話頭，著實參去，他時得力，也不枉聚話一場。」
上堂。僧問：「無鼻孔牛以何為水艸？」師便打，進云：「屈棒。」師又打，進云：「縱橫自在去也。」師連打，乃云：「夜叉

頭、菩薩面，十景神駒追伊不及；苕帚柄、拂子尾，千眼大悲覷伊不及。」舉拂子云：「識得者箇麼？你若識得，為者箇礙；識不得，亦為者箇礙。大眾！既識得，為甚亦為者箇礙？山斷疑無路，谿回別有村。」

上堂。「無鼻鐵牛掣斷黃金索子，有耳石虎吼殺白玉峰頭，娑婆國土只得波翻浪涌、玉轉珠回，帝釋、梵王、夜叉、羅剎一一安居不得，卻來萬壽邊乞箇安樂法門，萬壽以拂子柄擎向香積世界方得安居。你諸人還見麼？聽取一偈。」良久，云：「方丈壁上記取。」便下座。

石琴監寺請上堂。僧問：「鼓聲淵淵，當為何事？」師云：「敕點飛龍馬。」進云：「如何施行？」師便打。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痛切一句請師速道。」師云：「正好用力。」問：「如何是衣裏明珠？」師云：「本來光燦爛。」乃云：「佛祖玅道不在言談，惟具大根器者乃能極力擔當，正如大將登壇，廟算自在。他古人常於提持之際，惟要學者覿面領取。你若得了，一艸一葉普見瓊樓玉殿；你若未得，縱有瓊樓玉殿，翻成艸木。大眾！者樣說話大似擔金送人，只是無些猛利，不能徹底承當。有孤先聖向女諸人道箇：『淪生死惟女六根，證玅常亦女六根。』雖然，你作麼生會他者箇語話？一般漢聞者話了，便謂：眼、耳、鼻、舌、色、香、聲、味總是者箇。既是者箇，你正瞌睡時夢想不到，者箇又向甚處著？」

上堂。「放一線道，量才補職；接三等人，看風使帆。先宗門戶固是平常，柬點將來猶是險峻。大眾！那裏是險峻處？莫是興化打逐克賓、徑山擯出侍者麼？恁麼早是剎海重重、谿山疊疊，可憐生不但十生、五生認奴作郎，即彌勒下生終出者箇不得。」良久，以拄杖按桌，云：「未證據者看看。」

上堂。僧問：「夜半紅輪，日午黑月時如何？」師云：「番人入試。」乃云：「道非有無，亦非理事。今時人不在昭昭靈靈，便在昏昏默默，所以不能明大道根源，坐斷報化佛頭者，此也。將古人坐破蒲團、不雜用心底判為鈍根，只管隨緣即旨，更不究竟向上一路，亦不廣見諸方，求為印證。或遇箇瞢瞎，以一箇偈子印定，便謂是了事人。烏乎！臘月三十日到來，如何敵得生死？大眾！莫萌此心，於道何益？如今若不真實為人，則是萬壽自陷泥犁了也。」復普視大眾，云：「恁麼相為，眾中還有依教奉行者麼？開口猶未是，見了始方休。」

上堂。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乃召眾云：「者則因緣如對鏡相似，纖豪無滯，只是你衲子家不肯精究，親見一番，於十二時虛度光陰，空喪天日。可惜許。如的不能喻旨，更看箇註腳。古人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采已章。』此時與諸人一時道出，

且道向古人處作麼生著眼？倘著得一隻眼，則生平參學事畢；脫或不然，饒君明見千生事，也是輪回六趣生。」
上堂。僧問：「道本分明人難識，請師直指。」師便打，進云：「言不得，說不得，又作麼生道？」師亦打，進云：「恁麼千重羅網如何出得？」師又打，乃云：「設使言前便見，猶是滯轂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早已觸涂狂解。古人如此，正是抽釘拔楔，奈何聞者、見者如風過樹，無些子入路，不惟不能克見古人全旨，亦失卻今日一番提唱。眾兄弟！凡出言句，必要明見佛性，非是謾神嚇鬼，似三家村裏猜啞謎底事，切須子細。」
上堂。「深嗟芸芸天地閒，輪轉死生如往還。才向靜中一息坐，又來鬧處恣歡顏。一朝刮地業風起，皮膚寸斷痛不已。欲悔當年忤聖言，是時如何容得爾。細細思量無一益，痛下雨淚如血滴。何不早依聖人言，免得今日大患偪。學道人，莫閒戲。道未成，當須懼。破離煩惱關，超出三界去。無何有鄉放癡憨，十方任我恣橫眠。勸女聞此莫生惱，依此修之了自然。」
上堂。「古人一物不將來放下著，是甚麼消息？者裏有箇見處，不妨下一語。此語恰，付箇斧子，隨處住山。」眾下語，師云：「適來語多不恰者，盍都在相似中作活計，是以不能洞玄極微，與我從上法流相浹，安得斧子住山邪？切須子細，百尺竿頭快快進步。如今一粒丸子便在肚裏沒奈何，他日如何敵得生死？」
解制，上堂。「全提正令，矢上加尖，直指人心，捫空追響，所謂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今時衲僧涉獵見聞，廣恣行腳，登峨嶺，遊海島，過雁蕩，上五臺，殊不知早已蘄沒己靈。怎如兩班勤舊頭首知事，各具大志，不問制之解結，亦不用行腳，自然太平坐致。雖然，或遇作家相勘云：『憍陳那終日在僧堂裏說甚麼法？』如何抵對？還有對得者麼？如無，萬壽自道去也。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必區區捩死蛇。」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二(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三

住銅仁府東山門人昌泰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住甕安縣聖恩禪院語錄

山門。以杖指云：「見麼？一道牢扃，則鍼箚不入；八字虛豁，則挨身莫前。」乃畫一畫云：「新長老扯轉兩頭去也。還有見得底麼？千里烏騅猶是鈍，豈容拾級弄蹄行？」佛殿。「捉聚一豪，雲吞萬象；放開一線，海涌千般。三門頭驀面相逢，佛殿裏交肩挨過。」乃提起坐具云：「朔風摵摵行冬令，南北吹來總是霜。」
祖堂。拈香云：「熊耳斷臂安心，不覺翻成特地；黃梅栽松打碓，不覺弄假成真。如今坐在者裏，橫艸不拈、豎艸不弄，還有撿點處也無？推不向前約不退，森羅萬象眼裏栽。」
伽藍殿。拈香云：「拾得打你於國清大伽藍，殺人須是殺人刀；靈巖容你於川雲大伽藍，活人須是活人劍。雖然，莫道抑揚有準，縱奪難馮好。」遂燒香。
據室。「諸聖門風、列祖玄路，一一都從者裏齧骨嗄髓、勘主驗賓。大眾！雖則殺活全章，爭奈曲直猶在新聖恩手裏？」遂舉拄杖，云：「縱然不犯獅王令，也教頂門血濺天。」
開盧張明府、張廣文及眾護法請上堂。拈香祝聖罷，末後拈香云：「指月園則刀斧斫不破，報恩寺則气毒煙火，然如今未免供養吳江報恩浮石大和尚。」乃按拄杖云：「侍者燒香已竟，維那白椎已竟，饒他釋迦腦盍、達磨眼睛，總被二上座裂破了也，還有箇甚麼第一義諦重堪持論而言觀乎？」良久云：「其或別有，不妨出來道看。」泰書記問：「一念若有，毗盧墮在凡夫；一念若無，普賢失其竟界。去此二涂，請師速道。」師喝一喝。進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猶未是向上事在。」師云：「如何是向上事？」進云：「石女未開瓊殿鎖，木人已唱玉樓歌。」師云：「昔日曾道過。」進云：「三十年前陳壁土，今日拈來依舊新。」師云：「自家作主張。」問：「鉗錘高舉，選佛場開，即今還有超佛越祖底也無？」師云：「有。」僧云：「在甚麼處？」師云：「仙橋山畔滾滾來。」問：「如何是佛？」師云：「七星劍子。」僧便喝，師云：「女也亂喝。」乃云：「古佛堂前雪飄萬點，仙橋山上玉結諸峰，當恁麼時，水冷雲寒，塵塵不入，煙回霧轉，事事全消。衲僧家正好衲被蒙頭，坐消歲月，爭奈家家灶裏少煙不得？所以新聖恩

今日開堂，只得與兄弟約定規法三章，別開叢林新式。兄弟！當此時節，第一不得添衣，添衣則孤負此時節；第二不得薶炭，薶炭則孤負此時節；第三不得叫寒，叫寒則孤負此時節。雖然，從上分付來底事又作麼生折合？杖頭卓處天魔失，正令行時佛祖無。」

上堂。僧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云：「大地載不起。」「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有口挂壁上。」「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處處相隨來。」乃云：「雲收大地，雪解諸峰，一聲鶴唳，迥出千松。」拈拄杖召眾，云：「見麼？見得，普請各自歸家；見不得，聖恩為你兄弟轉十無盡臧去也。」卓杖，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上堂。僧問：「本體空寂即不問，如何是夜半鐵牛吼雪晝，天明木馬嘶寒更？」師云：「背手摸枕子，床下漉魚蝦。」乃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別與不別，拈頭捋尾。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拈拄杖卓一卓，云：「三千年前立風規，直至而今猶未已。」復舉：「昔有一僧持缽至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卻被狗咬？』」師云：「者僧被者俗流一拶，只得髮白齒黃，分疏不下。雖然，長者要到者僧田地，猶較十萬八千。」

上堂。長西堂出，舉坐具云：「大用見前，請師一鑑。」師云：「金香盧下鐵昆侖。」長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師卓杖一下。問：「如何是大機？」師劈脊便打。進云：「如何是大用？」師劈脊便打。乃云：「杲日耿耿，紅霞膏碧落之空；朔風泠泠，白霧飄青冥之景。不作竟會，未為理觀。正與麼時，大似鐵蛇把斷要津，石虎踞定峰頂，你兄弟家卒難動著。若動著，盡被食啖；若不動著，又難歸家。作麼生得箇平貼去？」

上堂。「今日見侍者請聖恩提唱從上來事，不惟與乃佛乃祖光顯門庭，亦使無邊國土有情無情得旨歸根了也。即今總向聖恩拄杖上揚聲大叫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惟此不生不滅，諸佛之所得。』既然，為甚麼黍桶不快？」

上堂。泰書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且開莊鏡當軒立。」記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不斬樓蘭誓不歸。」記云：「如何是照用全時？」師云：「打則打，殺則殺。」記云：「如何是照用不全時？」師云：「湘之南，潭之北。」記云：「向上一事請師再道。」師云：「千聖覷不著。」記便拜，師乃云：「風冽長天，山河瓊瓊一璧；雪覆大地，艸木璨璨六華。你兄弟家對此嚴冬，寧不一場冷落邪？故聖恩不忍袖手，特來助揚，直使寂寥寥翻成聒聒地，冷湫湫翻成烘烘地。兄弟！且作麼生是助揚底道理？雪裏何須樵子唱？盧頭惟著樹根香。」復舉：「楊岐住院上堂

云：『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灑雪珍珠，縮卻項，痛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拈云：「老和尚將謂後無作者，殊不知聖恩也有箇見處。作麼生是聖恩見處？夜夜北風鼓樹支，蒙頭衲被已多時，起來不見山河景，笑倒聖恩新住持。且道：笑箇甚麼？我住於此，見聞若斯。」

上堂。泰書記問：「昨夜驪珠親拾得，慶賞一句意如何？」師云：「銀燭吐青煙。」進云：「金光既耿耿，回首焰重重。」師便打，乃云：「無邊剎海來复一昜之光，百億世界普見毗盧之用。正與麼時，還有撩起便行底麼？有則分付缽袋子接待後昆；無則誥封夫人呂氏覺貞今日於聖恩座下懇請開示無始來非僧非俗、非男非女、非聖非凡、非生滅相、非去來今，受用不盡底種子，如今長老與他下箇註腳去也。」拈香便燒，云：「不惟即此明宗旨，猶好燒香祝聖人。」

副憲商護法請上堂。泰書記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八十四人扶不起。」記云：「如何是意中玄？」師云：「鳥道歸來未是真。」記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鐵畫銀鉤點不斷。」記云：「四海浪平風景淡，九天雲靜碧輪孤。」師云：「消得龍門多少風？」泰便禮拜。崇侍者問：「一女子定因甚有出得出不得？」師云：「小出大遇。」者云：「一聲鐵笛驚人耳，自是東風送落梅。」師云：「莫被竟轉好。」者云：「喚作竟又怎得？」師云：「女作麼生？」者云：「笥笥。」便禮拜，師便打，乃云：「日照碧雲峰，石女下階拜，此後复如何？處處觀自在。達磨當西來，從梁歷至魏，文字先焚棄，直示佛三昧。五人得法印，一人獨超邁，我本適子孫，為翁傳缽袋。此後繼衣者，門戶須光大。」

上堂。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笑箇甚麼？」師云：「笑女在黍桶裏。」進云：「撲破時如何？」師卓杖，云：「向者裏透過始得。」乃云：「熱則普天匝地熱，任從犀牛扇打蚋撲蚊、石榴火燒天灼地；寒則普天匝地寒，任從雪珍珠填溝塞壑、碧琉璃積岳[阜-十]山。所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只是你中間一片田地不曾穩密，為他所轉，若真正親見一回，不落寒暑，亦不作寒暑見，又何妨村歌社舞，笑傲人間，運水般柴，風流叢席？者箇道理且拈向一邊，如今安養大師嶽降之辰，且如何是慶贊一句？」驀拈拂子豎起，云：「才放豪光三百尺，山河依舊月明中。」

上堂。泰書記問：「鐵牛觸倒獅子，石虎吞卻象兒，正與麼時如何？」師云：「混然含理事，不動去來心。」進云：「如是則無中有路通京國，八德重開優缽香。」師云：「你向甚處坐立？」進云：「大地載不起。」師燒香云：「且漫與麼。」泰提坐具便出。

世維那問：「不落言語作麼生道？」師云：「木人歌後嶂，石馬嘶案山。」進云：「不落思惟，道從何有？」師云：「谿聲穿月景，漁父夢殘更。」進云：「恁麼則法眼圜明，坐斷十方也。」師云：「臧身處沒蹤跡。」問：「如何是有想無想句？」師云：「王郎衫袖闊。」進云：「如何是非有想非無想句？」師云：「鄭老帽簷高。」乃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陳尊宿錯下名言，不是好手；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老釋迦牆塹未固，不是好手；今日本源教授供眾，恩出私門，不是好手。聖恩長老今日提唱佛法，且道是好手？不是好手？」乃呵呵大笑云：「漫道春光無覓處，回頭華信在江南。」

師誕，付長西堂，上堂。「聖恩有二般敗露，今日不得不道過。聖恩於熹廟元祀十一月十九日子時始出夔州侯家毅廟，十一祀十一月十四日知得飯是米做底，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如今我大雲西堂磨褌擦褲有年矣，今入得聖恩門、見得聖恩人，作麼生分付？」舉拂，云：「把將去。」時西堂掩耳，師付之，便下座。

羅明府請上堂。僧問：「剝盡芭蕉時如何？」師云：「惟有一真實。」進云：「但要和尚尊委。」師云：「也須三十年。」崇侍者出，舉坐具云：「者是尋常事，如何是奇特事？」師云：「郊原欲下雪，天地冷冷寒。」崇禮拜。問：「撥艸瞻風，祇圖見性，未審上人性在甚處？」師云：「密密知來猶是景。」進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云：「到頭依舊赤骨寒。」進云：「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云：「我不辭向女道，恐女不信。」進云：「焉得不信？」師云：「今日乍寒，不能為女竭力，且歸位著。」乃云：「須彌鐙王，如來三變，堪忍世界，地平如掌。復彈指一下，忽然涌出無邊師子座，令十方諸佛各坐其座，四眾八部散華圍遶，說偈贊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見形，如水中月。』不覺聖恩撧住云：『你道應物見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一隊漢只得目瞪口呿，卻來索聖恩一轉語，聖恩亦無處啟口，只好道箇羅明府設伊蒲，伏惟尚饗。」

上堂。僧問：「靈雲見桃華寤後，為甚玄沙不肯？」師便打，僧便喝，師連打，乃以杖打圜相，云：「漢江笊籬，清平木勺，彌勒面孔，釋迦胸襟，一一總在者裏。者裏見得，便見從上來事，頭頭爾、法法爾，有甚拘縛？有甚解脫？行解不立，語默兩忘，佛亦不為，祖亦不做。雖然，如不行腳遍，爭得髑髏乾？」復舉巖頭在甘贄行者把鍼因緣，師云：「俊哉！巖頭好幅胸襟，只不合向行者家賣弄，致令減卻聲價。雖然，女等要見巖頭麼？」遂起身顧眾，云：「祇者是。」便下座。

上堂。僧問：「某甲一生不信佛時如何？」師云：「此人難得。」問：「如何是法臧？」師云：「廚庫三門。」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良久，進云：「被某甲一問，只得啞口。」師驀頭便打，乃云：「開眼便見天地縣殊，舉意即知雲泥早隔。者箇事除非是大死幾回，始有少分相應。若只眼目定動，便是白雲萬里。不見道：未棒未喝前領取，猶是鈍漢。雖然，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上堂。聞監寺問：「雪日立春增兩秀，法筵唱道事如何？」師云：「隨例處分。」聞云：「恁麼則一毛含眾象，普見群生前。」師云：「樂得一快。」乃云：「適才天帝向南閻浮洲噴噓一下，不覺閻浮雨似盆傾。聖恩忍俊不禁，只得出來唱箇曲子與眾解悶，云：一谿雨，一谿煙，迷白晝，心悄然，安得屠穌酉，禁此冬月寒？」

上堂。泰書記舉首云：「者箇是昌泰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便打。記咳嗽云：「者是昌泰用處，如何是和尚用處？」師亦打。記云：「杖頭不惜重分付，萬古從今結禍胎。」師云：「騎得頭，失卻尾。」乃云：「天得一，地得一，一色寒風吹白日，桃華李華參差開，看來又是春時節。穿衣喫飯，與道自適，也不管佛法難堂，也不管催科緩急，忽然晴日當天來，照我西前五尺地。」

上堂。僧問：「打破黍桶時如何？」師云：「也得遍界煇。」進云：「某甲信受去也。」師云：「三十年後未必穌。」乃云：「金剛王，佛來也捺、魔來也捺，纖豪不立；破沙盆，逆來也受、順來也受，闊若太虛。所以者箇法門，舉則遍界遍空，收則無聲無臭。故臥龍勑和尚常言：『未得入處，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萬物是萬物；既得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萬物不是萬物；既得休歇田地，仍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萬物是萬物。』眾兄弟！作麼生說箇休歇底道理？」顧左右，云：「新發意菩薩亦复不能知。」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其意如何？」師打一棒，云：「也不得放過。」崇侍者問：「孤鐙照暗室，萬事自分曉時如何？」師云：「退後三步看。」進云：「恁麼則一杖關山靜，十世白豪舒。」師云：「不消咳嗽一聲。」者作展具勢，云：「也不消得。」便收起。師云：「切忌拗直作曲。」乃云：「開眼說夢不得，舉意求道不得，所以從上尊宿到此亦只沒奈何。昔僧問古德：『學人沒奈何時如何？』德云：『非但女，我也沒奈何。』僧云：『和尚為甚沒奈何？』德云：『我若奈何，拈過女沒奈何。』眾兄弟！可謂早上烏雞深夜繡，暗中一竅實難通。」

上堂。聞監寺問：「三十夜到來時如何？」師云：「故園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聞云：「渾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師

便打，聞便喝，師复打。問：「道不行時如何？」師云：「山僧有分住煙蘿。」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不怕爛卻。」乃云：「天地與我仝根，萬物與我一體。撩倒僧肇法師，相逢空教彈指。若不裂破根朱，未免墮在道理。」以杖畫相，云：「正好看取。」上堂。「蟭螟撲破琉璃碗，蚱蜢橫吞瑪瑙盆。露柱歙乾滄海水，鐙籠蹋斷須彌根。大眾誦此四句，自然參學事畢。」

慶立僧化去，上堂。崇侍者問：「立僧化後向甚麼處去？」師云：「缽裏飯白明如日，灶下火紅燄似雲。」者云：「漚華翻白浪，漫道春風催。」師云：「門前垂橘柚，屋後種林檎。」乃云：「平都石林心慶道人，少綜儒業，錚錚有聲。中歲學詩，詩亦有致。晚年放心，正法眼臧，操學參謁，又复幾盡心力。見聖恩，令行黔地，直唱幽宗。一日腰包而來，被聖恩捉敗，全身放下，輔弼叢林。始於護國，終至萬壽，雖楊岐事慈明無以異也。今年以恙退隱餘慶之鐘靈禪房，不二月即坐脫矣。嗟乎！何天喪予之速邪？聖恩常作偈送曰：少年名已在南方，四十歸來坐道場。奪得杖頭挑日月，五湖煙景泳秋光。兄弟！莫道千載之後不能坐斷人舌頭好。」复靠拄杖云：「倒拄杖頭側足立，當場放過者瞎驢。」

上堂。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十字街頭甎磚。」進云：「衣線下事又如何道？」師云：「一點也謾他不得。」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目兆踉蹡。」「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猶是慚媿。」「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妙在今時。」「如何是主中主？」師便喝。問：「師子吼時如何？」師云：「不見雞犬鳴。」僧乃喝，師便打，乃云：「日則高眠春晝，夜則蹋斷秋天，若人問我意旨，笑指巖雪華煙。所以道：『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是故，凡也如是，大眾也如是，聖恩也如是，侍者也如是，拄杖拂子也如是，露柱鐙籠也如是，三世諸佛也如是，貍奴白羧也如是，磚頭瓦礫也如是，山河國土也如是，艸木昆蟲也如是。既然如是，又要聖恩說箇甚麼？滿目黃金相，黑狗爛銀蹄。」

上堂。僧問：「圜明寶珠，今請酬價。」師云：「我見鐙明佛，本光瑞如此。」乃云：「拄杖子道：『未曾得箇休歇田地，此時喚作佛祖不得、喚作僧俗不得、喚作人竟不得、喚作縱奪不得、喚作照用不得、喚作賓主不得、喚作玄要不得、喚作棒喝不得、喚作圜相不得、喚作抽顧不得、喚作門風不得、喚作三界惟心不得、喚作萬法惟識不得、喚作偏正不得、喚作功勛不得。既得箇休歇田地，此時喚作佛祖也得、喚作僧俗也得、喚作人竟也得、喚作縱奪也得、喚作照用也得、喚作賓主也得、喚作玄要也得、喚作棒喝也得、喚作圜相也得、喚作抽顧也得、喚作門風也得、喚作三界惟心也得、

喚作萬法惟識也得、喚作偏正也得、喚作功勛也得。』然則正當壁立萬仞，不落是非竟又作麼生？待下座看。」

聞監寺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真諦？」師云：「萬象全搗。」進云：「如何是俗諦？」師云：「雪色如銀。」進云：「二諦融通時如何？」師便打。問：「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未審受用箇甚麼？」師云：「飯食經行繞數遭。」問：「如何是煩惱？」師云：「金剛手裏八棱棒。」乃云：「赤手提撕，山門頭貴、火盧頭賤；白眼冷坐，前廊頭唾、後架頭屙。隨緣任性，無喜無憂；遇緣即宗，有收有放。」拈拄杖，云：「既然一切處隨緣即宗、有收有放，且道松眉沙彌化去，聖恩為伊薦拔又作麼生？擦手歸家人自肯，眉毛留得拂珊瑚。」

上堂。世維那問：「如何是鏡中華？」師云：「八面看來刺眼睛。」進云：「如何是水中月？」師云：「撈天摸地不能全。」進云：「離卻鏡華水月時如何？」師震威一喝，世喝一喝便歸位。師云：「冷灰裏有粒豆爆。」問：「劫火洞然意旨？」師云：「嬌爺恃孃。」進云：「恁麼則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師云：「不薦當頭旨，徒勞誦詩篇。」乃云：「黃檗打臨濟三頓，有殺人刀無活人劍；趙州叫嚴陽放下，有活人劍無殺人刀。若得兩全，須是聖恩始得。」拈拄杖云：「殺人刀。」放拄杖云：「活人劍。殺活既在聖恩手裏，祇如聖來凡來作麼生用？當頭碎破黃金面，背後莫教錯認蹤。」

上堂。僧問：「向上一機，雷奔電走；當陽一路，鷂過新羅。正恁麼時，請師一句。」師云：「不曾諱卻。」進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莫道山僧在者裏。」僧以坐具橫肩，云：「獨立千峰外，背手看碧波。」師便打，乃云：「一入山來，雪風凜凜，吹破面門，打失兩眼，追也追不及、拙也拙不轉，千峰頂上挂鐙毬，十字街前空認景。倘者裏著得一隻眼，方知釋迦老人今日於雪山識得來底，原是賓頭盧手中琉璃碗；於者裏著不得一隻眼。」遂召聖僧侍者：「打鼓普請看。」

雪朝，上堂。明教授問：「普化搖鈴，明甚麼邊事？」師云：「生鐵鑄虛空。」明云：「恁麼不消全提正令也。」師云：「也須進前三步。」明禮拜，師乃云：「千峰覆雪，萬井沈煙，處處有一色之功，山山無萬象之竟。當此時，正好閉戶高眠，何須開眼說夢？不見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艸無根，賢者不貴。總之，諸人未得者箇受用，只得依科作梵。」拈拄杖，召眾云：「汝等若能明解得，不妨大家喫一莖；如其不然，更為頌出：今朝十二月十一，朔風吹破禪房壁，偶然出戶望仙山，始見庭前雪深尺。鳥不飛，人煙息，兔角掌斷古殿簷，龜毛拂碎象王鼻。」

上堂。泰書記問：「如何是向？」師云：「縱然為野老，也合趨天時。」「如何是奉？」師云：「但得居寰宇，終須擁聖明。」「如何是功？」師云：「深夜不解甲，晝策取樓闌。」「如何是共功？」師云：「鷺鷥行雪地，此事不稱奇。」「如何是功功？」師云：「渾然含一體，迥不落勛涂。」「忽遇濟下來時如何？」師云：「恁麼則分付去也。」便打。泰舉足，云：「蹋碎金籠鐵鷂子，從今啼出劫前春。」師云：「過得關頭超佛祖，猶較聖恩一著難。」泰禮拜。問：「拄杖頭邊已露春色，拂子尾上明洩秋光。且如何是密密句？」師云：「腦後金椎。」僧便喝。師云：「恁麼喝又爭得？」乃云：「精金百鍊，光燿十虛；美玉重磨，價貴千兩。有如是操履，聖恩未敢相許在。不見石火電光未是妙，指蹤畫跡太慚惶？」复舉：「世尊於涅槃會上，因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世尊！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女是千佛一數。』」師云：「可惜黃面老子容易放過，令廣額入得佛界、入不得魔界。當時若是聖恩，但舉手畫兩畫，不惟廣額鉛渧乾枯，亦且不辱宗教。大眾！如此處斷，且道還恰麼？若恰，古人落節有分；若不恰，別有甚麼眼？試道看。」

立春，上堂。僧問：「如何是宗旨？」師云：「泥人笑金剛。」進云：「恁麼則全賓全主。」師便打。問：「見山見水時如何？」師云：「有甚麼難？」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苦瓠連根苦。」問：「學人特來，請和尚直指。」師云：「將謂別有。」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如鐵鷂子翔雲。」乃云：「一法不生，萬法無咎；三易既轉，百卉增光。是以春信不來，事事寂寥；泰爻既畫，物物全舒。總之，時節既饒，生意自動。者裏見得生機一路，便見聖人法即凡夫法，凡夫法即聖人法；者裏見不得生機一路，聖人法是聖人法，凡夫法是凡夫法，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容也。還知麼？白玉缽中香積飯，硃砂盆裏雲門餅。伏惟尚饗。」

上堂。世維那問：「大用見前，請師一接。」師云：「敲碎髑髏也是閒。」進云：「當臺一鏡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徒自勞倦。」世拂袖歸位，師云：「俊哉衲子。」問：「如何是水上葫蘆禪？」師云：「黍桶光生初夜前。」「如何是日中寶石禪？」師云：「摑倒崖洲滄海枯。」「如何是水中鹽味禪？」師云：「月涌江波夜色沈。」「如何是色裏膠青禪？」師云：「白日挑鐙讀此銘。」乃云：「白玉缽中展腳高臥，硃砂鏡裏斫額望人，雖是明眼宗師，不無指蹤極則，所以行棒行喝，無非第二義中露箇消息。雖然，且如聖恩為人節文又在甚處？請看江面漁舟子，不管陰晴理釣絲。」

除日，隱監院請上堂。僧問：「年盡、月盡、日盡、時盡，如何是到頭一句？」師云：「家家門上挂錢財。」問：「除日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爛煨榾柮火，誰复念愁窮？」問：「杲日當天，四檐滴凍時如何？」師云：「且喜冰消瓦解。」問：「垂鉤千尺，意在於何？」師云：「聖恩頗識好惡。」乃云：「烹露地白牛，贏得一日飽餐，失卻千日受用；埽門上塵垢，去得目前柤滓，添得頭上灰塵。總不如聖恩今日也不烹露地白牛，亦不埽門上塵垢，祇是一味固守清貧，所以寒則與眾仝燒榾柮，渴則與眾痛飲清流，從諸方老宿超孟嘗君之光采、舞謝三郎之百戲，到聖恩門下一點也用不得。眾兄弟！祇如應時及節，合作麼生指示？坐到四更後，寒與煖分開。」

元旦，上堂。泰書記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門前梅破梢。」進云：「開門欲問東君信，迎得春光滿面來。」師云：「也是尋章摘句漢。」進云：「當軒得意無人識，自唱巴歌囉哩囉。」師云：「又恁麼去也。」記禮拜起，拍一拍，歸位。師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問：「天地交泰，物我仝春，和尚還有別商量也未？」師云：「有。」進云：「請師指示。」師云：「剎竿頭上舞猢猻。」乃云：「新年頭佛法有，戶戶讙呼椒柏酉；新年頭佛法無，山僧無力呼梟盧。石龜相逐鐵鷂子，銀碗全盛雪珍珠。所以道：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正與麼時，若當向上宗乘，未免減人聲價，直須格外明宗，始稱玄學高士；如其不爾，也是箇矮子看戲。」复舉：「密師翁頌夾山見船子云：『離鉤三寸如何道？一橈打入紅波跳，忽覺來時自點頭。請續此語。』」師拈云：「者老和尚做善知識多少年？一箇頌子也不完全，聖恩兒孫若不添起，未免諸方唾罵。」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擦土揚沙，不如先輩；埽蹤滅跡，猶較今時。」顧左右，云：「聖恩作大師子吼去也，切須仔細。」喝一喝。

天童和尚忌，諸山請上堂。長西堂出，便喝云：「老人來也，作麼生相見？」師云：「痛與三十棒。」長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猶要一頓在。」長云：「昔日知恩處，今朝成禍胎。」師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乃云：「捩不聚，撞得開，扶得起，放不倒，荊棘林中下腳，夜明簾外轉身。若是聖恩兒孫，只須痛下一喝，不惟疑殺古人，亦且教盡大地人眼[目*角][目*角]地去。」遂燒香云：「也怪伊不得。」

因事，上堂。「先佛之設教也，必本乎道德。道德舉，則天下無不尊法於此，無不慕愛於此。既尊且慕，則吾教與天地永固，與日月仝明。由是觀之，叢林非道德不著，衲子非教化不明。故道德者，叢林之體裁；教化者，衲子之資糧。有此體裁，又有此資糧，何患

功業之不成、聲名之不出？此先聖之大綱，末學之洪規。兄弟家既來仝住，必念道德為先，其資身次之。何一有不如意事，便生退息，得不為忘義之狂徒、滅道之醜人與？聖恩見此，心痛膽裂，不忍不一相勸。大眾！毋作是念：光陰去半，歲月無多，將此大事早早做辦，免致後悔。不見預先若不打徹，臘月三十到來，一場慌亂。此血滴滴之訓，不可不著緊也。」

上堂。僧問：「金剛王寶劍，今日略借看。」師便打。進云：「大好殺佛祖手段。」師云：「將謂是箇肥屍，元來是箇死鼠。」乃云：「硃砂缽，白玉盆，絕滲漏之機；爛生薑，青艸艾，療沈痾之病。所以衲僧家捉聚放開，呼來喚去，未有不是者般時節。如是，則我嬾民玄監院請聖恩開示從上來不立文字之教，以為薦親之舉，亦是領取者般時節。只如者般時節作麼生會？等閒識得竿頭意，了無生死去來今。」

上堂。「聖恩門下棒如雨點，別無相賺，只要覓箇作家交付缽袋子。若是作家，不待語話，即跨門時便好推倒聖恩，只教聖恩起來不得、開口不得、吐气不得、轉身不得。既有者箇作家，自然一切處如壁立萬仞，雖遇佛、遇祖、遇眾生、遇鬼神，總與一摑粉碎，全無豪髮許與之作對，他日亦可敵得生死，即要傳缽袋子复何難哉？只是你夙無靈骨，被人使作似箇奴兒婢子，要叫你東則隨之東、要叫你西則隨之西，此時要答話下語也不得、要瞬目揚眉也不得。子細看來，者箇時節不是學得底、求得底，須是蒲團邊、衣線下回光返照親見一回，委實如此，則一切竟界始謾你不得。此時要東也在我、要西也在我、要答話下語也在我、要瞬目揚眉也在我，更不是別人代普得底、亦不是別人做得底，只饒多少說話、多少作用、多少訓誨，原來是我家裏事物，一切大師都是方便接引，今日謾不得也。到了者箇時節，聖恩便與你證盟。未能如此，正好行住坐臥著實參究去。然又不可蒲團上結足未定，便下來鬧聒聒叢中打渾，者樣參學可惜許。不見古人引錐自刺，才到得者箇田地。」

上堂。僧問：「未出方丈時，和尚作麼生指示？」師云：「下床須摺被。」進云：「恁麼則助揚法化去也。」師云：「也不期築著闍黎。」僧禮拜，師便打，乃云：「隔江招手，橫趨而去，此正是气味相投、羽毛相似底，亦省卻多少力也。兄弟家已入堂多日，猶作瞌睡，如夢如癡。聖恩如不出來，疑我有慳法之意；即出來，怪我有相偪之來。正恁麼時，一切是非如何鏟去到不恨不疑之地？」良久，云：「你若無心我也休。」

普請，上堂。「昔楊岐和尚云：『薄福住楊岐，年來气力衰。寒風吹敗葉，猶喜故人歸。』聖恩也杜撰四句云：靈巖住平越，猶喜出山樵。不是愛出戶，祇要般柴燒。」

上堂。僧問：「如何是心包太虛之旨？」師云：「不見其大。」進云：「一切歸元，此理諦當否？」師云：「歸元後如何？」僧禮拜，師便打，僧喝，師云：「還得多少飯錢？」乃舉：「修山主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修山主將五音六律為你詠出首無生曲子，直是你不解聽，所以無衲僧眼目。者裏若能接得拍，始參得聖恩禪；如不能，更與頌過：竹杖化龍天地黑，鼓椎築地髑髏枯，焦磚打著連底凍，三千弟子眼塗糊。」

佛誕日，上堂。僧問：「未出方丈，已露鋒鋩；既登座也，落七落八。門庭施設，拈向一邊，請和尚速道第一句。」師云：「筍畢竟成竹。」進云：「莫矢上加尖。」師云：「自領去。」問：「雲門打殺世尊，未審世尊過在甚處？」師云：「指天指地。」進云：「卻請相救。」師云：「即使救得起來，有甚用處？」僧佇思，師云：「立地死漢。」乃云：「度生為急，豈戀四天？拯接為心，何辭五濁？所以今日下摩邪腹，降飯王宮，兩手打開，當陽拋出，道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於是九龍唾甘，七華繞足，後至雪山成道，喚作接物利生。老子如此，爭似我隨分度日，直接上機，無事高眠，待他負命，豈不猶較些子？」舉拄杖，驀顧大眾，云：「還有識得者麼？歸期不著便，獨自惱江頭。」

上堂。「良驥追風，豈搖鞭景？仙陀神智，不假再呼。所以衲僧家撩起便行，全無留礙。大眾！者事且置，正恁麼時，還有開口不涉脣吻，道得第一句者麼？」摘拄杖，鼓掌，云：「折楊華！折楊華！」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祖一隻履？」師云：「可以履霜。」「如何是二祖一隻臂？」師云：「申縮可人。」「如何是三祖一罪身？」師云：「挨著便知。」「如何是四祖一隻虎？」師云：「誰敢當風？」「如何是五祖一朱松？」師云：「盍覆天下。」「如何是六祖一張碓？」師云：「蹋著禍生。」問：「如何是最初一機？」師云：「虛空書上字，滄海挂鐙裘。」進云：「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打，云：「要知明日事，但看夜來風。」乃云：「三世諸佛不知有，雪裏烏雞啼白晝；貍奴白羖卻知有，無底籃盛青蛇吼。佛殿與三門鬥額，金剛與泥神競走。說似一隊瞌睡人，依舊得前遺卻後。」

上堂。「祖師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將謂千古希詫，殊不知暗臧春色，明露秋光。』香嚴云：『吾有一機，瞚目示伊，將謂萬古徽猷，殊不知明露秋光，暗臧春色。』」顧視左右，云：「者裏下得一轉語，與祖師、香嚴一龕並坐，未是分外。不然，你者一隊總是涅槃堂裏漢。」

上堂。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云：『女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寤。」師云：「老子四十九年如隨色摩尼燿人肝膽，弄到今日一場活殺。聖恩兒孫有首頌子，助伊火把：昭王御宇降天竺，穆滿當春十五時，丈六紫磨金色聚，一[阜-十]猛火爇須彌。」

解制，上堂。世維那問：「如何是解制放行句？」師云：「牢拴艸鞋天地外，橫擔拄杖河山中。」進云：「如何是佛法實相句？師云：萬年松下金鐘響，百尺樓前玉板鳴。問：結制時如何？」師云：「板響歸被位，鐘鳴出照堂。」進云：「解制時如何？」師云：「放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進云：「不解不結時如何？」師云：「堂前三箇石，屋後五朱松。」進云：「既解既結時如何？」師云：「四海肩囊去，八面起清風。」明教授問：「法亙今古，何有解制結制？」師云：「千峰頂上打裘子，十字街前罵禿驢。」聞監寺問：「人天交接時如何？」師云：「春園華鳥啼青晝，引得時人聽好音。」進云：「祇如聖恩解制時又如何？」師云：「處處分雲水，頭頭吐玅機。」乃云：「洞山老人教人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艸處去。然千里萬里，去住隨緣足矣。但只是一切時不得違背聖恩，若有違背，定犯著棄罪。何也？前涂更有新條在，漫道春風即便休。」敘謝兩班畢，下座。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三(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四

住銅仁府東山門人昌泰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住黃平州長松禪院語錄

據室。「要論[舛-夕+鬲]子大小，便較勺柄短長。爭如者裏坐消綠水青山，放意長松幽澗。雖從上來掩室摩竭，壁觀少林，臨濟門風、楊岐正脈，總用不著。何也？桃李縱然先得意，到頭也落劫前春。」

德直歲請上堂。崇侍者問：「十方仝聚會，箇箇學無為，和尚如何垂示？」師云：「龍潭清如鏡。」者云：「未是極則在。」師云：「如何是女極則？」者云：「金盧靄紫氣，銀燭吐青煇。」師云：「也只道得一半。」者舞坐具歸位，師打，乃云：「昨日聖恩寺裏敲床豎拂，喻性談心；今朝開聖室中浪靜風恬，敲雲傲日。故昔有云：『有時千聖覷不著，則到處露行蹤；有時到處露行蹤，則千聖覷不著。』如是竟界，可謂行也自由、住也自由，聖不得名、凡不得狀，脫脫灑灑、巍巍堂堂。者事既爾，即今撥轉竿頭來，舉地臧、因緣重，龍山道價又且如何？大家且樂巖耕事，贏得博飯勝諸方。」

開盧，楊、丁兩護法請上堂。拈香祝聖罷，末後拈香云：「塞斷諸方老宿，疑殺四海衲僧，若不對眾拈來，將必有時罵我。供養蘇州府報恩禪寺浮石禪師大和尚。」問：「如何是正法眼臧？」師云：「祇是涔蹄。」乃云：「白華競秀，玅德家風，一亙晴空，普賢竟界。者一道真言，天下叢林盡作奇特商量，殊不知二大士總是箇碗脫子，要得真實，隔十萬八千在。」良久，云：「者裏倘有箇出來道：『二大士既如此，設問長老：甚麼年閒行道？』但向道：『且退去，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上堂。僧問：「權借一問以為景艸時如何？」師云：「牆壁瓦礫解[跳-兆+孛]跳。」乃云：「橫身宇宙，展演之談；一線不開，固封之見。衲僧家有甚閒工夫作如是見解？但穿衣喫飯、喜怒哀樂究竟分明，便是歸家時節。無奈擔囊負缽，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有許多窮乞相，一往觀來，真可憐憫。大眾！祇如不展演、不固封，本分地上合作麼生？」書記云：「倚松三楚地，笑傲桃李春。」師打一棒，便下座。

上堂。僧問：「聽松上座請師薦嚴，如何舉似？」師云：「風來星落水，波盡月還天。」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客久閩音化，交深楚俗通。」問：「威音王以何人為師？」師云：「開聖門前喚得來。」進云：「恐涉涂程。」師云：「扶頭祇是扶頭，扶尾祇是扶尾。」乃云：「適纔睡去，得一夢竟，見金剛與泥神論義，一謂有佛處不得住，一謂無佛處急走過。爭之不已，來質山僧。山僧決斷云：『據二大士見處，如盲人摸象，何異諸方？長松則不然。』纔欲舉杖，不覺侍者云：『聽松上座請法薦嚴，伏惟降重。』夢竟是以遭渠撞斷，來陞此座。大眾！座既陞矣，也不免向痴人前說夢。然此一夢，過去眾生世界是此一夢，未來眾生世界是此一夢，見在眾生世界是此一夢，及今日薦拔指示無生之道是此一夢。既都是夢，祇如真實處作麼生道？獨足石人舞塵埃，片片打著空王佛。」

上堂。「仝書記問：如何是浮山九帶意？」師云：「香盧腳下吼如雷。」慧維那出，豎拳云：「者箇是第幾機？」師云：「放下好也，免得喫棒。」那畫一畫，師云：「自領去。」乃云：「女身女心、外洎山河大地，咸是玅明真心中所見一物，具眼衲僧向者裏寤得，便見菩提涅槃、真如佛性是一物，向上向下者箇甚麼是一物，乃至聖人種種施設總是一物。今日覺蓮上座於無施中作施、無法中求法是一物。不然，其奈山僧何？」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一點光生景未圜。」「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剛曉難憑秦時鏡。」「如何是正中來？」師云：「獨足石人蹋雪苔。」「如何是偏中至？」師云：「大小全體歸聖治。」「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夜半歸來天未曉。」慧維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千眼大悲認不真。」進云：「恁麼則天童推不開，報恩斫不斷去也。」師云：「不意闍黎道著。」進云：「鐵蛇當古路，拔劍攪龍門，又作麼生？」師云：「嚇殺人。」乃云：「智鑒當軒，艸昧遠遁，靈符在握，鬼窟全消。苟非神寤於機先，必也喪膽於直下，眉間寶劍血濺梵宮，袖裏金椎雄飛宇宙。於此寤得，喫鬻喫飯未為分外；脫或不爾，著艸鞋有日在。」

吳正綱轉經，上堂。師以拄杖打禪床，云：「也甚奇怪！適來長松陞座，不覺築著禪床，驚動琉璃佛國藥師老人，從十殑伽沙佛國外，來此香几上放大光明，作如是說：『我於無量劫中欲取菩提智道，先作誓言：「自身光明熾然，照燿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形好莊嚴其身，令一切眾生如我無異。」』大眾！長松所見如是，未審眾中還有見得者麼？若見，便知普天匝地

一切法、一切事悉皆如我無異；其或不然。」又打禪床一下，云：「复還本土去也。」

上堂。僧問：「娑竭出海時如何？」師云：「滔滔地。」慧維那問：「欲領和尚一棒，師意如何？」師云：「教你喪身失命。」進云：「恰好。」師云：「甚麼年間得活？」進云：「鐵牛耕轉昆侖去，瞎驢嘶破太虛回。」師云：「瞻前顧後。」問：「如何是正法眼臧？」師云：「提不起。」乃云：「一法不露，遍界遍空；萬法全章，無聲無臭。所以雲有出山埶，水無投澗聲。大眾！者件事的的取一法不得、舍一法不得，取一法便為取縛、不取一法便為不取縛，畢竟如何得箇入路？」揮拂子，云：「長汀汀上風顛子，日日相逢笑不休。」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不知有箇甚麼？」師指云：「香盧。」進云：「貍奴白羖卻知有，知有箇甚麼？」師指云：「香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梅花片片雪中飄。」乃云：「狗走抖擻口，眾生本不曾迷；猴愁摟搜頭，諸佛本不曾寤。迷也不迷，寤也不寤，趙州親見南泉來，解道鎮大蘆菔。」

上堂。僧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全風時如何？」師云：「闍黎不獨今日錯過。」進云：「賓主何在？」師云：「深林縱許巢翡翠，淺水豈肯漉魚蝦？」僧拂袖歸位，師云：「又有一箇掠虛。」乃云：「大方獨步，出海之銀蟾；宇宙橫身，離礦之寶器。頭頭自玅，處處全章，所謂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若不如是，終是門牆之物。長松曾憶在棲靈時，臥龍茶次，舉一切事究竟堅固，遂以茶牋一掌擊碎，勘眾云：『且道是堅固？是不堅固？堅固，老僧已打破也；不堅固，古人為甚如此道？』是時，長松也曾預數，但只做得箇矮子看戲。若是如今，只消向前躬身云：『早晚禮拜，豈是分外事也？』如此，不獨無玷學涂，亦且教長老一場活殺。仁者！好好做上一場，得箇入路，免得在人家隊裏嚼言嚼語、聽使聽呼，有甚好看？」

冬至，上堂。慧維那向前展具，卻云：「也不消得。」便收起。師豎起拂子，進云：「渾然含理事，何用歷三祇？」師复豎起拂子，云：「者箇用得恁麼快？」慧禮拜歸位，乃云：「群陰未剝，凍結重泉；一易既形，梅衝兩岸。地中雷复，律管灰飛，十方拜賀嘉猷，萬國稱揚舜德。林下道人合作麼生祝延聖壽？」遂燒香，云：「願吾皇與虛空齊壽，聖德與日月齊明，艸黻愚僧，不勝慶幸。」复舉：「僧問古德：『一易來复，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尊宿云：『長一線。』又一尊宿云：『一線長。』」師云：「二尊

宿，一人易分銖兩，一人難較尺尋。若是長松則不然。」豎起拂，云：「也不較多。」
上堂。僧問：「黃金出礦，請師一試。」師靠拄杖，進云：「恁麼則巴陵漁父子，生平一孤舟也。」師云：「多虛少實。」乃云：「今朝忍寒不暇，卻又打鼓陞堂，不獨說法不象，亦且鼻涕老長，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諦實看將來，黃檗樹上有甚蜜果？」
上堂。僧問：「千里特來呈舊面，試看秋華別樣香。」師云：「父母所生眼，終不為汝鑒。」乃云：「開眼便見佛殿三門、香盧拂子，開口便說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此是兄弟家見處；開眼便見山河國土、僧俗男女，開口便說朝打三千、莫打八百，此是長松見處。如何是拄杖子見處？陳年靠在禪床角，不計秋春得自由。」
天童老和尚忌，上堂。同書記問：「解開布袋，如意自在。恁麼時，如何是慶賞一句？」師云：「長松終不設輕慢於人。」便打，記震威一喝，歸眾。師云：「不是冷灰裏有粒豆暴。」乃云：「今日照監院供養天童老人，不獨盡大地人吞不下咽，亦教老大一箇善知識屈气難申。」擿下拄杖，起身合掌，云：「端嚴甚微玅，今复還親近。」
上堂。僧問：「天不盖，地不載，作麼生道？」師驀頭一棒。進云：「自從認得曹谿路，東擿西拋任運行。」師云：「漫逞驢脣。」慧維那問：「第一訣獨立庭前雪時如何？」師云：「寒殺只宜寒殺。」慧云：「第二訣烏龜吞卻月時如何？」師云：「皎皎只宜皎皎。」慧云：「第三訣今時全漏洩時如何？」師云：「可惜只宜可惜。」慧云：「恁麼則踢碎西河師子窟，裂破汾陽萬古秋去也。」師云：「莫易開終始口好。」乃云：「爛東瓜，破艸鞋，分文不直，有時遼天索價；荊山玉，罔象珠，連城莫易，有時墮地薶塵壒。總不如李居士施柴施飯，不作貴，不作賤，寒則亦任滿架盧頭，饑則亦任滿盛應器，卻有點好處。你道好在甚處？一不叫寒，二不叫饑，閒來無事看江湄。」
謝照監院，上堂。僧問：「獨步大方，雲龍風虎；向上全提，電卷星飛。正與麼時，請師速道。」師云：「香盒子。」進云：「當軒得意人，自唱囉哩囉。」師便打。慧維那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三門與佛殿門額。」「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廚庫與東廊揩背。」「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前村叫，前村應，脫卻三玄甲，青峰任我眠。」拂袖歸位。師云：「山斷疑無路，谿回別有村。」乃云：「昔楊岐領慈明之職，始於南源，終於海會，雖祁寒溽暑，盡慈明之道，可謂叢林柱石，萬古徽猷。今白雲照監院領長松之職，賣布單，捐衣缽，不憚筋骨，為眾藥石，亦可謂叢林柱

石，萬古徽猷。雖然，一人兔頭截角，一人龜背刮毛，要得諦當，且看別時分付。」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華三昧？」師云：「鐵牛不喫闌邊艸。」乃云：「千峰嶽秀雲霽，晴縣太空；一澗冰寒煙消，樵唱原野。也不是時人湊泊之竟，亦非相勘敵勝之機。欲明者般時節，須是按下旗槍始得。還有按下旗槍底麼？」复舉：「鵝湖智孚禪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孚曰：『我今日在莊喫油餈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孚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餈。」師云：「者則因緣，有者道：『鵝湖與莊主同出。』有者道：『特殺淆訛。』有者道：『莫一向只為人謾。』有者道：『不是尋常破布子。』者樣商量，早陷二鐵圍山裏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麼？我要他下一轉語。」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竟？」師云：「千金公子匿高樓。」「如何是奪竟不奪人？」師云：「一葉落處天下秋。」「如何是人竟兩俱奪？」師云：「海底明月照行舟。」「如何是人竟俱不奪？」師云：「風清月白人高歌。」「恁麼則磚頭瓦塊善說法要去也。」師云：「口念摩訶出頭來。」乃云：「即心即佛，將無作有；非心非佛，弄假象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相體裁衣。大眾！你道老胡西來的的為人處又作麼生？」以杖畫箇丁字，复卓一下，云：「也是水裏漉魚蹤。」

上堂，僧問：「賢聖中來，不曾殺生，是何義？」師云：「堂前纔舉手，引動萬機隨。」進云：「接初機句，請師再道。」師云：「放開一線道，撼動五須彌。」乃云：「一室虛明，森羅萬象絕響；一機齊赴，山河大地儼然。正恁麼時，取一法不得，舍一法不得。為甚麼如此顰？煙霞洞裏無雞犬，風雨林中有鬼神。」

上堂。「時寒添衣，貧者無措；微塵不受，富者難為。如今大眾供我袈裟衣又作麼生？也只得將錯就錯，為大眾別申回向。」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只消倒卻門前剎竿著。』」師云：「相席打令不無，迦葉就路還家。且許阿難若是殿後威光，猶較長松百步在。何故顰？當時何不與本分艸料，卻去指東畫西？」

佛歡喜日，上堂。「久滯雪嶺，待兔守朱，轉眼圜成，從空放下。所以，者般事覷未破時，銀山鐵壁頭頭障礙；及至覷破，雪點紅盧事事圜融。兄弟家，你道未覷破時少箇甚麼？一覷破時得箇甚麼？如今弟兄還有道得底麼？」豎拂子，云：「只饒不坐空王殿，也落時流第二機。」复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云：『殿裏底。』」師云：「者僧擔得一擔佛，換得一擔枯樁；趙州愛得銅盆，走卻老鼠。二俱未是好手。若是今日有問：『如何是佛？』但

指云：『者枯椿。』若能如此，可以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為酥酪。」
上堂。「老胡說箇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意在使人不動腳頭，便坐道場，不餐大藥，自然仙化。然於唱教門中寬闊有餘，衲僧分上一點無用。不見道：言外承當，早成涂徹；機前負荷，已涉離微。雖然，又何妨溼紙裹金毛獅子，單絲控玉角麒麟？」复舉：「趙州因僧問：『外方有問：「趙州說甚麼法？」如何抵對？』州云：『鹽貴米賤。』」師云：「撥著便轉，蠅蚋趁逐電光；打動便知，盲人追尋石火。大眾！還知天下叢林都向貴賤裏作滔計麼？」
上堂。「父母未生前，眼橫鼻直；父母已生後，鼻直眼橫。雖則理合如斯，爭奈猶有一著在。何故？祇如前是縣罨，後是猛虎，左右壁立萬仞，合作麼生得箇太平時節？」眾無對。代云：「寐語作麼？」
除夕，上堂。眾纔集，師顧視左右，云：「長松今年除夕，無甚長言短語，祇有爆竹一枚。」遂喝一喝，云：「是甚麼？聳兩耳。」便下座。
元旦，上堂。燒香畢，顧視大眾，云：「不獨祝一人有慶，萬邦咸寧，亦使天下衲僧有眼皆見、有耳皆聞。諸仁者！長松如此，還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底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還當得向上事麼？」師云：「知者見之知。」僧擬開口，師云：「拈起軒轅鏡，蚩尤失卻威。」
問：「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請師垂示。」師云：「不因歸來日，怎見屋裏人？」問：「南泉斬貓意旨？」師云：「處處戰兵眠血艸，家家冤鬼哭愁雲。」進云：「趙州戴艸鞋又作麼生？」師云：「也是平地漉魚蝦。」乃云：「昜春有腳，萬品煖回，大簇斡旋，四海甲坼，觀化母於織錦，樂暴背於山庭，林下道人洵可樂也。如今還有共相知此理者麼？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复舉：「吕巖道人見黃龍有偈云：『棄卻瓢囊摵碎琴，從今不煉頌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師云：「者道人得箇尋常受用，便謂明踰日月、學究天人，殊不知到長松門下當甚破艸鞋？雖然，他道從前錯用心，那裏是他錯用心處？有柬得出者，不妨道看。」
上堂。僧問：「不落文言，請師速道。」師云：「揚眉早已過，開口欲何堪？」進云：「恁麼則六塵非有，八識本空也。」師云：「不知路頭直，卻道只隔絲。」問：「見不是見，聞不是聞時如何？」師云：「不是射鵰手，徒勞試月弓。」僧向空畫一畫，師云：「頭破腦裂也是閒。」進云：「恁麼則枉勞人事。」師云：

「不曉其原，十萬八千。」乃云：「佛不出世，石蘊玉而山暉；祖不西來，水含珠而川媚。及其佛出世，跡愈埽而愈多；逮乎祖西來，邪愈遣而愈盛。是何著相之甚者也？」拈拄杖，卓一卓，云：「好大哥！你道畢竟如何是直截底一句？等閒築碎恒沙國，萬象森羅失卻蹤。」

兩序供法衣，上堂。「勞筋累骨，監院之事；迎來送去，知客之事；量茶數米，副寺之事；添鹽著酢，典座之事；領眾白椎，維那之事；錄記法言，書記之事；奉侍藥石，侍者之事。大眾！叢林綱領一一說了，祇如諸仁者供新法衣又作麼生？」以衣拂一拂，云：「雞足山前風寂寂，高藍峰頂露堂堂。」

上堂。「佛祖之道，本絕名模，亦非言說，但一切時貴圖知委耳。知委，則可了向上宗乘；不知委，則務高求遠，翻成顢頇去也。所以，香山露遮那之體、子規啼般若之談，者裏喚作色、喚作聲，得麼？即觀從上宗師開此一門，亦原不曾有別法與人；若有別法與人，盡是繫驢橛子。如我雲居若石世長老，大興佛事，追荅嚴慈，散華獻水、鳴磬轉經，以此報親，親恩報盡；以此利人，人皆獲益。於此法中寧不快心哉？亦可謂無有不是入玅之門者也。」良久，云：「還有不涉脣吻便超無學底麼？石火光中機軋軋，流星景裏意微微。」

上堂。舉拂子，云：「寒江獨釣，月滿蘆華；柳岸閒行，日縣亭榭。汀洲漁火賽玉盆之光，盧頭香雲接金輪之照。一往看去，總是隨處作主，遇緣即宗，見色明心，聞聲識道，堂堂獨露，歷歷孤明，有甚難知，求人講究？只是者裏有一絲豪見處，定落在流俗；無一絲豪見處，定落在空亡。倘二俱不涉，如何得自在去？還有伶俐底麼？正好唾罵長松一上；如無，長松與兄弟別下箇註腳去也。」乃豎起拂子，便下座。

上堂。「林下道人，薶炭團，燒筍蕨，挑糞火，鬻松華。或有問：『如何是住山底道理？』作麼生道？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華食有餘。」

上堂。「一法不有，理絕言詮；萬法不無，事存函盖。所以，有而不有，因無故有；無而不無，因有故無。一往看來，總是全詠取舍之見、生滅之談，要究竟先報恩分付來底，誠未夢見。如今拄杖子取不得、舍不得，生不得、滅不得，一道平直，坐斷報化佛頭；萬機齊施，觸碎天魔腦盖。正恁麼時，如何是令行一句？」舉杖，云：「人天眼目垂今古，幽明津梁付兒孫。」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者樣餃物，何堪與人？長松有箇新鮮，不妨舉似：赤土畫金鳳，火尾錦繡眉。夜來人不識，卻喚作雀兒。」

上堂。「始終不昧，理事雙融。凡聖不形，迷寤兩盡。莫見長松恁麼便道：心竟如一，縛脫無二。又何消說迷說寤？然也要具擇法眼，方是作家禪和。如不爾，則大謬去也。還會麼？秋色入樓來，霜風吹大冶。」

雲表毛提舉請上堂。僧問：「離卻色袋子作麼生相見？」師云：「石火尋蹤早是遲。」進云：「把斷要津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袁江渡口野煙籠。」乃云：「一法不存，諸佛祖師無措足之地；萬彙既立，白羖貍奴有陷虎之機。所以放行也，龍吟雲起，白虹貫秋月之光；把住也，虎嘯風生，青霜隕梧桐之木。看將來，者猶是第二義門。若是向上一路，石火電光追蹤不及，況探竿景草與人商量邪？先德道：『閉門打睡，權接上機；面壁待人，曲為門戶。』雖然，不因把手靈山日，爭得今朝論正邪？」

四月八日，上堂。「空劫已前，無佛無眾生，桃華不語，雞犬自恬；空劫已後，有佛有眾生，丹塗廁屋，朱點枯骸。正當二邊不至，中亦不存，總是萬里崖州，四棱著地。三處既成過誤，且如何是釋迦老人今日獨尊底道理？為諸人頌出：銀蹄細尾斑斑色，金眼長頤絳絳朱。夜盡醉眠明月峽，曉來撲碎玉蟾蜍。」

破山和尚忌，上堂。「是甚麼酉裏生、肉裏死？不惟水鳥樹林贏、蚌蝦蟹疑倒，即飽參衲子亦自怪笑。若不是完璧當年親見一瓣香，亦不肯對眾拈出。雖然，千尺桃華三月浪，也曾寒殺五湖來。」

上堂。「聲色不有，虎咬大蟲；聲色不無，蛇吞鱉鼻。」乃舉起杖云：「要會者話，須問者上座；若不問者上座，終是牛頭沒，馬頭回。」遂擲下云：「看！看！」

上堂。僧問：「佛本是心，為甚卻道不是？」師云：「入門須辨的，此意不曾乖。」進云：「離卻時如何？」師云：「黃華香自糝，迻景向南樓。」進云：「如何取則？」師云：「過關須掉臂，不問吏為誰。」僧禮拜，師乃云：「玄學之士，圜離頓漸之階；玅寤之徒，光含真俗之諦。目前取辦，竟物紛紜；道外求時，根塵錯綜。只得一切遠離，又是空亡外道。看他先德許多施設，總是止啼之事。今日長松於四眾中轉此根本法輪，亦是涕唾狐涎。雖然，門庭澹泊，祖道澆漓，若不當場露布，祖宗絕望也。既在者裏，大家證盟，不得說了便休，須要取證為期。不然，又是說時似寤，對竟還迷，有甚行腳眼目？還會麼？秋風葉落過牆來，一片寒霜吹不斷。」

上堂。「已明大事，心佛眾生；未明大事，眾生心佛。所以道：至道無難，惟嫌柬擇。大眾！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柬擇底事？東廊西舍、廚庫山門是不柬擇麼？古今日月、古今聖人是不柬擇麼？青山

綠水、翠竹黃華是不柬擇麼？宰官臨筵、人馬駢闐是不柬擇麼？」喝一喝，云：「我今稽首禮，大士釋迦文。」

上堂。「五日一參，貴圖知委；三日普說，祇要發明。知委則圜離明相，如出海銀蟾；發明則了寤真常，如出廄良驥。到得者裏，可謂至矣盡矣，還有甚麼隔礙？雖然，莫道冬歸時節煖，猶防春到百期寒。」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春煖子規啼綠樹；無佛處急走過，秋老間猿食白果。大眾！疑有十分，寤有十分，從上宗師未有不如是者。如今大眾盡在者裏，作麼生領話？低頭合掌覓指歸，不知本然是何物？」

因事，上堂。僧問：「祖師西來，直傳心法。如何是心法？」師云：「黑牛臥雪地，此事甚分明。」進云：「恁麼則不勞參尋也。」師云：「眼底童子面前人。」乃云：「玉雖至貴，壞於瑕玼；理極平常，潰於散亂。洗瑕玼為連城、祛散亂為聖智，鮮有不至其極。玄學之士能如是，亦鮮有不克之理。故古人三二十年始成道業，良不虛也。我此大眾幸爾鬻飯精潔、四大調和，何不進道？卻自懈怠長松，不知將來以何發明性地為大解脫人？烏乎！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上堂。「一性圜明，毛吞巨海；萬德普集，芥納須彌。若較列祖門風、諸聖玄路，十萬八千在，須是理絕滲漏、事絕諸塵，棄心性玄玅之談、滅語默顯密之要，到者裏始有措足分。然我廣大門風，無不攝入、無不隨宜，奈何才見長松如是說，便去背地裏作種種商量？所以，不能殊涂仝歸，與諸聖共一龕室，良可惜也。」卓杖，云：「會麼？莫看龍潭清如鏡，須求錦鯉乘月歸。」

上堂。僧問：「古人一默及盡玄微，今日陞堂當為何事？」師云：「只要明者箇。」進云：「請和尚高鑑。」師云：「早識女了也。」僧禮拜，師云：「灼然。」乃云：「古人一默及盡玄微，今日陞堂當為何事？春日乍煖，野色初和，不說祖宗門庭，亦非向上消息。你道如何是見色明心、聞聲寤道底道理？一樹黃鸝鳴上下，千條柳線搖東西。」

上堂。「鳥啼華笑，助祖佛真機；谿色山光，明衲僧巴鼻。為甚麼道不會，卻來長松處覓言語、求解會？可惜許！長松雖到座上，有甚說話分？上是天、下是地，前是山門、後是方丈，亦無說話分。不惟長松，即從上佛祖亦無說話分。事不得已，始於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權說、實說，法說、喻說，橫說、豎說，三世一時說，子細看來，原不曾說著一字。達磨於少室斷臂安心、黃梅於夜半付法傳衣，子細看來，亦不曾有一法。長松於報恩侍立老和尚，行、住、坐、臥一切所需隨呼即應，子細看來，亦不曾有一

法。既然，如何是傳持法印底事？有時自發鐘聲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驀豎拂子。進云：「中下之士理合如是，上上根器又作麼生？」師云：「寒梅開雪夜，一色映谿山。」乃云：「摸蝎尾，捋虎須，飲鴆酖，吞怒雷，因甚得到者般田地？大眾！此非細事，乃是般若熏修始有今日。不然，覓箇因由尚不可得，又那有如是威光？坐斷報化佛頭，與天下衲僧共相論道，立主立賓，五日一參，三日一請，指揮佛祖，號令人天，如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屈申不借他力。」揮拂子云：「委悉麼？委悉得，則大家證盟；不能委悉，則歸到蒲團休瞌睡，只須了辦祖師機。」
上堂。師豎拂子召眾云：「見麼？者便是老胡今日向伽邪城裏、毗藍園中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作獅子吼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底一著。不覺東挨西挨，落在長松手裏，要放開也在長松，要捉聚也在長松。大眾！你道即今放開底是？捉聚底是？」揮拂子云：「分明好箇金剛鑽，只是時人不解看。」
吳正綱、正士楊一先供法衣，請上堂。「吹毛利劍，埽卻槍；塗毒鼓聲，喪盡魔魅。到者箇竟界，一任橫行大方，高談叢席。是故，者件事未有入路，萬彙區分；才得入門，便成解脫。黃面老人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女暫舉心，塵勞先起。』」拓起衣，云：「見麼？祇者箇昔世尊梵天所供，直至而今福利無窮；今山僧居士所供，亦福利無窮。大眾！且如昔天所奉、今人所奉，合作麼生較他優劣？萬古并傳無相服，從今代代付兒孫。」
上堂。「長松久不陞座，今日翻然出戶，驚起嬾瓚老人，疑怪不能自拒。既是安於青山、樂於閒眠，而更斫取笻竹，逍遙野水之閒，坐臥泉石、歌笑易谷，又何有聲鐘畫樓、伐鼓華屋，使舌頭勞勞、聽者鹿鹿？又聞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奚用參請而稱賢哲？吾固疑薄者厚而厚者薄。咄！者漢作者箇說話，長松終不為者漢說破，使疑三十年則箇。」
臘八，上堂。「凄風括地，寒星耿不夜之珠；道心至微，金光穿髑髏之窟。震動三界，趨走十方，握大千於纖豪，融十世於一念。到恁麼時，隨類演化，就機接人，所以大臧小臧、錢貫井索、有漏無漏、木勺笊籬，一任拋出，未為分外。既然，且道其中一句作麼生道？雪裏寒梅飄半夜，匣中古鏡燿中天。」

住高郵州福海禪院語錄

山門。「彌勒未彈指已前，即南詢之童子猶隔宮牆十仞；彌勒既彈指而後，雖博地之凡夫便住游戲三昧。如今大眾為甚麼還要箇入路？」乃以杖畫一畫，云：「飯袋子！者裏入去也不是分外。」
伽藍殿。祝香云：「揭爾聰明，更揭爾神，則叢林貞；昧爾聰明，更昧爾神，則叢林傾。倘有願於疇昔，其是非胡不聽？我不似拾得打你，你也須識得衲僧。」
佛殿。云：「德山大罵，朗江之上唱彌高；雲門椎殺，韶谿之濱和彌寡。新長老者裏只消大展三拜，看者老子甚麼處著得箇勺柄？」
據室。「截虎兕，斷蛇螭，乃宗匠之雄略；理煙蓑，弄釣艇，則隱者之高風。如今到者室裏，從雄略底是？慕高風的是？」遂坐云：「山斷疑無路，谿回別有村。」
到院日，郡守紳士至，山主請上堂。拈疏云：「自有書契，便有文字，祖師為甚麼卻言不立？若不立是，爭奈有者箇何？若立底是，裏許又說得箇甚麼？脫或不然，知事宣過。」指座云：「借座上方，未免取次；假手帝釋，不無勞人。如今我福海院裏赫赫天光獅子之座，監院行者信手鋪陳，為复取次也？為复勞人也？」顧左右云：「樹友華兩色，谿合水重雲。」遂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在蠶叢三十年，牙如劍樹；來吳郡一千日，口似血盆。當日邂浦湖上若不是者老作家，幾乎收拾他不住，不免供養我前住天童、今住報恩浮石老和尚。」白椎畢，師拈主丈云：「臨濟大師七百年來神器而盜竊者，雖欲盜之，其如赤族何？既得無恙，如今落在山僧手裏，倘有高才聿足、磨勘不差者，出來道得符合，我將舉以與之。」僧問：「如何是福海竟？」師云：「門連淮水湖光淨，隄接廣陵樹色遙。」進云：「如何是福海人？」師云：「掌擎河嶽微塵小，豪納星辰芥子寬。」進云：「人竟雙遣，請師別道。」師云：「素景半窗明楚練，寒光三尺到吳鉤。」僧禮拜，師便喝退。問：「獨宿孤峰事如何？」師云：「世人那得知幽徑？」僧喝，師云：「枉勞人事。」問：「如何是福海體？」師豎主丈。進云：「如何是福海用？」師卓主丈。進云：「若然，則理事全章也。」師云：「只得空生贊說不及。」問：「已離寶勝，未到福海，不涉程涂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分明月在梅花。」進云：「恁麼則福海重興也。」師云：「亦任瞻之仰之。」乃云：「晦堂登山，巖桂撞魯直之采；瑞光開鋪，鼓聲發圜照之奇。是皆吻合有時，而時節亦非苟然者。故瞿曇印觀河之見，枯木華生；達磨窘不識之言，寒江月落。然喻不喻雖在其人之智，而良不良亦在其藥之投耳。大眾！若論此事，物各有之，非謂聖人遞興，賢者繼化，引經舉論，百譬千曉，然後稱之曰具足，祇是目前耳目未兆時不能脫體承當，

所以局此迷寤之竟，失彼玄要之光，良可惜也。雖然，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

佛誕，上堂。僧問：「今日如來降誕，如何慶贊？」師云：「不得孤恩。」進云：「和尚陞堂又作麼生？」師云：「匝匝動地來。」乃云：「金玉異器，寶色齊煇；河漢朝宗，溼性同潤。是知羊鹿牛之駕，運載何殊？禪講律之宗，唯心足矣。故先佛慈蔭實重，歷祖徽猷愈光，非竊潦為源、認漚作海者可較得失。雖然，且道報恩一句又作麼生？一片盧煙飛鶴靄，全馮此力報深恩。」

將軍府覺佛孟夫人專官入山飯僧，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拂子，乃云：「佛性無虧，惟人自昧；智眼本淨，因法常殊。若非了了常知、心心自在、法性無染、至道圜明者，不能有箇入路。要知佛性麼？眼見物、耳聽聲、鼻聞香、舌談論、手輪珠、足運奔，智者知是佛性，愚者喚作精魂。大眾！若欲脫輪回、免生死，於此佛性見得分明，則頓超業海，成無上覺矣。」豎拂子，云：「還會者箇麼？一念無為心清淨，十方國土露真常。」

慶陽府閔王二夫人落髮，上堂。几水覺西堂問：「透網金鱗，請師一鑒。」師云：「眉分八字。」進云：「已躍龍門三級浪，翻回震地一聲雷。」師云：「一點雨，一點溼。」覺禮拜。問：「如何是死句？」師云：「膠柱彈絃。」「如何是滔句？」師云：「一一取次。」「如何是不死不滔句？」師便喝。問：「理事圜融時如何？」師云：「猶較十萬程。」進云：「法王座上莫相孤負好。」師云：「速退，速退。」問：「寶鑒高縣於此日，斬新日月事如何？」師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進云：「前有虎，後有狼，作麼生回避？」師云：「你為甚喪身失命？」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消息？」師云：「繩趨尺步。」進云：「已生後又作麼生？」師云：「左眼八兩，右眼半斤。」進云：「恁麼則須彌擺手，洛伽逍遙去也。」師云：「有甚麼用？」乃云：「諸佛要玅，本無多岐，但盡狂心，即聖人覺。聖智既照，萬德畢章，如淨琉璃，體物映徹，中無可取，名大涅槃。如是領略，成無上道矣。我自珍素染，從尊貴中來，見比丘相，所謂脫珍著敝，見身凡庸，一極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者也。作麼生是尊貴一句？九重深鎖清涼國，一朝興化駕津梁。」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四(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五

住甕安縣雲居門人鐙世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小參

報恩寺，秉拂，小參。「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底分付迦葉，遞相委付，直至今日，者謂之教外垂宗。所以，諸方浩浩商量，只是商量者不曾說著底；衲僧處處請益，只是請益者不曾說著底。今日報恩寺裏法鼓頻催，壁上座奉方丈慈旨，也只是舉揚者不曾說著底。且如者不曾說著底作麼生商量？作麼生請益？作麼生舉揚？莫是晨鐘夕鼓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晝日夜月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冬寒夏熱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塞北安南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五里一箇亭、十里一箇鋪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今朝是初一、明朝是初二是不曾說著底麼？正眼看來，總沒交涉。此閒若有箇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底，向鼓未鳴時委悉得去，即穿衣喫飯也不較惡；如其未委，壁上座有箇頌子不妨舉似：湖風括地吹，抱手簾前立，只是不歸來，徒勞空太息。」

住護國院，當日小參。「據道而說，偏圜不落剎海；全詠兼帶，雙行纖豪不隔。若以眼見，本無其相；若以耳聞，體絕眾理。所以道：『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相於去來？兄弟且道：前月離開聖，今日來護國，是有去來？是沒去來？委悉麼？未到盡驚山險峻，行來方識路高低。」

小參。僧問：「一色不立，萬籟寂然，當恁麼時如何作主？」師云：「總是萬里崖州。」進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如何道？」師云：「但看前頭山嶽新。」乃云：「金剛圈，栗棘蓬，擦土揚沙；陳皁角，爛生薑，枉鹽費酢。不知從上來事迥絕名模，亦無對待，即使青山垂黛、黃葉飄空、秋雨霏微、谿風撲面，一一都是上上機、第一義，看來猶未是衲僧極則之事。」舉：「古德道：『有言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仝電拂。』」師云：「者老漢與後人作掌門拄戶底樣子，不知衲僧門下當甚破艸鞋？」

小參。僧問：「剖石得玉時如何？」師以拄杖畫一畫，乃云：「一鶚長空，行處太險；九年少室，坐處孤危。山僧者裏無是般事，只要終日行在真實處、坐在穩密處，是真佛子、是真住持、是真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底，山僧也未免負米供養他，只是不可向釋

迦眼裏涕唾、達磨鼻中臧頭，恐不得出羅籠、絕窠臼，作乾淨道人。又道：山僧不道，還有恁麼者麼？滿院桃華紅似錦，回頭惱殺子規啼。」

小參。僧問：「臧賊兩全時如何？」師云：「不落脣皮，快道將來。」進云：「終日忙忙，成得箇甚麼事？」師云：「一碗飯，兩碗鬻。」乃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你諸人見山河大地歷歷儼然，進前一步被他塞卻，退後一步亦被他塞卻，正恁麼時如何委悉？」時太極先臧主向前繞一匝，師云：「是甚麼？」進云：「莫相孤負好。」師云：「少年事，少年知。」先禮拜。良久，云：「山僧更為你諸人杜撰箇頌子，只是不可作實法會。」遂高聲云：「耳又不聾，眼又不瞎，要會此機，鼻頭下大。」

小參。師揮拂子，云：「拂子無耑，驀過滄海，把滄海龍王攔頭一摑，血濺梵天，被夜叉神惡發捉住，便拽向西瞿邪尼。山僧喝住，云：『既是家裏人，何須格鬥？生死事大，終日是非有何益哉？』伊被點著痛處，只得打箇平交，借諸人毛孔中臧身。你諸人作麼生見？」良久，云：「終日行而不自覺，可謂行屍。」

師誕，小參。僧問：「無量壽與和尚仝也？別也？」師卓杖兩下，云：「猶較百倍在。」進云：「是何言與？」師云：「怎肯耘田向日輪？」問：「才出迦維指天地，今日吾師意如何？」師申手，云：「不妨舉似。」進云：「和尚合取口。」師云：「謝女遠來，無可祇待。」打一拂子。問：「一片兜樓親呈似，吾師生受意如何？」師云：「十八女子不繫裙。」問：「萬六千年開壽域時如何？」師云：「侍者過良來。」進云：「恰是。」師便打。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云：「東關城外。」乃云：「佛祖之道，本要治心；心既無妄，治之乃已。所以道：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虛而靈、寂而玅。如此指示，不可便道：原來是者箇道理。我且舉起拄杖，你卻向者裏道看。若道得，方許開許大口；不然，光陰可惜。珍重。」

小參。僧問：「如何是頭頭獨露底道？」師云：「瓦礫也解放光。」進云：「可謂珊瑚支支掌著月也。」師云：「徒勞開口笑。」進云：「也得清光遍界煇。」便拜，師云：「瞻之仰之，去也不已。」純書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侍者把火來。」記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與子商量，成得甚麼邊事？」記云：「如何是照用仝時？」師云：「此閒是老僧，目前是闍黎。」記云：「如何是照用不仝時？」師打，云：「口只堪喫飯。」記云：「識者方知暗裏驚。」師云：「喫茶也不教惡。」記禮拜，乃云：「先佛廣大法門，列祖直截要路，本無言說可論，亦無標指可表。但如毛群獅子，百獸自然遯跡；太空辟歷，諸人不及

掩耳。又如春回昜谷，萬華自然含潤；節屆玄冥，五湖自然結凍。大眾！一微塵含諸佛國土，不見其窄；諸佛國土入一微塵，不見其寬。如此竟界，還許計較得麼？棒喝得麼？指機示竟得麼？拂袖彈指得麼？賓主照用得麼？玄要料柬得麼？功勳偏正得麼？圜相義海得麼？北斗臧身得麼？顧鑒嚬呻得麼？唯心唯識得麼？一大臧教得麼？只要寤得廣大門風、直截要路，自然一切見成、自然一切無礙、自然一切光通，何道不明？何道不達？只是今時學者心術不正，衒燿見聞，妄判諸方：某人迂闊、某人直切、某人有眼目、某人無鼻孔、某人慈悲、某人煩惱、某人前輩、某人後生。如此貢高、如此媚人，大法不究而作地獄種子，者樣學者如何救得？如今據師位者亦有者樣，近聞一種於老師大衲邊，或得一偈子、或得一拂子，便高談闊論，欺枉賢人，形於紙墨、災於木石，如怨賊、如矛盾，者樣扶持教門，如何援先釋迦、老達磨單傳直指之道於既溺邪？可憐生，不但無補法化，亦令識者哂之。眾兄弟！既在者裏為生死事，切莫萌此心，直須把從上佛祖機緣一齊透過，走將出來扶持教化，用報佛祖深恩，勿忝後學。珍重。」

小參。「欲究大道根原，須看直切指示；無此指示，徒自勞形。」乃豎起拂子，云：「會麼？如今山僧一一言真語實，諸人還有向者裏識得，即能蹋毗盧頂上；向釋迦眼裏坐臥得底，不妨出來推倒禪床、喝散大眾，未為分外。直饒你既到者裏，我又問你：山僧適才有甚麼過，你便如此？莫是適才與諸人問東答西麼？拈茆豎拂麼？東邊搖頭、西邊擺手麼？者裏喫茶、那裏放尿麼？」顧左右，云：「諸人見處，我早箇按過了。如今有明威音那邊底、有明威音者邊底、有超佛越祖底、有蹋毗盧頂上行底、有扶牆靠壁底、有黏牙著齒底，者樣學者，驢年也未夢見在。」

除夕，小參。僧問：「一塵不立，如何還有箇教化法門？」師云：「特為闍黎請。」僧搖手，師云：「山僧罪過。」僧無語。問：「一字法門，海墨書不盡時如何？」師云：「徒自勞形。」乃云：「烹來一碗白牙茶，兩兩三三賞歲華，不是山中無法說，長松無力著袈裟。」

小參。僧問：「三十夜到來時如何？」師云：「山中冰雪深，且炙松毛火。」進云：「是何意旨？」師云：「關外朔風寒，楊柳都吹折。」問：「寒到十分時如何轉身？」師云：「但看寒食一百五。」乃拈杖，云：「拄杖拈也，點著梵王鼻孔；拄杖橫也，挑卻諸人眼睛。只如不拈不橫，從上尊宿、天下宗師也須回避。者箇說話，只須向未出方丈時早須著倒始得，及至出來堪作麼生？諸人委實不知，更有箇說話。昔楊岐問石霜：『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霜云：『我行荒艸裏，女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

鍼，更借一問。』霜便喝，岐云：『好喝。』霜又喝，岐亦喝，霜連喝兩喝，岐禮拜。」師云：「者箇說話理會得，要明今夜說底有何難？」

清監院請小參。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字關？」師指瓶，云：「問取者箇。」問：「急水灘頭篙折時如何？」師云：「女失身命也。」僧轉身而立，師云：「轉身且置，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僧禮拜，師便打。問：「明歷歷，為甚麼學人不會？」師云：「只為在者裏。」乃云：「頂門獨露，眉毛獨豎，腳頭獨步，虛空獨舞，告報諸人，正好垂顧。」驀呈拄杖，云：「垂顧箇甚麼？清監院，清監院，今日識得柴貴米賤。」

小參。僧問：「離卻言說喚作甚麼？」師云：「鐵酸餡。」拈拂子，云：「釋迦老子說不到處，說取一句；達磨大師行不到處，行取一步。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此是釋迦老子說不到處，山僧說到了也；昨日湘水，今日平越，此是達磨大師行不到處，山僧行到了也。諸仁者！若會得，請撩起便行；其或不然，更聽一頌：高藍山裏別生涯，三月春晴可采茶，今朝摘得先春意，明日亨葵賞綠牙。」

小參。「窮玄究玅，斷非衲子圜修；說性談心，亦非宗師本領。隔江招手，橫趨便去，此便是上根利智、一聞千悟底人。是故，向上一路，祖佛莫由，烏用文字句義為開道哉？如今大眾欲山僧指示，山僧也只得隨例露箇風規。」舉拂子，云：「會麼？會得，不消如何；會不得，更有箇見成說話以供大眾。」乃高聲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下座。

除夕，小參。僧問：「如何是真月？」師云：「密密寒光淡似秋。」進云：「莫便是否？」師連喝兩喝。問：「三十到來時如何？」師云：「有門堪貼紙，無力詠椒華。」進云：「生天地萬物者誰？」師豎拂子。進云：「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師云：「八臂拏吒約不轉。」乃云：「窮年殘歲過盡，稀鬻薄飯喫盡，苦瓜蜜果般盡，諸人屎腸屙盡，佛祖門風唱盡，玄言玅句說盡，向上關頭透盡，五時四教剖盡，諸子百家談盡，無礙法輪轉盡，山僧肝膽傾盡。且道如何是盡頭底一句？有地能含新日月，無山不戴舊年寒。」

元宵，小參。僧問：「一向恁麼時如何？」師云：「怎免膠柱訶？」進云：「恁麼則隨流任性也。」師云：「孤負殺人。」進云：「孤負且止，元宵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家家門前不通風，乃陽回義爻，春光啟昧，筵開椒柏，魚山相聯，十方國土仝此一鐙，四大部洲仝此一照，過見未來無隔礙之相，生佛始終無變易之談。所以，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萬物、古今性情、古今凡

聖、古今理事、古今淆訛，無出此一鐙。若向者裏會得，隨處受用、隨處無礙、隨處自由，說一句，人天奔走；形一言，貍奴成佛。其或不然——」豎拂子，云：「應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小參。「塞鴻數聲，觸碎諸人耳孔；城南疊翠，塞卻諸人眼睛。你如何得見聞去？大眾看看，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去也，便大叫云：『將謂長老開堂，總教大地人得箇入處，誰知翻成利害？』」拈拄杖，卓一卓，云：「原來猶在者裏。大眾！你道適來是神通邪？玅用邪？亦非神通、亦非玅用，乃我照監院設茶供眾有如是耳。」复顧大眾，云：「還見麼？若見，可謂仝一鼻孔；不然，向此著力好。」

小參。「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仝凡夫；凡夫若知，即仝聖人。凡夫不知，不知箇甚麼？聖人不會，不會箇甚麼？」拈拄杖，云：「者般時節，終日行而不自知、終日說而不自會，真可惜許。既不知、又不會，正好向者裏抖擻精神，究竟一番。倘二六時旮不至席，則何愁撞著、磕著？亦必噁底一聲：元來是我自家底。只是當初不遇人，所以一向顢頇也。你既得到者箇田地，更要求箇甚麼？正好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又何必問他三世諸佛？」

小參。「月映松江，一灣蘆華臥雪；日開峰際，千章松子橫雲。正眼看來，一一總與仁者露布。從上佛祖、天下宗師指示底一著子，祇是仁者一向顢頇，總作竟觀。仁者既不作竟觀，且作甚麼觀？料你會他不得。」

小參。「適才火盧頭、拄杖、拂子，頭首、知事、三五侍者共相論云：『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因各執一喘，爭之不已。山僧拈起火柴頭云：『者便是佛法，見前眾生世界、艸木叢林盡成佛道也。女等還論議得麼？還各執一喘得麼？蒼天！』者一隊漢踊躍起來，面面相視，不知所云。仁者要會大道，須從者裏入去。」

小參。「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者箇說話，聖解凡心了無干涉，逍遙自適，無物可拘。果能如此，不待肯而自肯，鵠白烏玄；不須明而自明，松直棘曲。仁者！者箇時節不是小事，莫得少為足，不見玅喜欲作無禪論去？者樣說總是要到真實田地，放下蒲團、拗折拄杖，喚作飽參衲子。仁者！如今看來都是鹿鹿漢子，何有一人切於此道？即使山僧抆肚，你恰似聾者聞曲、盲者看戲，有甚入路？仁者！何不趁此時節著些精采，做到佛祖田地，寧不快哉？」

小參。「諸佛法要，匪從人得。老達磨不識好惡，將一碗滾油向人一澆，祇要皮膚脫落，殊不知卻生一層皮膚也。仁者！如今知識出

興，亦要一碗滾油與人一澆，使人皮膚脫去，喚作打脫枷鎖、剝盡家私，使知自己無始來一箇種子，雖在塵勞，無塵勞可繫。撥開一段風光，照天、照地，鑒物、鑒人，理事無拘，行藏自適，何曾住在大海裏別覓涓滴、飯籮邊別討賸物來？只是日用間不曾照顧，所以不覺耳。到此田地，亦知從上來本來不迷，自言有迷；本來無寤，自言有寤。又知釋迦老人初生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也是者箇；雪山六年夜睹明星，打失眉毛，也是者箇；四十九年如琉璃餅子，口說出一大藏，也是者箇；末上拈華，迦葉微笑，也是者箇；少林九祀，二祖安心，也是者箇；黃梅栽松打碓，也是者箇；臨濟在黃檗喫三頓棒，也是者箇；德山在龍潭吹滅紙燈，也是者箇；乃至佛祖顛拈倒用、豎去橫來，也總是者箇。如今只是仁者有耳聽不聞、有眼看不見。蒼天！蒼天！要見麼？」拈拄杖，卓一卓，云：「向者裏見。要聞麼？」卓一卓，云：「向者裏聞。雖然，莫向者裏取著；若向者裏取著，又是皮膚生也。切須子細。」

小參。「益州人失物，懷州人叫屈。聖恩寺金剛問著眼[目*角][目*角]，誰是喚鐘作甕？又何曾指馬為鹿？如此商量，墮地獄如箭入；不如此商量，亦墮地獄如箭入。仁者！仁者！好箇入路。」复舉：「趙州問僧：『曾到此閒不？』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不？』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曾到為甚也叫喫茶去？未曾到為甚也叫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若要得前話圜，須看喫茶去。」

師誕，眾請小參。「熹宗元祀產禍胎，新寧城裏呱聲來，如今老大成何事，坐破青山萬事灰。」

小參。「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傅大士生平作事不放一絲豪過界，今日被山僧捉住，如今要行不得行、要住不得住、要坐不得坐、要臥不得臥，聖不得為聖、凡不得為凡、真不得為真、俗不得為俗。仁者！渠要自在，聽一箇頌子。」遂高聲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拈拄杖便起身。

小參。「十方來集長松院，生柴也無炭也無，日日雪深好打睡，大家也免鬧山廚。」

小參。「雪覆諸峰，雲薶萬象，你諸人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聞，灶裏無柴燒[舛-夕+鬲]、寮裏無米打碓，寂寂寥寥、空空蕩蕩，且道喫箇甚麼？」遂畫相，云：「大眾！伏惟尚向。」

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既不是心，又不是道，是箇甚麼？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者裏若不大微一回，如何了得？古者道：須是親見親聞，始解與麼事，不是依稀似是，仿佛不真，可

到得極則底；亦不是到得一尺，行得一尺；到得一丈，行得一丈底。若如是，孤負一生辦道，有何實落也？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可惜許。黃面老子不紹輪王，入雪山為箇甚麼？達磨大師蠲棄王族，過東震旦為箇甚麼？可惜許。今人不鑒古人，所以只是驢前馬後，無丈夫气概。大眾！趁此色力強健，看者皮袋子原從甚處得來？又看者穿衣喫飯底是箇甚麼物件？行也看，坐也看，臥也看，除非瞌睡時方休。倘一覺來，便又看今日也如此，明日也如此，今歲也如此，明歲也如此，今生也如此，來生也如此，今劫也如此，來劫也如此，如此做去，自然到得佛祖田地。大眾！又不可聞此說便放鬆了，靈利漢又那在多少時？但一念回光便是極處，祇恐不能生死，乃如此勸喻耳。珍重。」

生日，小參。「仝聲相應，仝气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睹。」拈拄杖，驀豎起，云：「聖人作也，且作麼生睹？者裏見得，便知古聖、後聖亦只如此，化民正俗、接物利生。不特此也，乃至人物、艸木、山川、谿谷一切皆然，所謂一物一陰陽、一物一太極者也。者裏見不得，山僧今夜放開一線道去也。」复豎拄杖，云：「聖人作，萬物睹，麟走鳳飛聖瑞舉，十雨五風天下平，衲僧隨例作歌舞。既然，你道承誰恩力？」放下杖，起身燒香，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除夜，小參。「衲僧家道眼圜明、身心自在，縱終日高眠枕簟亦是解脫；若猶未也，縱終日危坐蒲團亦是徒然。先德嘗言：『會則神通玅用，不會業識芒芒。』然而者事不是說了便休，直要謾自己不得方休。莫聞恁麼，便背地裏商量，不在勞力，只在見聞覺知承當得便是。然是則也是、似則未似。何居？學道人如農家失牛相似，若在了，即喫水、喫茶無憂意；若不在，縱喫珍饈也是閒事。學道人不如此，爭得有平生慶快之日，離得生死過患邪？又如人歸家相似，你若到家了，自見家裏種種物件，非涂中疑似竟界也。學道人見得親人處真實，即目前種種酬應都是受用了者事。且如何是分歲底一句？坐到四更後，寒與煖分開。」

小參。「孫賓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須，喚作尋常破布。山僧今日也有箇程式。」以拂子豎起，复揮數下，云：「以此振鈴申召請，了無一箇向前來，不如室裏喫茶去。」良久，云：「此句待明日續。」便歸方丈。

小參。「南泉因甘贄行者打破屋裏[舛-夕+鬲]子，是分典座缽中食，療飯頭肚裏饑；雲門叫雪峰和尚卸卻項上鐵枷，是解猛虎頸上鈴，換驪龍頷下珠。先德固是拈提向上宗乘，一往觀來未是好手，不見才起摸畫樣便落今時，怎如山僧者裏隨流任性取快適時？寒則圍盧箸挑松火，倦則高眠震地鼾鼻，饑則嚼菜根，渴則飲清流，佛

亦不管、祖亦不顧，了無閒論，豈有可為？」良久，拈拄杖，云：「既如此，又何必開兩片皮作甚麼？大眾！不因桃李春，那得行谿上？」

解制，小參。「從來無箇踦絆，無耑畫地為牢，坐了一百餘日，箇箇體癈形消，通身筋骨炙爛。究竟何有一豪？兄弟！身世不有，人法兩忘，又作麼生？前三三，後三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

袁江毛提舉請小參。泰書記問：「升堂請益即不問，雲風清意如何？」師云：「風飄素景寒。」泰云：「月照關河靜，鐙明方丈清。」師云：「才向峰頭立，急雨過關西。」泰云：「木人既拍板，石女笑點頭。」師云：「翻成過誤。」泰云：「不可厭良為賤。」師便打，乃云：「袁江秋月，寒照蘆華。若道明一色之功，早有千里之隔；若道非明一色之功，亦早有千里之隔。者裏具得一隻眼，始是箇超方衲子；不然，大須買艸鞋，東西南北見人去。」

小參。玄監院問：「象王哮吼，師子頻呻時如何？」師云：「一蹴一蹋。」玄禮拜，問：「百尺竿頭還有進步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進步一句？」師云：「擦手無依倚。」

問：「如何是萬壽竟？」師云：「朵朵榴華燒虛空。」「如何是萬壽人？」師云：「面面覷伊不及。」問：「三十到來，如何回互？」師云：「幸得家裏平貼。」乃云：「玄言不執，對事即談；玅道無依，隨機即照。空生唱無說為真說，釋梵了無聞為真聞，此是皮穿骨露，洞徹見聞，如鉤鍼密縫，線路不顯底樣子。者箇事莫作容易，不是等閒，只須與古人仝一眼見、仝一耳聞，古人也不多些子、今人也不少些子，者裏也不作玄、不作玅，不作事、不作理，不作聖、不作凡，絕見聞、泯知見，離取舍、息竟緣，東不會、西不管，只麼任運行將去，可謂沒量大人、佛祖棟柱。如今山僧有箇甚麼過人？只是一箇竹杖，東也扶著、西也扶著，一切處要用即用、要罷即罷。雖然，若不艸鞋斷過幾番、受人熱罵過幾回，括盡淚珠、椎破胸骨，安得今日與兄弟膿滴滴說此因緣？不因山僧，大眾又豈得聞者究竟法？」顧視左右，云：「還見麼？一回入底去，始覺在己躬。」

小參。海監院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師云：「多年瓦礫逢丹砂。」海云：「動靜中如何保任？」師云：「萬年松下擊金鐘。」海云：「恁麼則動靜隨他去。」師云：「三箇孩兒抱華鼓。」海禮拜，歸位。問：「如何是佛？」師云：「灶門一片柴。」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終日不相識。」乃云：「放開絲豪，闊似太虛；捉住一把，微如塵點。所以，石火光中難求微燄，太鵬飛處豈若鷦鷯？當恁麼時，見半身，抹卻邪昧之見；露全體，落盡天魔

之膽。若不如此，何有超方眼目、玄解機謀？看將來，如今黃華滿砌、白月籠煙，分付道流一句作麼生道？玉露寒點點，金波燄層層。」

解制，小參。「若論衣缽下事，直須識得拄杖，便是佛法寶臧、本命元辰。所以，山僧與諸兄弟結卻布袋頭，行、坐、屙、喫未常離卻拄杖，隨兄弟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乃至問一切義亦未常離卻拄杖。不但山僧，即老釋迦拈華、迦葉倒竿、少室安心、大鑒風幡、德山棒、濟北喝、黃龍關、趙州佛、天下祖師，千怪萬奇總未常謾得拄杖子。你道拄杖具箇甚麼手眼？有如是靈、有如是玅？莫是毛耑見剎麼？莫是芥著須彌麼？莫是大地撮來如粟米粒麼？總沒交涉。此事且置，只如明日聖制告圜，兄弟別去，遇著行腳師僧問：『山僧有不錯為人道底一句？』如何抵對？才抱華貓階下去，回頭遇見謝三郎。」

小參。「有時為主，佛來祖來，喪不旋踵；有時為賓，佛來祖來，喪不旋踵。為甚如此？蠱毒之家水莫嘗。」

悟祖忌，小參。「山僧者般為你提唱，曾得箇甚麼來？祇緣臥龍室中、遯浦湖上，識得敲床豎拂、殺湣縱禽底一著子，原是大白山中底仁者。者一著，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只為不曾的當一番，所以不能自由。雖然，如我惺一照監院供養天童師翁，且道師翁還來麼？」以杖卓，云：「不因春風動，怎見百華香？」

除夜，小參。「不埽門堂塵垢，不亨露地白牛，一味固守清貧，管甚林間澹薄？忘緣息慮，本分為人，任他天下樂忻忻，我只深山間打坐。仁者！恁麼做事，不是疏懶門庭，卻是自在門庭。何也？要柴，山上采來；要水，澗底取來；要菜，園中摘來；要米，檀門送來。有何費力？正好共守寂寞，生受深山，何須日逐見聞，徒費心力？仁者！看看年光今又盡，添得鶴髮滿頭來。」

小參。僧問：「覿面呈似，作麼生驗？」師云：「多虛少實。」進云：「和尚是第幾箇？」師便打。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天不能盍，地不能載。」進云：「兩頭負墮即置，中間一句作麼生？」師云：「情知女鬧在。」乃云：「扶持教門，接待衲僧，不消咳唾一聲，自然有師承、無師承都作不得主，即使銅頭鐵額亦不敢跨門，若是拌死插入，未免血盈大地。古者道：『佛來祖來，請居門外。』既如此，你者一隊禪伯如何安住？如何禁足？莫道事無一向，且共仝住，以待枷脫鎖開，做箇滿散好。何也？終不停囚長智。」

小參。僧問：「眉光東照，當為何事？」師云：「為女不薦。」僧豎拳，云：「請師瞠著眼。」師便打，乃云：「推倒釋迦、不存彌勒底衲僧，始不玷行腳，即要傳續先宗亦不難也。奈何今之學者都

在是非裏打輥，所以不能深達玅道、赫燿祖庭，過在不勤耳。不見之古人乎？蒲團七破，始快平生；鼇山一言，方了行腳。不到如此，終不自負，所以住後出一言、行一令，堪為人天眼目、法海津梁。兄弟家欲成辦此道，須一一徹見古人肝膽、摟空古人巢穴，然後纔是不枉作方袍中高流也。若直東廊聚首、西廊說話，不惟不能深入聖道，亦生死到來全濟不得事。」

小參。「者箇因緣實無諱處，在女我覿面閒，只要識破本來種子，則無始來塵障之物當下冰消，入佛種智矣。果能得此痛快，不但山僧許你，即你亦自許也。到者田地，始知山僧披肝瀝膽，直切述陳性地法要一種口角也。如不能到者田地，且將未明未透者實落做一場，以寤為期，此生不會、此生不休，來生不會、來生不休，乃至盡未來際亦不休去。辦了者箇志向，何愁不成佛邪？只恐信不確、志不堅，不但山僧沒奈你何，即釋迦亦沒奈你何。古人千萬箇都是生死真切不倦，萬里訪尋知識，求頂門上指箇眼睛鑒物鑒人。所以常言：『知與師齊，減師半德；知過於師，方堪相傳。』久立，珍重。」

因眾打七，小參。「真實為道，須立真實；志其志實，其道必近。未有真實求道，不了道、不了其生死也。然而大道不離見、聞、覺、知，但看念念從何起？物物從何見？若能者裏轉便得、領略得，便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無邊剎海自它不隔豪耑。」因喚揚州僧女：「幾時離鄉？」云：「某年。」「女還記得鄉中事麼？」云：「記得。」因顧眾，云：「自為至吳，相去萬程，而又幾二十年？還記得山川、人物，豈不是當體廓然，全無隔斷？兄弟家倘於當體廓然、全無隔斷處見得，則十方國土亦見得；十方國土見得，則過去、來、今諸佛、眾生有形、無形盡皆見得；盡皆見得，則回觀物我有何差別？有何親疏？即老迦文、老達磨及大眾生、小眾生，無足、多足，生死、涅槃，依此建立、依此章顯，亦不出此之一智、不越此之一道，即說有一切法門、一切法要盡是者段風光也。古人常言：『若能七日夜脅不至席、眼不交眨，不寤截取老僧頭去，作澆屎勺子。』自此以還，其修行者未有不入堂奧、不見其道者。」

小參。僧問：「一念不生，本然清淨時如何？」師拈拂子，僧禮拜，師打一拂子。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豎起拂子。進云：「如何用？」師連拈數下。問：「明得自性時如何？」師云：「缽盂安柄。」乃云：「識取箇事，不離四威儀中策起眉毛，好好著力諦實審察，看有箇出入底麼？有箇不出入底麼？更於二中間不作出入相、不作不出入相，畢竟究看是箇甚麼？倘者裏徹底認得、把得定，則從上來事盡被你捉敗，亦無佛、亦無眾生，亦無有生

時、亦無有死時，目前雖生死交謝、明暗迭遷，總無你功用處，你也未常來此堂、此堂亦未常不是你瞌睡處。到者田地，自在無依、萬事平妥，始知佛未常出世、祖未常西來，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

五月二十二日，師夢謁密師翁於天童，時山翁和尚侍側，舉師小參。師禮畢，遂登座，云：「西山不遯，來起先宗之紀綱；東海重波，倒駕末世之舟楫。臨濟、德山，只得魂消膽落；佛果、玅喜，能無肉舞神飛？若非我天童老人、山翁老伯棒喝綱領，三世一堂，其又孰能當斯運邪？」舉起拂子，云：「大眾！者便是師翁平生用不盡底，如今轉授於我，我不敢被盍囊臧，對人天眾前兩手拓出。」遂揮數下，云：「會麼？千峰翠色春栝裏，十里桃華錦浪中。」

艸塘福原寺小參，問畣不錄。乃云：「連日雨雪，萬象蕭疏，彌野翳雲，千村寂莫，而福原寺裏鐘鼓頻催，逼人陞座，說佛祖不傳之玅，開人天未豁之睛，此固嘉矣，只是山僧捫腹探尋，絕無一元字腳可告報諸人者。昨夜盧頭記得有句云：『幼而不勤，老而善忘，在學士不無懊悔，在衲子學有餘地。』何也？莫將閒學解，薀沒祖師心。」

住鶴齡禪寺，小參。「樓閣深鎖，須假彈指之功；戶牖洞開，不消玉匙之力。大眾！山僧放行了也，還有從者裏入得底麼？」喝一喝，云：「分明舉似無人薦，古佛當軒惱殺人。」

小參。「拋出當昜，擊碎無明窟子；捩聚豪末，換卻諸人眼睛。所以道：左也得，右也得，長也得，短也得。」顧視左右，云：「會麼？一二三，四五六，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小參。「梅華幾樹小西前，鐵鑄鼻頭也被牽，惟有高人支枕臥，不知誰是子鴆天？」

小參。「昔年諸方行腳，今日一旦安居，有時怒目揚眉，奉風打雨；有時閒坐倦眠，南北不知。大眾！雖則如是，只如湖海衲僧到來又作麼生？」遂舉拄杖，云：「當頭擊碎英靈子，報道惡池正令施。」

結夏，小參。「華王寶座，登則坐斷十方；踞地金毛，吼則驚殺群獸。大眾！鶴齡與麼去也，切須子細。」

小參。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杲日當空照。」乃云：「墾土耕煙，住山本分，顛拈倒用，作者家風。所以，有時大抹高揮，群魔膽碎；有時壁立萬仞，百怪潛消。」顧左右，云：「會麼？若也不會，鶴齡上座落艸去也。鶴齡本欲深隱以遂初心，赤跣長松，友漁樵而樂猿鶴；披衣水澗，清波而視山煙。閒歌一曲，聲

徹雲霄；欹枕高眠，大忘歲月。無奈諸人強我住院，要了者般蟲豸。雖然，黃檗樹上有甚蜜果？」便下座。
小參。僧問：「鐙籠與露柱相交是何語話？」師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華木深。」進云：「恁麼則諸佛之所護念去也。」師云：「拄杖低頭，拂子合掌。」問：「人法雙忘時如何？」師云：「試為山僧道看。」問：「覿面當機是箇甚麼？」師云：「七丫八叉。」進云：「末後句如何？」師云：「去去，護惜頭皮好。」乃云：「究竟箇事本無多言，覿面領取者見色聞聲與穿衣喫飯底消息。祇如聞聲見色、喫飯穿衣，還段借得麼？若段借得，斷非家寶。可憐生，總是你坐在大海沒頭浸猶叫渴在，總是你不肯回光返照識取自己家寶。若識取自己家寶，又何常在別人口嘴邊？何常在佛祖經書邊？又莫聞山僧恁麼便道，元來在四大五蘊邊。此正是韓盧逐由、師子咬人。兄弟！者箇因緣大是難會，畢竟要自己有一條湣路始不受屈折。到者裏有甚凡可猒、聖可忻？空空蕩蕩、卓卓巍巍，真大人竟界也。」顧左右，云：「會麼？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五(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六

住平越府圜通門人照明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晚參

晚參。僧問：「不受一物底人如何接待？」師云：「棒教誰折？」乃云：「不與萬法為侶，早須吸盡西江；不與諸塵作對，除非推倒法座。誰是言中取的？誰是教外垂宗？正好逢茶喫茶、遇飯喫飯，無人處靈光獨燿，破院邊體露金風。者箇說話最是直截，若不策起眉毛、赤身擔荷，則枉勞人事。」

晚參。僧問：「天地未分，誰名太極？」師云：「腦後看。」進云：「鴻濛既判，萬象歷然，誰當空無？」師云：「面前看。」乃云：「偏圜互照，趁去喚來，且許諸方宗匠生殺全威；放開捩聚，猶較護國門庭。大眾！門庭既爾，且誰是當場不避鋒者？莫是太極先臧主向石頭城將一大臧教海迻住，平越十年來又將黑豆一一數盡，是當場不避鋒者麼？雖然，若無今日棒折，焉知飯是米做底？」驀卓拄杖，云：「等閒識得沙門眼，照破山河千萬重。」

晚參。「文字不立，義虎魂消；師象迴旋，猛獸腦裂。看他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大眾！者事須具超方眼目，始可到祖師門下尋箇入路；如其不然，空嚼言語，有何益哉？山僧恁麼，只如气味相投、羽毛相似底又作麼生？棒頭喝下翻身去，終不全身落半涂。」

晚參。「山色谿光，裂破文殊面孔；擔勞執役，洩盡普賢頂門。見將軍身，有慈有威；作比丘相，無喜無怒。應身三界，踐蹋轆轤；垂手四生，炮燒鬻炙。頭頭上章，物物上顯，原離聲色，不假求離，本脫見聞，何處云脫？此之門風，若不刳骨摟髓，幾盡筋力受用，尟有如是。古人云：『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山僧把古人肝膽傾盡了也。委悉麼？」良久，云：「莫春行秋令好。」

晚參。「香嚴擊竹作聲，識得半生伎倆；靈雲開眼見桃，打失一箇疑團。二人於聲色[阜-十]頭許他具一隻眼，若古佛已前不立聲色，未有箇入路在。雖然，此話大行，也須三十年後。」

晚參。「長老年來段聖煉凡，將謂空勞心力，元來有箇好處。適來龐居士出來贈箇頌子云：『十方仝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乃顧眾云：「誰是厭第者？莫是頭首知事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內外大眾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拄杖拂子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森羅萬象、有情無情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鐙籠露柱、佛殿三門是心空及第者麼？」拋下拂子云：「放出無毛鐵鳳，馮伊為瑞為祥。」

晚參。「者件事須是志固念堅、言真語實，可做得者家種艸，不然終是流俗阿師。三日風雨、日雨便過一生，何能起佛祖之道於末世邪？山僧近見有一種虛做模樣底，說我會禪會道、說我持戒修行，及乎問他喚甚麼是禪？甚麼是道？甚麼是戒？甚麼是修行？依舊無詞可對。者般死模樣底，可不痛哉？山僧十六七年行腳，見十八員知識，凡相見必詞鋒相激、法利為心，敢以虛消歲月仝一混流人，不然何以有今日也？兄弟家既仝住，須以生死事放在面前，一一審究，那箇是生死根本？那箇是成佛根本？一一究得分明，始不受黑面老子气，亦不受黑暗房子羈。山僧苦苦相勸，只要你做高尚之流，不落流俗之士，與佛祖吐气，扶持教門。」良久，卓杖云：「歸來不繫船，蘆華眠自孰？」

晚參。「登須彌寶王座，捉虎捉龍；據師子無畏床，棒佛棒祖。正與麼時，是阿誰竟界？」喝一喝。

晚參。「達磨老子來震旦，覓箇不受惑底人不可得。大眾！誰是不惑者？莫是山僧適才堅臥不起麼？」乃大笑，云：「你道笑箇甚麼？山僧被人催偪，只得又到寶座上，有甚不受惑底？雖然，不見道：事無一向。」

晚參。「赤心片片則入艸求人，雪刃堂堂則埽除邪見，所以衲僧家據一條棒接待四方，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如擊塗毒鼓，令人耳其聲者了無滔意。」以杖卓云：「會麼？」便下座。

晚參。拈拄杖，卓一卓，云：「天地仝根，諸佛即是者箇拄杖子；萬物一體，拄杖子即是者箇諸佛。如此見得，便見一切眾生世界、草木昆蟲、根塵虛習、天地日月，乃至打鼓、搶劍、輥毬、舞笏、面壁、扣齒、指簾、張弓、拓缽、覆舟、乾屎橛、麻三斤、柏樹子、七斤衫、蘆菔頭都與者裏輥作一團，何有一豪苦樂、一豪迷寤？只是你不肯承當，終日不在無事甲裏，便落妄想[阜-十]頭，所以受人羅籠，不得自由。正如諸人在者堂裏一般，鼻孔既在山僧手裏，要教你東也與你一搽、要教你西也與你一搽、要教你惺惺也與你一搽、要教你寂寂也與你一搽、要教你上單下單也與你一搽、要教你穿衣喫飯也與你一搽、要你屙菌放屎也與你一搽，總是你出不得，所以有如此敗露。」

晚參。僧問：「雷轟電埽來時如何？」師云：「勘過了打。」進云：水窮山盡，如何轉身？師云：山斷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乃

云：「眉毛八字，智者知疏；頂門一關，賢者不圖。焦桐彈松下，悠然見古初。」
晚參。僧問：「如何是有句？」師云：「梢頭垂下。」進云：「如何是無句？」師云：「七十二不逢。」進云：「如何是非有非無句？」師云：「青天無隱微，白雲不露頂。」進云：「如何是亦有亦無句？」師云：「腳蹋滄溟水，手提鐵金鞭。」隨後便打。問：「杲日當空時如何？」師云：「處處無私鑑。」僧便喝，師乃打。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頭指天。」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一百五日又欲來。」問：「如何是佛？」師云：「頭上角未生，身上毛先出。」乃云：「道無明昧，因無故明；性離見聞，由離故見。所以，目前指著，擬究即乖；格外談宗，欲明則錯。故般若無緣慮之功，對緣便照；正法無偏圜之柬，欲柬則邪。倘不如斯，何有頭頭盡妙、物物全施？猶若太虛，能含萬象。會麼？如不會，今日失利。」
晚參。僧問：「雪覆千山，因甚一峰獨露？」師云：「祇是闍黎疑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虎咬大蟲。」進云：「見後時如何？」師云：「蛇吞鱉鼻。」乃云：「德山小參不畲話，海底紅塵起；趙州小參要畲話，山頭白浪生。大眾知麼？有者謂：者般說話總是權柄在他手裏。是則也是，只是山僧未點首在。何也？若言不畲話是，必也屈著趙州；若言畲話是，必也屈著德山。」顧左右云：「有為二老人出气者，不妨道看。」
晚參。僧問：「如何是無生之旨？」師云：「卷起簾子著。」進云：「祖師之機狀似鐵牛時如何？」師云：「闍黎倒退有分。」進云：「恁麼則厭良為賤去也。」師云：「竹畢竟成篾。」乃云：「有錯節盤根，方可施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展鉗椎。古人恁麼，大似厭良為賤。不見『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如是則開眼便見，開耳便聞，有甚盤根錯節？有甚鐵壁銀山？大眾！山僧恁麼，且道還有便恁麼去底麼？既無，別轉一路去也。」舉：「傅大士『夜夜抱佛眠』」師云：「且莫亂統。『朝朝還共起』」師云：「又恁麼去也。『起坐鎮相隨』」師云：「赤眼火柴頭。『語默同居止』」師云：「著甚麼死急？『纖豪不相離』」師云：「抱橋柱澡浴。『如身景相似』」師云：「貼肉汗縿子。『欲識佛住處』」師云：「狗咬枯骨頭。『祇者語聲是』」師云：「三生六十劫。大眾！恁麼為你別轉一路，且道還諦當也無？道！道！看！」
晚參。僧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蘇嚕蘇嚕。」進云：「如何是即心即佛？」師云：「張七也哭，趙八又笑。」進云：「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趙八也哭，張七又

笑。」乃云：「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女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古人為你露者一著子，可為平坦坦地，有甚礙著？只是不肯一念回光、旋機自照，所以不得解脫，作者驢前馬後漢，真可憐生。大眾！若能於此瞥地，便見三世如來、天下老和尚、一切天人、一切有情是者一念心清淨，乃至佛祖所有言教、種種施設盡是者一念心清淨，豈有差別？豈有兩箇？大眾！莫妄想向者裏覷覷看，倘覷得分明，不枉今日在山僧門下學道一番。」

晚參。僧問：「知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丈夫須向異類中行，意作麼生？」師云：「如犬吠景。」進云：「金鱗透網去，四海任優游。」便行，師便打。乃云：「適纔想將起來，昨日出坡，不覺打入葛藤窩裏，通身羈絆，只得盡力斬之，纔堪著腳。及至歸來，力倦極矣，忽上繩床，瞌睡不成，又想將起來，原來一大藏教也是葛藤、千七百則也是葛藤、孔孟老莊也是葛藤、諸子百氏也是葛藤，乃至普天匝地談玄說玅也是葛藤，無有一法一事不是葛藤者。如要斬之使盡，除非向者裏把箇生來死去底頓在面前著實窮究，窮究到心識不行、言思路絕，忽地得箇轉身，始是無繫縛道人；其或未然，葛藤未有了日在。」

晚參。師召眾云：「見麼？山僧昨夜濃睡，忽見諸人各各攜手入寒冰去也，急欲相救，背後馬郎婦點鐙，不覺照斷夢竟醒將起來，追悔不已。如今你諸人跳出也未？」眾無對，師起身云：「何須痴人前說夢？」

晚參，舉丹霞燒木佛話，頌云：「正賊不驗驗旁賊，諸方據款判不得，當年船上謝三郎，原是廣南釣魚客。」

晚參。「若論此事，須是單刀直入，更莫回顧。你若根思遲回，不但失卻本領，亦無參學眼也。古人常云：『向威音已前薦取，父母未生前薦取，未棒未喝前薦取，未出方丈時薦取，言語未形時薦取。』豈是謾語？只是當人不會。故古人又立種種名，形種種言，作種種事，盡是一期方便。女若不會，真沒奈你何。」時太極先臧主呈偈云：「因師省得此宗猷，了無一物繫心頭，三尺鋒芒如白雪，十方网兩伎全休。」師證偈云：「三尺吳鉤雪刃寒，堂堂拓出與人看，有時能勝勤王力，裨海馮君一劍安。」

晚參。舉：「石屋珙初見高峰，不契萬法歸一之旨。峰命參及菴，菴云：『何來？』珙云：『天目。』菴云：『有何言句示人？』珙舉前話，菴云：『女作麼生會？』珙云：『不會。』菴云：『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女與麼？』珙乃求的旨，菴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又不會，菴云：『此亦是死

句。』珙大駭。」師云：「莫道權柄在手，捩聚也在伊、裂破也在伊好！我有三十柱杖要伊喫在。何故？放過即不可。」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魏安城裏月照門。」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六百般若一句通。」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此是疊翠峰，西去雲霧山。」

晚參。舉疏山倒屙因緣，召眾云：「者便是學道利害處，今叢林視此事為泛常，盍不知利害中复有利害在？女等切不可向者裏作容易，直須有出身路方是。學者如是，不但坐斷今人要津，抑連古人無地安排也。聽吾一頌：肯兮不肯全歸重，三十年中看倒屙，萬壽便歸方丈了，是非取舍竟如何？」

晚參。「先達磨得大雄心印，一葉東來，初與梁武不契，乃止雒陽九年，方得慧可。盍大道簡易，奚假繁詞？所以得人之晚也。者箇所在，若形言詮，反成魔魅。末後雖慧可禮拜歸位，已涉波濤，付缽傳衣，益為蹊徑。無奈今之學者不見自性，卻誚宗師家不通文字，殊不知一落詞鋒，便成窠臼；一涉脣吻，便落下風。況公然章其文言，以為不傳之道，可乎？不見先德，恐上紙墨。山僧見近代以金屎訣為宗門要語，南華雜學使學者孰讀，而長老日與學者講數遍。烏乎！大壞吾宗，自斯人始。余昨見天童老人中興祖道，以為不承言、不滯句，使學者究此道之原，如古昔之世。孰知斯人一出，法綱即解紐矣！求道之士何由而得究竟哉？山僧觀金屎訣，雖諸家言句中有，不過借方語方便導引，豈有實法乎？南華雜學雖文字高玅，恐非性地實學，若以為事，豈不與先宗左之邪？爾輩既欲究明大道，不可將此作鏡體，其害不細。」

晚參。「若論者事，本無奇玅，只要把作一件事，自然了得生死。了得生死，則知目前一切竟盡成受用，盡是我家裏物，元不曾欠少，本自具足，要用即用，有何隔礙？如是簡易不能活達者，盍謂事存取舍，理落是非，背覺合塵，隨物流轉，即目前竟翻成障礙？如今若不著緊一上，何時得箇解脫？」

晚參。僧問：「無門無善財，意旨如何？」師云：「石人夜來天外歸。」進云：「恁麼則兵隨令轉去也。」師便打。問：「有無不涉時如何？」師云：「處處催歸深夜啼。」進云：「即今事又如何道？」師云：「洛伽獨鎮海門東。」乃云：「半嶺寒煙，疏林宿翡翠之禽；萬頃秋光，白菊映冰霜之月。木人提攜眾象，石女撫掌三更，若無金剛證盟，幾乎灶婦笑倒。所以，玄機獨唱，貴圖作者知音；玅用全施，祇許上士委悉。故山僧法席幾處、燒香數回，糙破脣皮、瀝盡肝膽，如今卻來者裏橫枕苔石、獨坐高峰，對谿邊楊柳日往月遊，共峰前麋鹿朝吟莫笑，灌園蔬於竹畔、鉏農畝於山阿，負薪歸來，撥開盧頭熱啖；鬻薇食罷，展鋪榻上蒲團。諸仁者！山

僧既有如是自在，且不涉二緣一句又作麼生？蟬聲不是無情甚，祇為夜來時節催。」
晚參。「領眾叢林三月餘，本來底事未曾提，若將一句為君解，我卻東頭你卻西。」顧視左右，云：「既是本來底事未曾提，朝參莫請當為何事？還會麼？如其不會，拄杖子為你道去也。」乃擲下。
晚參。僧問：「十五夜到來時如何？」師云：「一箇團團團似鏡。」進云：「屏息諸緣作麼生道？」師云：「未開口前已道了。」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十言九重，不如一默。」問：「皓月當空即不問，即今一句是如何？」師便打。問：「一切語言道斷，此理如何？」師云：「佛祖下手不得。」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師云：「一二三。」乃云：「味道之士學無多岐，祇要理斷玄微、事離障礙，便是究竟地步。若到究竟地步，總見得文殊、普賢大人竟界，釋迦、彌勒遊戲竟界，德山、臨濟施設竟界，佛果、玅喜闊談竟界，諸大祖師受用竟界。若不爾，玄微直是玄微，障礙直是障礙，文殊、普賢直是文殊、普賢，釋迦、彌勒直是釋迦、彌勒，德山、臨濟直是德山、臨濟，佛果、玅喜直是佛果、玅喜，諸大祖師直是諸大祖師。兄弟！山僧今日作者語話，還有見得透底麼？」
晚參。僧問：「如何是金剛眼？」師云：「玉兔出扶桑，海門最先照。」「如何是擇法眼？」師云：「當軒縣古鏡，胡漢景無虧。」「如何是透關眼？」師云：「入門不舉手，凡聖兩齊空。」「如何是超宗眼？」師云：「閉門閒打坐，冰雪五湖消。」乃云：「古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有直指。佛既出世、祖既西來，便有許多起模畫樣，或作聖見、或作凡情，若不是未曾行腳時便有本領底人，盡被他弄得一場慌亂。然而說得如此痛快，也要具箇眼目始得。人亦有言：『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所以，你若穿衣喫飯，吾與女穿衣喫飯；你若上單下單，吾與女上單下單；你若惺惺，吾與女惺惺；你若寂寂，吾與女寂寂。何故？只為要箇打頭知尾底人。」
晚參。僧問：「趙州見南泉時如何？」師云：「跛驢上高臺。」「見後如何？」師云：「不如未見。」乃云：「沒量大人挑鐙夜坐，不覺坐久成勞，遂致魔便打翻舊日病骨，忽爾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攢促，呻吟枕簟徹夜不已，是時盡力呼、盡力喚，無人應，卻自慰云：『女哎喲！不繼阿箇可憐女，女何不自淨其心？是諸佛道：「恁麼也只解靜處打坐，不解鬧裏神通。」不見先宗道：「行於非道，乃合佛道邪？」』如是知得，便知黃面老子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是此病骨；雪山六年夜睹明星，說寤得自家本命元辰，是此病骨；四十九年演一大

臧教，是此病骨；末後拈華示眾，迦葉破顏微笑，是此病骨；迦葉倒竿、阿難斷化，是此病骨；乃至初祖東來分皮分髓，是此病骨；盧行者在黃梅打碓，拾得箇缽盂子，是此病骨；馬石互顯宗趣，是此病骨；臨濟在黃檗棒下識得佛法無多子，是此病骨；德山於龍潭吹滅紙鐙，寤得不疑之道，是此病骨；趙州親見南泉，得平常心是道，是此病骨；雪峰向鼇山鎮上成道，是此病骨。諸仁者！不止如是，即佛佛祖祖、橫說豎說總是此病骨。山僧今日不覺走漏祕要，你諸仁者於此承當去好。還會麼？十世古今煩惱焰，無邊剎海瞋怒光。」

晚參。「德山棒如雨點，勞而無功；臨濟喝似雷奔，勇而無禮，總不如開聖長老一味隨分。所以，有時煨盧打坐，森羅萬象無可安排；有時暴背寒軒，蒼苔孤石一任枕席。佛亦不作、祖亦不為，有甚閒工夫做者般蟲豸？所以道：『繼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良久，笑云：「適來打著永嘉心事從南方來，向我道：『此話一千來年將謂無人舉著。』」

晚參。泰書記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千場喝碎威音面，猶是時人落節機。」「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義海相酬非取次，微中不落自分明。」「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正遍未立空王旨，兼帶全施劫外功。」「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鸞鳳不棲荊棘樹，象王豈宿野干巢？」「如何是法眼宗？」師云：「三界已無心處用，十方未露本來機。」記禮拜歸眾。乃云：「剛然一頓煩惱，金剛泥神駭倒，拔出珊瑚之鞭，擊碎南辰北斗。」

晚參。「長裙新婦扯倒須彌，赤腳波斯蹋翻滄海，致令娑竭龍宮、帝釋寶殿零零落落無地安居，走向北越單那邊煩惱不已，不覺山僧約住云：『不見道：「禍不入家之門。」』伊被我點著，遂猛笑一聲，撞入蟭螟眼裏瞌睡去也。見麼？一聲霹靂起，滿地是昜春。」

晚參。舉德山拓缽因緣畢，乃頌云：「七佛之儀可掬，大賓之禮無違，祇從本領行去，安知時習輕肥？雖正冠手可倩，奈嘲笑文已揮，千鈞弩、鼷鼠機，天下叢林知不知？」

晚參。舉南泉斬貓，乃頌云：「生佛全殺，理事不欺，用孫吳略，奪趙壁師。威凜凜兮莫犯，圍重重兮當悲，恃堅城兮謀亂，乘雪夜兮必期，戴艸鞋兮僅脫，嚴緘縢兮實虧。總之峰頭雲可臥，任他勵精之求治。」

佛誕日，晚參。「手指天地，目顧東西，寶惜燕石，增人寤迷。虓虓獅子吼，嘍嘍艸蟲啼，日月出，時雨施，瞻之仰之成禍基，看看雲門充狗腹，斯言垂垂天下福。」

晚參。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乃頌云：「有無兩耑，初非易難，忽然春回，剝凍消寒。老駮未喻，釋尊重

宣，猶之騶裏，驚帆八千。如今人，如今人，千番百番走風塵。」
晚參。舉德山見溈山語，乃頌云：「夾複子，登溈山，驟虎步，兩廂閒，默坐不顧，艸艸言還。手舉白拂，霆靂堂關，牢拴不借，翻身莫攀。孤峰頂上呵佛祖，海內何人不鹵？」
晚參。舉德山今夜不畣話，乃頌云：「虎猛由山，龍靈由淵，之二蟲難犯，犯則無生還。批逆鱗之珠，刺利叉之咽，自非法眼、圜明與夫雪竇，其孰能題姓字於陵煙？」喝一喝，下座。
晚參。「余嘗愛雲菴為人，雖相去五百餘歲，每見接物開發語句，幾如親炙。今年秋，退休福海，閒閱《羅湖野錄》，至寂音謁無盡張公於善溪，公曰：『昔見雲菴老師於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未終而雲菴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既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惜雲菴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于雲菴老師真藥見前而不能辦，何也？』公駭曰：『雲菴果有此意邪？』寂音徐曰：『疑則別參。』公於言下頓見雲菴用處。羅湖曰：『噫！悅能叩素而不能忘其徹跡，致無盡隨隋其中，非寂音發雲菴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邪？信宗師為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高郵黃行婆病革，其子拂雲白曰：『此時如急水灘頭，須要牢把著柁。』婆曰：『直饒風浪險，不妨信歸船。』遂舉手逝去。士舉問：『先母恁麼道，還諦當也無？』山僧畣：『點即不到。』拂雲舉以示僧未學，學曰：『如此問、如此畣，如何承接得下？』烏乎！『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則禍生。』古人豈虛發哉？今天下傳禪之偽莫斯人甚，故山僧述寂音、無盡公之激揚與羅湖之所斷，以著偽禪案。」
晚參。「先佛慈悲，示人以道，了無親疏，仝歸上德。既明德本，放斯光明，照明上下，及四方隅，而為一相。男女雖殊，中非異見，虛凝亦然，無諸是非，與淪六道。我見能除，彼亦何有？後之來者，當如是知，可為法種，接人天類，歸於上乘。不如是知，總名外道，是類好爭，不能證聖，且害正法。吾於此中，決不授記，此必滅除，吾道迺昌。至言既爾，慎之可矣。」
晚參。「道本幽遠，邈繼程涂，非知能測、非意能及，然非知慧不能究明、非意行不能造極，故瞿曇老人事不獲已，開箇縫隙，演十二分教，使人討取入路，盍謂化門廣大，用是以淘汰五性，致列祖出興葛藤如今遍地矣。倘是俊快之士，豈肯拾取此等涕吐？早向威音以前取證，更不回顧，說甚古佛入理之門、坐道場之本，稱大解脫、大丈夫人，稱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底伎倆，直是無愛見取、繼去來今，不隨物轉、不怕念起，虎穴魔宮以為安居、淫坊酉肆以為保社，脫脫灑灑、乾乾淨淨，如高暉臨於幽谷、長風遊乎太虛，於

諸國土一棒粉碎、於諸眾生一喝穿透，雖文殊、普賢大人竟界不讓纖豪，參學人只須具者般竟界始得。若一向文字裏求解會，不但彌勒，即樓至下生亦是枉然。人亦有言：『屏息諸緣，乃可入道。』又云：『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女輩既具丈夫漢气宇，不可被文字轉卻，好好做上一場，莫只害者病痛，日深日厚，難以炙治。又莫聞此說，便向靜處打坐，如落空亡底外道、似魂不散底死人，所謂枯禪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此玅喜老人鍼砭也。又莫見山僧敲床豎拂、惡罵爛椎，便向此等上作活計，謂原來禪道是者等道理如此，又被山僧約住，不見本心真實受用也。然而上來種種病痛，不惟兄弟家有此，即從上來亦未有不害過來底，即如山僧害過底病痛，不妨舉似女輩。山僧昔曾遇箇尊宿，樹立法幢於夔州，純以走電驅雷接待衲子，衲子無超師之作者，斷不能得近門牆。山僧不顧危亡，拌身挨入，遂得離染，此崇禎戊寅仲冬十四日也。越二日，見箇居士喚作張沒量，有入處，上方丈，尊宿勘驗，末後渠道：『當甚破艸鞋？』山僧聞之，不覺猛省，遍體汗下。至次日，火盧頭致箇問，問：『禪道佛法如何究竟？』尊宿曰：『女見火盧麼？』山僧退身兩步便拜，尊宿大笑，嗣後以為了事，更不他求，終日在寮中兀兀不動。及後看南泉異類中行與德山拓缽諸因緣，又去不得，只得四五年在楚蜀間，斧撥鑿索終不能透頂透底，中閒又不覺打入講肆，支外生支、蔓上引蔓，如順水行舟，了無回轉。苦哉佛馱！將祖佛一段光明被文墨掩卻，幸夙有願力猶不能盡底去。辛巳春，在湖南偶見張無盡居士頌曰：『鼓寂鐘停拓缽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方纔豁然。其後又問尊宿：『臨機不活時如何？』尊宿曰：『火盧頭上浪滔天。』或拈火柴頭示曰：『會麼？』或指石頭曰：『看！看！』如是得聆二三十轉語。山僧到此處，滯情斷繼、柬擇心忘，縱從上來老古錐玄言玅句百種淆訛，一無不了者，卻自慶幸宿植何德乃得如斯？此癸未春日也。六七年尊宿邊種種敗露，及到江浙喫盡苦辛，始到得者箇田地，始知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四法界、六相義、金剛王、玅蓮華、三摩地、光明臧、阿毗達麼、首楞嚴王，及祖家拈椎豎拂、入室陞堂、主賓照用、縱奪四喝、料柬偏正、圜相體用、廣及五家作用，總不是了事處。大眾！既不是了事處，將箇甚麼學道到不疑不礙田地？須要一番磨洒、一番痛快。不然，何能使滯情斷繼、柬擇心忘？山僧不是教離了種種說處別有道理，只是恐被此等上換卻眼睛，終不得玅。所以古人云：『我拈椎豎拂，你道是說禪道佛法；樹支子搖、牛尾巴動，你便道不是也。』今日祇因大眾處處染著，不肯向自己衣線下識取，異日不得益。又道：無真心相為枉人，於此門中冤屈殺人也。是故不惜口業，忉怛哆和染汙耳孔。

雖如此，也只是敲著東南，意在西北。看兄弟向者裏作麼生轉？便作麼生會取？作麼生插入？作麼生擺脫？若轉便得、會取得、插入得、擺脫得，則頭頭自是契合也。到者時節，一切不待轉而自轉、不待會而自會，豈假借得麼？穿鑿得麼？文字得麼？作用得麼？者裏實求箇疑惑底竟界了不可得，又何有終日塵勞汩汩、業識忙忙底景象來？」拈拄杖，云：「說話且置，只如今日山僧上來所供詣實、種種敗闕即不問，正當與麼時，受用一句作麼生道？峰頭潑浪千尋涌，海底飛塵萬道紅。」

晚參。「爾有半斤，秤爾八兩；爾有一丈，量爾十尺。此法眼圜明出格宗師底伎倆。領眾匡徒，若無是裁，必也東則隨風、西則隨雨，有甚接續慧命底分？如今大眾還有法眼圜明底麼？我要與渠相見。」

晚參。「雨落地上溼，日來谿上晴，好箇真如話，吾徒眼未明。者首頌子也有體、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若人向者裏辨得出，我不辭百里負米供養他。何故虧？者樣衲子也是萬中得一。」

晚參。「禾山有鼓可打，德山有歌可唱，道吾有劍可舞，祕魔有叉可擎，總不如長松者裏百不會、百不管，但只耦耕於石田、蒔蔬於山圃，龍泉清冽、石漿甘美，饑則炊白飯、燒青筍，渴則烹雷牙、鬻翠柳，雖無佛法教人，卻有一種清閒。所以道：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

晚參。「去聖時遙，而學人心術不古，其來舊矣。常觀曹谿已還、馬石而後，猶以道眼未明為急務，動即三二十年，於叢席中必欲辨明此事，然後辭退，向青山緣水把茅盖頭，尚有警曰：『雖得一念頓寤，猶有無始虛習，及見前流識未盡，將此除去，然後乃已。』近日學人朝入叢林，莫生位望，不思法眼未明而徒欲慕此虛名，將來何面見古人於地下乎？兄弟家倘念先佛皇皇鉅業、赫赫宗功，必立志如古人，道眼一年不明、一年不解初心，道眼十年不明、十年不解初心，乃至百年、千年亦如今日，則何愁大法不獲明而寶位不獲斷邪？故又警曰：『十年五載不離叢林，無人喚伊作啞漢。』珍重。」

晚參。豎拂子，召眾，云：「者裏還見得麼？若見得去，江西、湖南一任提攜萬象、撫憐赤子；若見不得，山僧者裏有鬻、有飯，急將者事著實究竟。不可今日也在書史上翻、明日也在經論上講，有甚利益？不見先德山『窮諸玄辨，若一豪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參學若不到此地步，即將三臧五車一時背得、一字不遺，也只是箇經臧子。如來常云：『記持十二部伽陀，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如今看來，此非誅心之論邪？兄弟家只須信去，更莫遲疑。時日不多，光陰有限，無常一至，噬臍莫及。」

晚參。「好箇入路，兄弟家為甚底不肯垂顧，自去伶俜辛苦？可惜許。三十夜到來，還去講得南華麼？還去講得經論麼？還去說得大家禪麼？還去爭得是非麼？到者裏，真似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烏乎！可不痛哉？」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六(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七

住平越府圜覺門人祖拙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機緣

僧問：「如何是入門句？」師云：「投來似知己，面目未分明。」「如何是門裏句？」師云：「彈開金鑰後，威風自凜凜。」「如何是當門句？」師云：「倚戶才叉手，四海絕知音。」「如何是出門句？」師云：「掉臂江陵郭，高歌黃鶴樓。」「如何是門外句？」師云：「樵子千峰足，漁父五湖多。」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百獸遠遯逃。」「獅子出窟後如何？」師云：「萬里狐蹤絕。」「欲出未出時如何？」師云：「誰敢論疏親？」

息機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鼻頭下頭大。」機云：「還許轉身麼？」師云：「許。」機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衲子？」師云：「赤身須彌頂，莫向越單行。」「如何是露地牛？」師云：「不下春田力，水艸自有餘。」「清明為甚不明？」師云：「家家時節雨，看看走寒煙。」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與子商量如電拂。」「如何是辨衲僧句？」師云：「拄杖拈起好惡分。」「如何是正令行句？」師云：「喝下誰容暫側耳？」

僧問：「饑來喫飯飽來眠時如何？」師打云：「也不得放過。」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打七棒。

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門前五箇石。」

僧問：「如何是色空竟界？」師云：「女出家未久。」

僧問：「昭昭靈靈，正恁麼時如何？」師云：「案山前。」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主山後。」

僧問：「雲在青天水在瓶，打破瓶時如何？」師云：「打破後來相見。」

僧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云：「東家屋角種林檎。」

僧問：「不睹不聞處是甚麼消息？」師云：「山僧說者不是。」

僧問：「石女生兒，甚麼人得見？」師云：「巫山十二峰。」

僧問：「如何是密密處？」師云：「五眼看不見。」進云：「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云：「張七。」

僧問：「學人得箇夢，請和尚端的分。」師云：「自是你今日要喫棒。」隨後便打。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疊翠峰。」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兩箇五百。」
僧問：「一向疑情發不起時如何？」師云：「理無曲斷。」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不成佛道？」師云：「鈍漢！」
僧問：「寶劍出匣時如何？」師云：「女照顧性命。」進云：「不是某甲大難承當。」師云：「也是艸賊。」
僧問：「古鏡未磨含眾象，斬新日月句如何？」師云：「曲不臧直。」
僧問：「縣巖擦手，意旨如何？」師云：「太險生。」進云：「恁麼則快便去也。」師云：「萬年茅艸挂雲煙。」
僧問：「虛空有盡麼？」師云：「馬頭生角。」
僧問：「十方世界如何得清涼去？」師云：「六六三十六。」
僧問：「生死不明，請師指示。」師云：「今日倦，明日來。」進云：「何不即道？」師云：「高山流水少知音。」
僧問：「年盡、月盡、日盡、時盡，如何是到頭一句？」師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進云：「如何是百尺竿頭一步？」師云：「精金如火赤。」
僧問：「娑竭龍王出海時如何？」師云：「金翅鳥生色。」
僧問：「一大藏教還道著此事麼？」師云：「不遺一句。」進云：「恁麼學人看經去也。」師云：「總成泛常。」
僧問：「學人問不及處，請師荅話。」師云：「萬里絕片雲。」進云：「頭角生也。」師云：「莫謗，莫謗。」
僧問：「世尊依何法修證？」師云：「人之初，性本善。」
僧問：「王子未登朝時如何？」師云：「玉佩無聲夜未央。」「王子正登朝時如何？」師云：「萬國衣冠拜冕旒。」「王子登朝後時如何？」師云：「玉殿無人仙仗徹。」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多少喪膽魂。」「磨後如何？」師云：「不存軌則。」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四海盡帶悲。」「出匣後如何？」師云：「樓蘭盡破膽。」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乞兒走鬧市，布袋不離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自古天下事，瓦礫不成錢。」「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中秋桂景別，照徹古樓前。」「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江吳夜船歸，鐙火來相照。」「如何是第二要？」

師云：「玉陛少人行，春階艸色老。」「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望見巫娥峰，即是神女廟。」
師一日與石林慶書記舉汾陽十智同真畢，慶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慈悲荅出。」師云：「從頭問將來。」慶便問：「如何是一仝一質？」師云：「看來甚處不逢渠。」「如何是二仝大事？」師云：「普天匝地尊王化。」「如何是三總仝參？」師云：「萬象收歸豪末邊。」「如何是四仝真智？」師云：「由來佛祖不曾識。」「如何是五仝遍普？」師云：「四海稽首望長安。」「如何是六仝具足？」師云：「種田博飯豈曾饑。」「如何是七仝得失？」師云：「恰恰凡聖共一衢。」「如何是八仝生殺？」師云：「按劍當頭天地震。」「如何是九仝音吼？」師云：「碎卻閻黎也不知。」「如何是十仝得入？」師云：「等閒放過即不可。」「與甚麼人仝得入？」師云：「頂門贏髻赤須胡。」「與阿誰仝音吼？」師云：「由來翹足望白雲。」「作麼生是仝生殺？」師云：「赤土流星斬頭盧。」「甚麼物仝得失？」師云：「湖南相對不曾言。」「阿那箇仝具足？」師云：「推出來時知也未？」「是甚麼仝遍普？」師云：「萬年松子百尺圍。」「何人仝真智？」師云：「村裏王大日日逢。」「孰能總仝參？」師云：「不是知己莫入門。」「那箇仝大事？」師云：「一寸茅艸過須彌。」「何物仝一質？」師云：「春田吼遍臧天曉。」慶禮拜而出。
僧問：「龍城徹和尚示眾六相意，是仝？是別？」師云：「金印能酬六國功。」進云：「恁麼則仝也。」師云：「普賢不在峨眉頂。」僧禮拜，師便打。
醫王菴清堂問：「如何是死句？」師云：「淫蛙唱在春田裏。」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進云：「如何是不死不活句？」師云：「神洲打鼓鬧鼕鼕。」
僧問：「昨日夜叉，今日菩薩，相去幾何？」師云：「一絲。」
因僧從燕居來，師云：「畫貓安能逼鼠？」僧云：「既是貓，為甚不逼鼠？」師云：「總是畫底。」
僧問：「白雲深隱時如何？」師云：「不見其景。」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無處迴避。」
僧問：「遠遠趨風，如何指示？」師云：「大盡三十日。」僧向前打圜相，師便打。
僧問：「行腳半天下不會時如何？」師打云：「頑皮癩肉漢」。
僧問：「坐具不離手，為箇甚麼事？」師云：「天寒喜向火。」
僧問：「釋迦老子還有不曾向人道過底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不曾道底事？」師云：「一二三。」

僧問：「如何是殺人句？」師云：「只消咳嗽一聲。」進云：「如何是活人句？」師云：「石頭解笑人。」
僧問：「有一物的的真，和尚如何鑒？」師云：「捫空追響。」
僧問：「頓破六塵時如何？」師云：「甚麼處安身？」
僧問：「如何是著相一句？」師云：「長長短短象牙箸。」
僧問：「無生那畔即不問，如何是者畔消息？」師云：「你者問甚處得來？」
行者問：「和尚教某甲參，且道參箇甚麼？」師云：「彊將之下無弱兵。」
僧問：「如何是賓？」師云：「蹋遍江南髮如絲。」「如何是主？」師云：「高坐華王不出戶。」「如何是照？」師云：「闍黎會得也未？」「如何是用？」師云：「放你三十棒。」
師侍棲靈和尚次，靈云：「會佛法麼？」師云：「去年會，如今不會。」靈云：「如今為甚麼不會？」師云：「早無管待，用會作麼？」靈云：「放你一頓。」師禮拜。
師一日侍和尚山行，靈云：「如何是正法眼臧？道：『破沙盆。』你作麼生會？」師云：「某甲不是弄潮人。」靈云：「不弄潮，怎見洪波？」師云：「洪波在甚麼處？」靈以杖畫兩畫，師揭涉曰：「莫淹殺某甲好。」靈頷之。
師居渝州雪堂，有空谷禪客問：「和尚此間如何管待？」師顧侍者云：「點茶來。」谷云：「侍者那得有？」師禽住云：「禪客合有。」谷豎拳，師放開云：「不念老面，只教你棒折。」
師與天如高禪師坐次，有素徵禪客云：「世間文字難明者，最是易經。」師畫云：「難易且從你，且明者一畫著。」天如便畫一畫，師云：「兩畫。」如乃抹卻，師便休。
師與醒覺負米歸，覺問：「和尚今日如何？」師云：「下山又上山。」覺云：「上山後如何？」師云：「上山又下山。」覺云：「是甚麼意旨難會？」師云：「負米勞倦，明日為你說。」覺次日禮拜云：「昨日說底便請。」師放身臥地。
師埽夔州梁山棲靈禪師塔，顧眾云：「路遙足破，山嶮气喘，且止。直如和尚去時，甚麼人貌得真子？萬松院裏柳條青。」便拜。有僧向前云：「禮即是？不禮即是？」師以兩手拓地云：「莫孤負山僧好。」
師過伏虎菴，有爾菴獻茶次，菴云：「者裏艸蔓蔓，和尚如何枉駕？」師云：「君子愛人以德」。菴以腳蹋地，師云：「總不出箇艸蔓蔓地。」菴云：「好與三十棒。」師云：「自知較一半。」
僧問：「石烏龜生兒，甚麼人證盟？」師云：「須彌稽首昆侖舞。」進云：「昆侖且止，如何是須彌山？」師云：「岌岌地。」

僧問：「如何是大水山竟？」師云：「七縱八橫。」進云：「如何是竟中人？」師云：「長三丈，闊八尺。」
海維那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時如何？」師云：「親切處速道將來。」進云：「親切處請道。」師云：「佛祖猶是兒。」
僧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云：「鍼箚不入。」「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無你開口分。」「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有問即荅。」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闊。」進云：「如何是衲僧巴鼻？」師云：「塞斷女咽喉。」
師問大仝監院：「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畢竟在甚麼處？」仝禮拜。師云：「未在，更道。」仝無語。又問：「海雲深處作麼生相見？」仝云：「相見了也。」師云：「監院，你話頭不識在。」
師問大雲：「海雲深處作麼生相見？」雲云：「魚龍攪動浪滔天。」師云：「淹殺幾箇來？」雲云：「和尚鼻孔尚在。」師云：「拄杖別時分付。」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夜裏醒來知地硬，思量身在別鄉中。」「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一片田地蕪沒盡，卻來異域學虛聲。」「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等閒不奈阿家子，呼在小堂細與言。」「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千鈞角弓挽在手，頓教百蠻失卻威。」
海月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不照其人照斜領。」「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事在其中原不的。」「如何是句意俱到？」師云：「渠即是我我即渠。」「如何是句意俱不到？」師云：「東邊屋倒西邊破。」月禮拜。
大雲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垂下夜明簾。」「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足指動大千。」「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不會到驢年。」「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切忌亂[跳-兆+孛]跳。」「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夫子入太廟。」「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喫茶即便了。」「如何是奪人不奪竟？」師云：「不見漢時李將軍。」「如何是奪竟不奪人？」師云：「子規聲裏送春歸。」「如何是人竟兩俱奪？」師云：「手扶拄杖雙童兆。」「如何是人竟俱不奪？」師云：「金殿當頭明玉象。」
海月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楊億字大年。」「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倦來上床眠。」「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日照寺門前。」「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有無俱非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要道即便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拈卻炙脂帽。」

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佛祖不敢親。」「如何是第一義？」師云：「猴愁摟搜頭。」
師一夜召海雲云：「來！我有箇話頭分付。」雲近前，師云：「三門因甚與佛殿相對？」雲無語，師云：「去！」
師見大雲打坐，問：「瞌睡漢醒也未？」雲云：「醒之久矣。」師云：「者俗漢大丈夫，須向格外道取，猶作者箇語話。」雲云：「如何是格外機？」師云：「也不意今日問著。」
大雲問：「如何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師云：「三千里外看。」雲云：「莫便是不？」師云：「道甚麼？」雲云：「目前機作麼生？」師云：「話頭猶在。」
大雲問：「如何是真體？」師云：「黃腳土老漢。」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你是黃腳土老漢。」雲云：「今日捉敗者老賊。」師云：「那裏是捉敗處？」雲拂袖歸位，師長笑一聲。
太極臧主問：「威音王已前與父母未生前，是一？是二？」師云：「若言半斤是，須知八兩非。」極云：「剔倒玅玄關，直唱無生曲。」師云：「此是卜 度來底。」極云：「放過一著，不消摸索，原是心光，即大圓覺。」師云：「下禪床更走兩轉。」
僧問：「學人生死不明」聲未絕，師與一棒，云：「是生是死？」僧擬議，師又打。
有俗士參問：「和尚此閒結夏，意旨如何？」師云：「缽盂兩度溼。」士云：「解夏後如何？」師云：「也只恁底。」士便喝，師云：「女會喝，再喝兩喝。」
師一日寫字次，有俗士來問：「生前一路事如何？」師卓筆云：「會麼？」士云：「生前一路蒙師指。」師云：「指你箇甚麼？」士便喝，師云：「好喝。」士禮拜，師打之。
海雲問：「海雲深處作麼生相見？」師云：「謝子遠來。」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喫茶處不可更問。」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謾他一點不得。」進云：「磨後如何？」師云：「黑似黍。」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青山綠水。」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綠水青山。」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銜華？」師云：「春煖華香。」進云：「見後為甚百鳥不銜華？」師云：「秋清葉落。」
僧問：「如何是牛頭未見四祖時道理？」師云：「量才補職。」進云：「如何是見後時道理？」師云：「功不浪施。」
僧問：「深山猛虎以肉為命，為甚不食其子？」師云：「親者不疏。」

僧問：「獅子未出林時如何？」師云：「點水滴凍。」進云：「出林後如何？」師震威一喝。
僧問：「如何是了生死句？」師云：「天上人間，他方此土。」
僧問：「縣巖擦手時如何？」師云：「駭得冷汗流。」僧禮拜，師打。僧喝，師連打。
僧問：「如何是真如？」師云：「身長丈六。」
宗一沙彌問：「如何是沙彌主？」師召沙彌，沙彌近前，師云：「會得麼？」沙彌停思，師云：「汝理前問來。」沙彌复理前問，師云：「汝是宗一。」沙彌禮拜。
僧問：「門內人因甚不見門外事？」師震聲云：「噁！」
師問僧：「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僧無對。師代云：「背後無尾巴。」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眉毛下黑黍黍地。」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師云：「髭鬚長丈二。」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白羖背上一莖毛。」
僧問：「如何是門裏句？」師云：「千眼大悲覷不著。」進云：「為甚覷不著？」師云：「祇為在門外。」
因僧來請經看，師厲聲云：「是甚麼？」看經僧不審而出，師云：「可憐生！」小師擎茶至，師亦厲聲云：「是那箇叫送茶來？」小師亦不審，師云：「可憐生！」
僧問：「隨色摩尼諸相見前各不相似時如何？」師云：「龜背上毛深一丈。」進云：「塵垢污時如何得淨去？」師云：「擔油去。」僧便行，師云：「不可忘卻話頭。」
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如何是充滿底句？」師云：「雲暗不知天早晚。」進云：「不居有心，不住無心，請和尚鑒。」師便打。
僧問：「淨極光通達，通箇甚麼？」師云：「鄭老帽簷高。」進云：「拈華一著，再乞垂慈。」師云：「鼻孔上豎。」進云：「似覺支離。」師云：「女未夢著在。」
僧問：「撥艸瞻風，祇圖見性，未審上人性在甚麼處？」師云：「風吹碧瓦寒光淡，閣上馮君子細看。」進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云：「送客先牽金勒馬，歸來低袖入雙扉。」進云：「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云：「家在洞庭不別水，天明嬾把釣漁竿。」
僧問：「和尚室中四勘語，某甲問，師還荅不？」師云：「問將來。」問：「終日學道，作麼生得箇入路？」師云：「不因回日信，那識戍邊寒？」進云：「入路諦當，為甚一切處作不得主？」師云：「非是衫袖短，祇為一身貧。」進云：「一切處作得主，為甚不聞無情說法？」師云：「渾家抱頭哭，夜來火燒空。」進云：

「聞得無情說法，除卻見聞覺知道將來。」師云：「自從烽火後，城郭艸侵天。」
師因行者推拄杖打師一下，時大眾上方丈禮拜，師舉問：「適才行者打山僧一下，你道他有見處？無見處？」眾無對。師代云：「珍重過橋西，鶯啼無盡時。」复示二偈：「海市蜃樓泛積水，月卿星使繞須彌，愁來莫照青銅鏡，恐爾容妝非舊時。因郎寄妾扇頭詩，放在囊廂仝所思，一度開來一度見，雙雙雨淚夜寒時。」
師因月下問大眾：「皓月當空時如何？」眾無對。自代云：「平鋪大地雖然玅，猶是兒孫落魄時。」
有僧從燕居來，舉：「清源僧問燕居：『盡大地是箇清源時如何？』居無語。」乃問師，師豎起拂子，僧擬議，師云：「雷公浩大，雨點全無。」僧參堂問大眾，眾上方丈問師，師指云：「者蒲團要汝肩。」眾作禮。
又僧問燕居：「如何是杖挂豬頭遊酒肆，衣包狗骨宿婬房？」居亦無語。僧來問師，師云：「赤足行鋒刃，背手看明月。」僧禮拜。
又東華道士問燕居：「曹山酒喫得幾杯麼？」居云：「將得酒來麼？」士云：「南泉華戴得幾朵麼？」居云：「喚甚麼作酒？」士顧眾云：「佛在那裏？」拂袖而去。遜岳乃持此問師，師皆云：「恰好。」
僧問：「承聞和尚有三問勘眾，今欲問和尚，和尚還荅不？」師云：「問將來。」僧問：「病僧有箇丈人，且道婦名甚麼？」師云：「淡埽蛾眉出，失卻玉蟬蜍。」進云：「夜半山樽邀月，且道明甚麼邊事？」師云：「夜叉眼睛黑，帝釋寶冠高。」進云：「日裏高眠，窗前客來時如何？」師云：「等閒不出戶，高揖紫羅帳。」僧复求頌，師頌云：「秋色高低雙杵鳴，雲鬟贏髻隔江汜，不知心恨恨何人？風鼓羅衣拂澗水。醉後重來傾竹葉，歸時騎馬向南行，青絲絡頭手中掣，月色天光萬里程。高眠不識戶頭春，但有華支幾點赤，莫笑鴛鴦帳裏人，等閒手把古刀尺。」
僧問：「縣巖擦手自肯承當，未審承當箇甚麼？」師便打。
僧問：「眉閒挂劍時如何？」師云：「眼卓豎。」進云：「家破人亡時如何？」師云：「此問極親。」
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八臂那吒曳不回。」
僧問：「如何是語默不到處？」師置拄杖於壁。
僧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鐵牛東入海，玉鶴西去秦。」進云：「如何是人之初？」師云：「讀下句看。」
僧問：「覷不及處，請和尚道。」師云：「你挑水，我打坐。」進云：「如何是了脫一句？」師云：「不將物。」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縣巖釣巨鼇。」

僧問：「威音王居何國土？」師云：「切忌妄傳。」
僧問：「父母未生前即不問，四大消散時如何？」師云：「冰消瓦解。」
僧問：「即今不問，和尚還荅不？」師云：「退後看前。」
僧問：「如何是真實句？」師云：「缽盂裏走馬。」
師夜參罷，維那先入方丈閉卻門，師以手敲門三下，維那便開門，師云：「好員艸賊。」
僧問：「寶鏡當臺時如何？」師云：「山河長在月明中。」進云：「離卻山河大地又作麼生？」師云：「別時向女道。」進云：「恁麼早已道了也。」師云：「你道道得箇甚麼？」進云：「山河長在月明中。」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云：「者漢祇好喚來洒腳。」進云：「卻不是渠。」師云：「十方世界明如日。」
僧問：「如何是上根？」師云：「目如掣電。」進云：「如何是中根？」師云：「禮拜了退。」進云：「如何是下根？」師云：「只堪除糞。」
僧問：「曹溪流不歇時如何？」師云：「山僧幸甚。」進云：「正流時如何？」師云：「滴滴不斷。」
僧問：「昨日布薩竟，今朝事若何？」師云：「不為二乘人說。」進云：「為甚不為二乘？」師云：「早已不堪。」進云：「慈悲何在？」師云：「昧天下人不得。」
僧問：「波斯夜半嚼寒冰，是甚麼人語？」師云：「胡張三，黑李四。」
僧問：「如何是四句偈？」師云：「老僧誦得恁麼快。」
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云：「門前一帶峰巒秀。」進云：「六根動時又作麼生？」師云：「日日白雲閒往還。」
僧問：「心持半偈萬緣空，持全偈時如何？」師云：「竹疏煙補密，梅瘦雪添肥。」
僧問：「有情無情成佛，為甚和尚不成佛去？」師云：「不仝有情無情。」
僧問：「如何是一大臧教？」師云：「老僧者裏有。」便打。進云：「如何是衣線下事？」師云：「無類明珠掌上擎。」
僧問：「千峰孰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還別有麼？」師云：「俞任袁柳，酆鮑史唐。」
僧問：「如何是是諸法空相？」師云：「月映青山中，兩手匊出。」進云：「如何是諸法實相？」師云：「大地雪將盡，萬卉總含春。」

有俗士問：「如何是心內法？」師云：「織女夜拋梭，當午機軋軋。」士云：「如何是心外法？」師云：「兜鞋出西村，老農正東作。」士一喝便拜，師云：「好一喝。」士云：「過也。」師指云：「者裏坐著。」
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拈拂子云：「拂子何來？」僧便喝，師云：「掠虛漢。」
師因僧作禮次，師云：「作甚麼？」進云：「特來領話。」師云：「恁麼則分付去也。」便打。
僧問：「如何是賓？」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主？」師亦打。進云：「賓主不立又作麼生？」師連打。
僧問：「如何是本來無所得？」師擿杖云：「者箇喚作甚麼？」
僧問：「趙州勘婆子是甚麼意？」師云：「山僧不曾行腳。」進云：「只如道哭聲已曉，曉箇甚麼？」師云：「初三十一。」進云：「頭尾坐斷又作麼生？」師云：「佛祖跳不出。」
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孃生鼻孔少半邊。」進云：「如何體會？」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所護念？」師云：「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僧問：「二邊不住，如何是中道一句？」師云：「挑鐙擇火。」進云：「舊茶飯。」師云：「如何是新底？」僧無對，師乃打。
僧問：「精進時如何？」師云：「豈是分外事？」僧佇思，師云：「會即會，不會禮拜了退。」
僧問：「內根外竟，是仝是別？」師云：「少許普請。」
僧問：「一切諸佛從甚麼處來？」師畫云：「從者裏來。」
師侍梁山行次，山忽顧師，以手指云：「者是甚麼所在？」師亦以手指云：「和尚要知，某不敢不對。」山云：「對即對，只是多虛少實？」師云：「分付梁山門下。」山打一棒，云：「也不意女到者裏。」師禮拜，云：「專為流通。」山休去。
梁山問師：「女幾時還山？」師云：「早晚即去。」山云：「去時須報老僧知。」師云：「諾。」便出，山笑而已。
師入梁山室，山問：「未跨門時何不快道？」師云：「恁麼某不須更道第二語。」山便打，師接住棒，送一送便出。
師在報恩入室，恩問：「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意旨如何？」師云：「和尚曾問幾人來？」恩云：「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又作麼生？」師云：「總教天下疑去。」恩云：「馬祖一喝，百丈為甚三日耳聾？」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恩打三棒，師禮拜起，舞坐具便出。

師到龍城，徹和尚茶次，徹云：「聞說曾見梁山來。」師云：「和尚莫受人謾。」徹云：「只知掩耳，不覺偷鈴。」師云：「某甲有甚麼過？」徹喚侍者云：「把拄杖來。」師近前躬身云：「若要拄杖，即不消得。」徹呵呵大笑云：「原來者漢親見梁山來。」師禮拜起，拍一拍便出。
師到石蒲揆和尚處，揆云：「幾時離棲靈？」師云：「前月。」揆云：「有甚麼事來？」師云：「若有事即不來也。」揆休去。
師一夜舉三喚侍者因緣示眾畢，眾皆鑿之。師命侍者喚大眾，纔入，師便下卻幃，眾無對。有石林上座禮拜而出。
僧問：「萬緣俱息時如何？」師云：「作麼生息？」進云：「不取物。」師云：「正好行腳去。」
僧問：「如何是離生死句？」師云：「不見三界有。」進云：「如何是證涅槃句？」師云：「安知十方無？」
有僧向師前默然而立，師云：「早是萬里望崖州。」
僧問：「有無不著時作麼生會？」師云：「此間著闍黎不得。」進云：「恁麼東西不辨也。」師便打。
僧問：「箭鋒相直時如何？」師云：「猶遲八刻。」進云：「不直又作麼生？」師云：「須是箭鋒相直。」
僧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師云：「一片青青無冬春。」
僧問：「與麼不與麼時如何？」師云：「千山雲拖足，一雨潤長空。」
僧問：「如何是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師指云：「大眾豈不分明？」
僧問：「學人特來，請師卻病。」師便推倒香箸。僧喝，師云：「轉見不堪。」
僧問：「少室本無言說，和尚說甚麼事？」師云：「但願風雨調，不患石田瘦。」
僧問：「賓主不立時如何？」師云：「鐵牛吞卻虛空。」
僧問：「和尚挺刃中走馬，學人戈戟外搦戰，且道如何折合？」師云：「闍黎卸甲，山僧休戈。」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臘月火燒山。」「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明月在指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艸生法堂前。」「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不得舒長嘯。」「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喜來鵲先噪。」「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築著便[跳-兆+孛]跳。」
僧問：「如何是龐公出身處？」師便打。進云：「恁麼本自見前。」師云：「三十年後也無入路。」

僧問：「四面絕遮攔，十方無回互時如何？」師云：「也須坐斷。」進云：「一道平沈也。」師云：「大有事在。」
僧問：「賓主不立時作麼生相見？」師云：「五九盡日又逢春。」

入室機緣

長西堂入，師問：「佛祖公案本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長便喝，師便打。長拂袖行，師复打。
讓堂主入，師問：「盡大地是箇解脫，為甚鑊湯鑪炭裏不去？」讓放身臥，云：「阿邪！」師便打。讓云：「者老賊！」師又打。慶書記入，師問：「無神通菩薩因甚鬼神覷不著？」慶震威一喝。師云：「女再試喝看。」慶拂袖行，師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世尊三昧？」僧豎拳，師便打。僧云：「作麼生？」師又打。
僧入，師問：「古人到者裏為甚不肯住？」僧作噓噓聲，師云：「肉有千斤，智無銖兩。」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僧便喝，師便打。僧云：「早知如此。」師复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你自己？」僧舉足，師便打。
僧入，師問：「者是甚麼所在？」僧喝，師便打。
揚州僧入，師問：「三世諸佛道不得底，女速道將來。」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便打。
典座入，師問：「雪峰覆卻盆是甚麼意旨？」典座豎拳，師打出。
飯頭入，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僧云：「某甲是飯頭。」師便打。僧云：「作麼生？」師又打，云：「猶嫌少那！」
僧入，師問：「如何是觀音玅智力？」僧云：「未知。」師打出。
僧入，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舉坐具，師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僧云：「不動尊。」師打出。
佛侍者入，師問：「拈香撥火，不知身是道場，汝作麼生會？」僧舉首，師云：「會得舉首？不會舉首？」僧云：「不會，不會。」師打之。
僧入，師問：「十二時中作麼生行履？」進云：「萬法歸一。」師打云：「如何是一？」僧沈吟，師复打。
山西僧入，師問：「汾州到者裏多少程？」進云：「不隔。」師豎杖，云：「還隔者箇麼？」僧沈吟，師便打。
僧入，師問：「終日作甚麼事？」僧云：「和尚卻知。」師便打出。

玄化主入，師豎杖問：「一切普化，為甚不化者箇？」主近前視之，師乃打。
浪副寺入，師問：「庫裏錢穀多少？」僧云：「供養何曾謾？」師打云：「將不謾底來。」
僧入，師問：「你在堂裏見箇甚麼？」僧云：「一無所見。」師云：「空過也。」隨後打之。
一侍者入，師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是孤負？是不孤負？」者近前奪拂子，師打之。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僧云：「莫眼華。」師云：「是你眼華？是我眼華？」僧云：「眼華，眼華。」師云：「可憐生。」隨後便打。
僧入，師問：「古人索犀牛兒，為甚麼不應酬？」僧喝，師便打。僧近前拊案一下，師連棒打出。
長西堂入，師以杖畫一畫，長云：「咬破舌頭原是肉，何須眼上更添眉？」師复以杖畫一畫，長拂袖行，師便打。世維那入門便喝，師云：「是甚麼喝？」世云：「放出來也不知。」師以杖畫一畫，世云：「還有麼？」師乃打。世提坐具行，師又打。
聞堂主入，師舉杖云：「速道！速道！」聞云：道即不辭，「恐落窠臼。」師云：「作麼生？」聞禮拜，師便喝。
泰書記入，便云：「本來作麼生道？」師便打。記展兩手，師复打。
慧維那入，師以杖畫十字，慧云：「好不識羞。」師复畫卍字，慧乃行，師便打。
堂司入，師拈拄杖示之，眾云：「不可矢上加尖。」師云：「作麼生？」司拂袖行，師隨後打。
純書記入，師問：「一字不著畫是甚麼？」記以坐具橫肩出，師隨後喝之。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祖師？」僧云：「本來，本來。」師便打。
僧入，師問：「狗子無佛性是甚麼意？」僧佇思，師乃打。
僧入門便喝，師乃打。僧擬近前摑師，師連棒打出。
僧入，師問：「達磨老子在甚麼處？」僧喝，師打出。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七(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八

住餘慶縣鍾靈門人心慶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法語

示本源明教授

嵩少不立文字，是入道要門，亦可謂至簡切者。今人不察，尚浮華虛習、琢句雕章，謂如此可張大教法，其好事者又以《 道德》 、《 南華》 、百氏雜談入為玅語，取《 法華》「治世語言皆順正法」實之，以正己之不誤。烏乎！是何欺人之甚邪？若此教化，不如緘默為愈也。然先宗之道，雖全體即真、全體即俗，離是離非、是即非即，其開發處未有不從簡易切要導引也。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由是觀之，烏用浮華虛習、琢句雕章與《 道德》 、《 南華》 、百氏雜談等為得意者哉？吾恐浮習之徒自以為是，而賢人以為非也；自以為得，而賢人以為失也。昔人有言曰：「學莫貴乎見道，道莫大於求仁，仁莫先於格物。」嗟嗟！吾有味乎此論也。本源教授欲體究玅道，可依此說做去，若從彼雕琢等事，無益可卜 。

示岳樵崇侍者

夔州臥龍灺和尚謂沒量張居士懋德曰：「山僧住持六剎，接待海眾，常內外清振，上下和平，由有矩侍者故也。正如鸞鳳之有羽翼，湖海之有舟楫，雖九霄之曠，四溟之淵，未有不至其極。凡學道輔叢林，正宜如此。不然，何以使荊棘叢林轉為道德叢林？」山僧近見他剎法綱不振、聲譽不揚，每自太息，甚至涕出。盍末法時代，人多澆浮，而主叢林者，賢不肖不擇，可謂哲人乎？於是癸未閒，以衣缽囑矩傳化，今十二年矣。余暇日未常不切慕臥龍之言。爾既職是任，將來所得無涯，但不可因循。後日，學不如矩，誰之過邪？真如以圜木為枕，策勵己躬，然後道尊德貴，千古師範。古人巨欺我哉！余得爾弼，雖所職頗當，然要以道業為先。不先以道業，不能垂範湖海，後世取法。余又聞之，天地以道生育萬物，聖人以德感化民心，故道德古今定衡，學道人不可不拳拳者。古今得

之以王，失之以亡，非今日也。明教有言：「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此之謂也。

示石芝仝書記

達磨東來，不為別事，只要與人指箇休歇田地，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卻道不傳而傳、不說而說，即是西來大意。卻又分宗列派，種種施設，都道從彼得來。殊不知阿魏無真、水銀無假，有甚著落處？不如向他未來時一切坐斷，不獨成佛有餘，亦謂之無事道人。我書記石芝，魏安人也，以風塵不偶，脫卻鶻臭布縿，來與者夥人仝學西來大意。忽一日，山僧上堂結座畢，書記云：「還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華雪月揚。」山僧便下座。因來求法語，山僧意以為將來或有用處，因記他兩語於此，庶書記他日不孤山僧一種苦心，山僧亦不孤書記參學苦也。吁！分明不是家常事，卻道家常更是誰？

示端居泰書記

「東廁屋裏漫擦珍珠，瑪腦盆中無著驢糞」，此山僧昔畣書記語也。如今要得正法流通，須看從橫作用，則門風始不致委地也。臨濟眼如走電，德山口似血盆，無此人有此法，終不能垂範萬世。端居泰公自蜀中二千里來見聖恩，以從橫機辦挑聖恩無礙三昧，臨濟、德山腳手將來亦或及之。一日，入室乞法語，聖恩不欲孤之，乃書此言以進之，異日紹隆吾宗，一條棒惡辣有日在。噫！閣外滄江晚，林邊月色初。

示大雲長維那

靈山四十九年拖泥帶水，吐盡縣河機辦；少林幾萬里來赤縣神州，費盡許多鹽酢。後之人謂之說法利生，殊不知靈龜曳尾而跡愈多。昔人有言：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大雲長公維那入社火求道日切，雖亦可作紹繼種艸，第學知困知，恐不能勇為也。須是與山僧行則仝行、坐則仝坐、喫則仝喫、屙則仝屙，一切不顧，待聖量凡情虛通障礙，小大修短融為一道，然後止耳。到得者箇時節，又誰管他靈山、少室，總無干涉。不然，我有拂拂你、有鉤鉤你，你也切須子細。明日赴開聖請，因書此語與之，倘異日蹋上佛祖頂門，衣源亦必分付為龍門第二代也。維那勉諸。

示野竹慧維那

道無迷寤，亦無階級，祇要當下體究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究之無地，道業成矣！道業成，則生死不有矣！生死不有，則凡亦不得縛，聖亦不得拘，脫灑優游，巍峨自在，隨流得玅，逆順皆神。到者田地，始謂生平行腳立志，造道周畢。於是野竹慧公維那自龍門相見已來，體究吾祖之道，雖未入於堂奧，而棒頭喝下似亦謾不得，第恐中涂坐住，不能深入祖室為法門器物，是吾憂也。時求法語歸，因書此以進之，俟異日其道完全，山僧終不負女一段苦心。

示雲居世維那

聖道無言，而言之者，導之也。譬夫之閩越而不假問津，未免淹留委曲，有泣涂之苦。所以浮者有舟師而駕有御，軍者有旗而瞽有相。由此觀之，持聖道，主叢林，欲舍言宣，不可得也。夫欲言宣，而欲宣何法即得？乃日用而誘之，是謂法。日用何法而誘之？即應用處而指導之。是故動則法動矣，止則法止矣，喜則法喜矣，怒則法怒矣，優游園觀則法外矣，坐臥飲食則法內矣，頫仰則法上下矣，進退則法前後矣，鼓梵唄則法音聲矣，趨定室則法禪靜矣，持缽王城則法朝市矣，行化村落則法鄉井矣，乃至一動一靜則法一動一靜矣。聖人曰：「造耑乎夫婦。」莊子曰：「在屎尿，在稊稗。」永嘉曰：「即無明，即實性。」烏乎！無往不是法，何適而不可？故曰：左右逢原。良有以也。維那世公者，蜀人也。昔遇山僧於平越，今复守秩聖恩，每來索法語，是欲導之以法，得以明乎不傳之旨，進而為人師，退而為山主。烏乎！可謂出家之志也。故山僧於是乎勉之以日用之法，其得道得果，自有無窮之趣。

示石琴聞監寺

道本無名，無名斯可謂之道也。老氏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是道也，運四時而不遺，宰萬物而不惑，居煩惱而不戕害，住禪定而不空寂，天地以之，聖人明之，民俗昧之，鳥獸愚之，甚至止之而為山，流之而為水，震為雷，行為雲，日為晝，月為夜，散為星，澂為空。東坡氏曰：「山色法身，谿聲長舌。」有旨哉！石琴，銅梁人也，幼歲落髮，深求至道，今請法言，用為指訣。山僧笑曰：「有是乎？終日住是中而不覺，誰為昧邪？饑也為之食，寒也為之衣，渴也為之飲，倦也為之臥，孰非道？孰昧道？知即是道，孰非其玅？空空寂寂，幽幽明明，總皆其要也。」忠國師曰：

「京都鄴都浩浩，盡是菩提大道。」如此領略，不待山僧訣而監寺自訣也。

示不已純書記

禪之為道，吾人之本領也。仝天地而鎮常，離生滅而恒靜，如蓮處汙，其質本潔。固知此理，居聖無增，住凡無少。所謂血气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仝體。由是觀之，吾人之所具，與先覺所證涅槃之理，曷常不仝哉？既仝也，孰為聖，孰非聖？孰為凡，孰非凡乎？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不已，西吳臨江人也。從黔剃落，常侍雲腹禪師。一日得鄉井信，知高堂未傾，乃惟曰：「我出家學道，無乃先親後己乎？不然，何以明吾大孝，而報吾劬勞於二老人邪？」先覺曰：吾精吾道，其道精，可答吾親也。先佛常有十種報恩，勒而為經，而方隅盛傳《梵網》，亦曰：「孝名為戒，亦名制止。」於是腰包東還，為閒關艱阻，難以長發，因走開聖，不覺淹留，今三年於茲矣。吾常見性靜神逸，舉必端立不倚，此天秉之性，非習而成也。及為山僧掌記，凡道性善與法言，無不記而載之，此真吾法器矣。第為道雖切，而進退頫仰，猶有未盡善處，故山僧每策進之。俟入道大全，山僧何吝一衣缽而不與之證？亦必忻忻然與之也。

示几水覺西堂

離塵脫俗，閒居獨處，不是懼傜役之勞，兒女之累，求如是清淨耳。盍生死理未明，與聖道未有所入也。所以悉達有天下而不為，直入雪山，茹麻食麥，六年得寤本心，然後恩澤滿天下，兒孫滿天下，情與無情，均沾其益。此勇猛丈夫，非淺淺可能為也。今披剃之人，開口便說：「我出家兒能清淨，能解脫。」或撓之以非語，或奪之以物，則必大惱，則必臧而護惜之也。烏乎！若輩不惟視吾道之甚易，亦且失出家之利多矣。曾不知聖人之道貴誠信，非誠信不足以見聖人。几水覺公，江津明經也，世為閥閱，一旦蠲棄，樂此寂寞之地，盍欲求聖人之所證也。公既有是舉，正宜朝於斯、夕於斯，以究吾人所共秉之性。若能念念究竟，不舍蒲團，他日自為吾門重。人亦有言：「十年五載，不離叢林，無人喚伊作啞漢。」長慶坐爛七蒲團，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不如是，尠有克濟者。乃書偈進焉，曰：一念不忘究竟，自然傳佛心印。一山一水了然，步步分明正令。

示石林慶書記

達磨大師來震旦，與人指箇直截徑路，使入聖地，謂之離文字之學。單重空劫以前，父母未生那邊，倘那裏識得自己眉毛，原來者邊掌天拄地，轉身過來，方笑釋迦老子做盡伎倆，也無奇處。石林慶公，渝之酆都人。幼綜儒，為詞壇名家。中歲以正法眼臧，未有入路，乃與法門諸大師游。一日來龍門，冷眼冰人，卻被儱侗漢一捩，將些子文字，不知向甚處去也。因使之拜：吾為得你師也。公曰：「慶早知和尚，只是仝人不放行，幸吾師不以責遲，願列為弟子。」遂求開示學道，今三年矣。倘他日腦後釘脫，我將一件事付託，莫道惡心歐吐，不肯承當好。

示海月灺知客

出家人須知出家事，不知出家事非出家也。故常攷先佛出家之說，非出塵緣勞侶之家，出解脫圜明之家耳。所謂解脫圜明家者，無罣礙，於法自在，不作理、不作事，不作聖、不作凡，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任性逍遙、隨緣放曠，如是可謂得出家道也。海月，越州人也，從平越太和靜主祝髮三年，始來與山僧做者冤家，要山僧指示先聖不傳之道，使識出家事。山僧理住持事之不暇，安能與人說黃道黑？但只痛棒而已。雖然，關頭不緊，卻又走漏一點也。擿筆而起。

示嬾民玄監院

究明生死大事，不在別處討取，但觀密作用。所謂密作用者，吾人念念之樞機也。倘能一夕捉得住、把得定，自然不受人謾。倘如此，不但閻胡子不能公界你，即釋迦、達磨亦不能師女矣。正如武帝見侯景，身雖未死，其心已死也。此便是了鬼神覷不破之機，超生死不相干之地，更有何法為女說？更有何威音那邊、者邊者也。山僧來黔，便識此人可為法門器物，且助山僧衣缽、床帳等種種道心。而諸供具中，心供為上，此人以之。異日於傳鐙有分，不可不書此以進之。

示惺一照監院

真性守寂，萬物常恬，神珠離塵，孤光獨照。是故先聖指此一路，以開後學，如能信受，誠不誤也。古德雖有多種方便，及其至極，

未常不一其旨趣。故曰：「一室千鐙，光光洞照，無雜無礙」者，此也。是以知此玅性，圜明無缺，如彼太虛，體無邊際，處巨身隨之巨身，在細物隨之細物，見四聖性，則四聖而淨；沈六凡性，則六凡而染。然巨身細物、染淨雖殊，不過隨用得名，性未常有如此之名可名也。正猶牟尼寶珠，體具朱紫等色；又如諸根雖動，其實一機抽也。我監院，江陵人，為山僧佐院事則三年矣。而勞心苦志，為大眾藥石，非有他故，欲明此道，求脫生死。山僧見求道之心，有如是之切，何慳指訣，不令入吾堂奧邪？第機之淺深在人，又不在山僧無明誨，其真性守寂、神珠離塵，監院其策進之可耳。

示海雲仲維那

道中無主，目前有物，正是見漏之毒；玄學無縫，格外有眼，亦是障礙之根。故聖賢之用心也，一切時蕩蕩地，灑灑地，無事無依，非縛非脫，不聖不凡，如吹毛利，自然不順其情，雖佛魔來亦斬，非佛魔來亦斬，如此誰敢當其鋒？誠所謂乾淨無依道人也。仲維那實欲明此中事，必能擔當此事，能擔當此事，則庶幾於學也。然不可不勉志立身，勿使世情牽去，正如牧牛人用其鞭而常調笞之，他日鐵橛子蹋碎，開口不挂脣齒，我臨濟正宗必兩手分付，作世中沒量大人也。維那其勉之。

示別南禪人

佛祖因緣實非小可，第一須是痛念生死，稍有一豪懈怠，終無見道日子。故先輩以圜木為枕，枕轉即覺，三二十年於叢林中不變其志，方了辦道業。烏乎！禪人可不深省乎？今之禪人猶古之禪人，今古無間，始名學者。別南從興慶參學已來，晝夜蒲團上未曾間斷，但恨作枯禪默照之見，異日生死到來敵不過去，又是不提點、不警策之過也。故山僧凡見必厲聲詬罵，盍路頭不使委曲錯過眉梢眼角，一箇光明種子亦令掉轉竿頭踐佛祖之階，則成道或有日矣。噫！莫又滿園桃李孰，秋色五湖寬好。

示聽松禪人

老胡東來，直指此道，簡而易，澹而遠，若非言前領旨，斷沒交涉矣。故宗師家接人利物，必不落文言，惟以一條白棒橫敲豎打，只要知委此箇時節而後已。慧維那白曰：「聽松者，法器之士，以母老不及頂笠腰包來見和尚，乞法語為開道之，俟人子禮畢來見方

丈，亦庶幾省力也。」烏乎！維那為友可謂誠也，是用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語示之，倘就此語用力之久，自然得近道也。聽松求道之志，亦庶乎可爾。

示佛靈禪人

先聖宗要，離諸名相，離無所離，無離即覺，覺相圜滿，乃大圜覺也。正如明鏡見相，相無不入，相入無取，亦無不納，學聖人道，當如是知。此知亦不取，亦不作不取，不取而取，取亦非得，如鏡入相，非無相見。到此始知口如河瀉，原無半字點汙，人雖終日婆娑，竟如水中鹽味。昔人見僧即面壁，或指露柱，或喚喫茶，或教拈床子，或使開田，或命傳柬，或教飯後到塔頭來，或云持缽去，或云者根得恁麼長，那根得恁麼短，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或云驢事未了，馬事又來，或云我今日勞倦明日來，或云放下笠子向女道，或云何不放下著，或云主人公惺惺著，此即離言三昧。學聖人道，能冥會得，入此種種離言三昧不難矣。又女之求道，如下種子，山僧說法，譬彼天澤，女緣合故，當見三昧。佛靈從桃原來見山僧，每參畢，常來問堂奧中事，山僧指四儀中如知法法不差，則堂奧在是矣。即前所謂離言三昧，未有外於此，所謂萬派朝宗，何關外來？佛靈其勉諸。

示空隱堂司

若能識得自家本來面目，不須向外求心，即此是解脫道，亦可謂了脫生死過量人也。只是你不能知自家本來面目是方是圜、是長是短，所以於者裏不能清切、不能透徹、不能明白，有孤出家志耳。若是見得清切，透得明白，即閻老子也不問著你，只任你自在自由，無縛無脫。其或不然，也須喫過痛棒熱喝始得。

示含容德直歲

棲靈和尚常曰：「欲究玅道，不可不博問先知。盍先知者，經歷磨蕩，無不融會於真心，得真玅萬物之體也。」老僧十三歸道，三十始成，不如此尠克有濟。時山僧亦在座下，與五百餘人仝聞此言，未有不出涕欲踐行此言者。自此以來十七年矣，我此雲集弟子，或如棲靈、或不及棲靈、或三分之一，山僧亦未常不以慈誘之，何懈怠者眾而篤行者寡邪？寧棲靈道德厚而山僧薄者邪？山僧口門窄而棲靈寬者邪？不然，弟子不堪者邪？烏乎！昔汾陽罷夜參，有胡僧

請法，道吾眾少衲子知參，今何寥寥若是哉？含容，衡陽人也，卯歲出家，今年到聖恩求開示，山僧導以日用應物之際，何人為主？倘會得過來，即成無上道矣。只恐不能篤行而有負吾女相晤之奇緣，又恐不堪之輩得以笑吾女也。勉之，勉之。

示若冰禪人

有如是法，能教如是人。所謂如是法者何？道而已矣。道者何？生物之原而已矣。天得之清，地得之寧，日月得之運行，吾人得之虛靈。故曰：天地仝根，萬物一體。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由是觀之，出輪回，免生死，非別有法，別有道也。既欲入此法，入此道，須是朝於斯，夕於斯，橫看則非別法，豎看則非別法，生死亦非別法，輪回亦非別法。猛然噁底一聲，原來只是吾人一箇本命元辰，何事別求邪？到如此，正好上高藍峰頂痛罵一上，亦奚不可也？果能如斯，則衣缽將來兩手分付。若猶未也，須著緊參究，以俟他日萬全，何愁不是恁麼人？

示閔夫人趙氏

先佛設教，曾無別示，只要一切處知自家本來面目而已。如此而知，如此而達，便是免生死、出輪回一段要事。盍此面目，人人自具、各各天秉，上至聖人，下至昆蟲，無不仝具。既天秉如此、自具又如此，則盡十方無不仝此面目也。居士果能於山僧說處信得、承當得，即成佛舊矣。如今有般不知入路底，便作許多伎倆，或蒲團上覓、清淨中求，殊不知全落下乘，非佛所謂離生滅道。夫生滅道，日用應物者是，動作營為者是，將心求佛者是，如舍此外別求者，即不是也。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夫道也，即本來面目也。於此知得，方知過見未來千聖千賢仝得仝證，全是此佛，更無別佛。

示廣陵隱居監院

夫所謂道者，三世諸佛之所說，說此也；歷代祖師之所傳，傳此也；天下浩浩之所商量，商量此也。故山僧終日婆婆娑娑而多多和和，寧有外乎此哉？山僧睡，女亦睡；起，女亦起；食也飲也，女亦食亦飲；喜與怒，哀與樂，悲歌慷慨，嬉戲跳走，女亦隨之。喜與怒，哀與樂，悲歌慷慨，嬉戲跳走，如此何適而不是？何適而不是指示？胡為乎不自信，卻來索法語邪？寧山僧之無明誨，使女有

如是睚眦而盱盱邪？不然，是道之不靈而女不靈邪？烏乎！四十不雜用心，七箇蒲團坐破，方有入路，豈朝夕之閒即能大解脫也？雖然，難之與易、遲之與速，在機不在法，故曰：順逆皆方便，遲速不仝倫。

示梅隱清監院

夫天地化育四時而不竭，運行日月而不盡者，以其無心也。吾性歷塵劫而不磨，住空寂而不息者，以其無生也。無心，所以能寒、能暑、能幽、能明，無不由之；無生，所以能聖、能凡、能靈、能蠢，亦無不由之。是知大身、小身、眾生身中，皆是正覺。然非入於種種身而後有此覺，即此身原此覺也。僧肇曰：「天地仝根，萬物一體。」此之謂也。梅隱者昔為居士時，常問山僧：「下手處有何方便，可入聖者之道？」山僧舉一栝，曰：「即此可入。」居士唯唯。乃於龍門落髮，今為長松監院。

示梅孰海監院

要明己躬下事，不可只是因循，當要切之又切，自有得耳。或在蒲團閒、茅屋下，閒也究己躬下事是甚麼，忙也究己躬下事是甚麼，倘究得分明，不枉在叢林中見方丈，朝參莫禮，開單展巾，一種辛勤也。然而行腳參方，不是今日瀟湘、明日雲夢，視五湖煙景、看四海名山，以當生平樂趣，必要見真正道人，與我了學道一件大事。若此，則擔囊負缽之舉，始有益也。監院仝山僧，八年來甘澹薄，佐化叢林，斷不可放逸。且時日不多，光陰去半，當了辦己躬下事，庶不枉走入空門高志。

示尼自珍

學道人別無可為，但日用閒飲啄處，看是甚麼道理？是甚麼作用？倘能猛著些精采，啐地一聲，翻將過來，方知此理不在別處，只在者飲啄日用裏走將出來，見山僧便道：「和尚今日謾不得也。」雖然，山僧還要問你：「釋迦老子被雲門一棒打殺，至今無人舉著。你試道一轉語。」

示尼素染

要究道之本原，須看衣線下是心也？是物也？從朝至莫，行坐之閒，一一看得分明，即是得心入手底下落。看到如此，始知不是他人底物事，原是自家屋裏一物耳。只因從朝至莫，一切時一切處放過了，所以為物所轉，不得自在，是我自誤，非關人也。參學寤是知見，可謂不玷行腳，作得道人也。禪人來見山僧，能體如是邪？能體如是，則頭頭自在，法法自在，又要山僧說箇甚麼？正好掉臂便去，尋箇茅屋，保養聖胎，何必在者裏聽人處分？倘不能，也須朝參莫禮，著緊工夫，他時撞頭磕額，猛然識得，則與從前原不差別。

示元初禪人

江天雲漢，孤鴻數聲；秋圃霜園，殘菊三徑。正與麼時，喚作竟，有甚行腳眼？不喚作竟，又欺人不得。總是你者裏疑不過，所以有許多病痛。豈不聞佛祖門風，衲僧巴鼻，貴在自己實實知委，不是做死模樣，便當參學事也。禪人要做者家人，須是參究一一到自肯田地，然後到諸方老宿邊，自然不受他謾，即欲紹隆佛祖，未為難也。第恨聞而不行，行而不實，自甘門外，此是自欺，非山僧咎。

示冰石禪人

曹谿家法、臨濟門風，如燒尾辟歷，不容停思，須要赤身擔荷，纔是嫡骨兒孫。若一點遲疑，則白雲萬里，無甚句當也。今之禪人不肯猛烈，盍過在終日於叢林中無真實為道之念，每為情慮牽去，纔見諸方長老出方丈提唱此事，便知有道可愛；逮歸方丈，又去打渾，所以終無見道時節。所以日日在者裏如箇啞羊相似，於佛法無一點靈驗、無一點得力也。禪人得得來見山僧，求山僧指示，以了生平一件大事。但此事不立文字，亦無處啟口，若一一講說，即非不立文字之道也。且禪之為道，非有指訣，但二六時中柬點自家主人公，看從何處出入？倘看得分明，則此道得也，又何必區區欲吾言哉？

示自純禪人

行腳人不是遊山翫水、歷諸名勝便了平生大事，須是參見真實名宿，求其指示生來死去之理耳。明見生來死去之理，然後入諸塵勞，豎法幢、立宗旨、作大佛事，方才是行腳高流、參方衲子。不然，誠虛事也。不見之古人乎？參須真、寤須實，此事分明始有

益。然說箇參寤，早是糞屑、早落宮商，所謂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縱說，總不過是箇敲門瓦子。倘不如此，徒自勞形，於道何益哉？女求佛祖不傳之道又大非難為，但祇是四威儀中於生來死去之理未明，必朝於斯、夕於斯喫緊做去，他日一念回光自照，忽然認得諦當，便是了生平大事處。還知麼？做到頭來始覺玅，虛空粉碎滄溟乾。

示不夜方居士

學佛人不可外求佛法，耽誤光陰，但看先德即心即佛。只此看去，倘於一切處看透，無不承此恩力，無不處處玲瓏，無不頭頭活潑。於見聞覺知處看透，即在見聞覺知處；於穿衣喫飯處看透，即在穿衣喫飯處；於動靜閒忙處看透，即在動靜閒忙處；於妻子兒女處看透，即在妻子兒女處；於呼奴使婢處看透，即在呼奴使婢處；於見山見水處看透，即在見山見水處；於一切竟界處看透，即在一切竟界處。曾無覆盍，曾不錯過，明明百艸，明明祖意。識得者箇消息，超佛祖、了生死在裏許，脫枷鎖、出塵勞在裏許。古人常言：「一根返原，六處休复。」故我法門只一棒一喝，更無多種。雖有種種施設，不過導人之徑，豈有實哉？然此指示不但佛祖，即三教聖人雖說處不仝，其理是一。居士能依是說，他時自家得力在。

示自成方婆子

窮究玅道，但向己求，莫從人覓。不然，盡屬癡狂，於道何益？古人有言：「見色即是見心，聞聲即是聞道。」如是，可謂開門見山，何曾隱覆？但學人往往放過，所以不得光明透徹圜極。忽爾無常到來，卒難排遣，豈非不切之過邪？居士欲究此宗，正好向一切時、一切處見色聞聲，看是箇甚麼？倘於此識得破，方信此言真實，不曾隱覆。噫！林疏見秋月，雲斷露前峰。

示覺智江居士

火宅人欲明大事，須將箇萬法歸一放在面前，日用應物不可有一時一刻放教閒斷，自然明見佛性，與從上傳龐為一夥人也。山僧來嶕峨八月餘日，未見一人能信此事，惟者箇俗漢梢近垣牆，每來喫棒，似有志向上，可為末法人豎趙幟也。因書此言以進之。

示紹維綏書記

衲僧家志須固，不可今日說有，明日便無，所以不得入佛要玅，先聖憂之。我書記早入此法，但慮鞭策不勤，得一景響便止，豈不可惜邪？須向惡辣盧中大段一番，使一切竟緣斷盡，光明大發，則能處處轉本地風光，一豪頭上建立吾祖之道也。今日聖制告圜，聊書此語以進之，他日如可捩住山僧咽喉，直教出气不得，可謂掌天拄地丈夫人也。俛之。

示繼鐙禪人

先德法門雖是山僧支掌，亦在抱道衲子共相維持，則法門始不陵普，而少林凋而复春、曹谿涸而還益，重臻光煇，舍吾人不可得也。山僧從楚、蜀歷黔州，未見一人可其意者十七年。始有繼鐙者，曾見燕居，雖未入渠之室，然亦有向上志，乃筆此語以勉之。倘能冷灰裏豆暴，識破此中消息，方不枉吾女相遇一番奇緣。

示不隱禪人

智眼不明，為物籠罩，此不求道之過也。若能明見佛性，自然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即目前人馬駢闐，青紅朱紫，纖細修廣，乃至一艸一葉，盡是機用，盡是本心，又誰為物之所籠罩？亦能轉本地風光，一豪頭上建立法幢去在。所以山僧尋常指人，但教目前體取，不可別求；若別求，便錯過目前好消息。山僧來平城不三日，便有箇赤梢鯉魚信得及，把山僧每日三頓喫得麤飽，要與他說極直截法門，使之易入。山僧無處啟口，祇書數言，作一開示。若能目前覿破，又是家裏一箇僧。

示大通禪人

古之稱學者，真如哲公一人而已。顧余所左袒此公者非一日，盍舍公而外，殆難先屈一指？然則龍驤鳳翥、鵲起豹變之士，往往接錫繼踵於祇樹雲堂之閒，獨非學者與？余曰：不然，此固學者也。然求其精進心、勇猛力，切磋於祈寒溽暑、砥礪於風晨月夕不少懈者，惟哲公可足法。他人則或以聰明資、或以晚成力，觀所謂綿力勇進、造深極微，不逮哲公遠也。而子欲以此公所為與諸子並，可乎？嗟嗟！可謂學者之翹楚也。若今之所謂穿衣喫飯、名存實亡之學者，較之實霄壤。歲癸卯夏，余過嵩目、大慈二長老之室於貴筑之法雲菴，揖坐相談，幽懷各吐，不待終夕，則灑灑會心矣。因作偈贈目與慈曰：「西山會裏一神駒，俊骨名高在五湖；直把追風千

里足，等閒蹋殺楊岐驢。道業高標居法雲，杖頭喝底駭聲聞；如何貴筑多獅子，豺虎屏蹤獨有君？」適有大通禪者，江南人也，出首卷乞余作書以為學業云云。噫嘻哉！余前不云乎？真如哲公可足法矣。哲公圜木以為枕，三十年不改初志，其學業可不謂之勤且精邪？大通尤勉乎哉！

示隱參禪人

夫學者學何事？學夫聖人之道而已。聖人之道，豈易學哉？英敏之資，終身有不見其徼者。然則聖人沒，賢者去世，而終無見道者乎？不然，聖人雖沒，賢者雖去世，而遺愛尚存。學者能循遺愛，究之即真，體之即神，何患乎學不我成、道不我明也與哉？隱參者，蜀東人，齠年祝髮，志趣不凡，歷參名宿有年矣。今秋，余挂席南隆，偶晤於此，常論聖人之道，亦足以發，將告去，求為法言。烏乎！第見其往，不見其止，故道聖人之學，勉之使成。

示解一先化主

欲求至道，先務威儀。夫威儀者，先聖之崇範，後世之規繩。如舍此而學道，是匠氏棄繩墨而求物之精，弗可得也。余見今之世，不獨禪人放肆，即據位者亦無可法，甚至滅裂規矩者。嗟嗟！欲振末年之衰，普正衲子之邪心，何可得也？解一，夔州人也。常學於吾徒本源，雖未見至道之精，而於七佛之儀式亦可觀光，比之邪辟之徒，實霄壤也。因求為法語，作學道津梁，書此言以告之。

示見修禪人

學佛者學夫先佛之頂法，與明心見性之旨。夫頂法之與心性，裂而三邪？合而一邪？曰：非三非一。學者之未寤，故疑之曰三曰一耳。如性見心明，即三一非三一，又何須執之為三為一？為非三為非一，都盧任之而已。見修禪人如寤斯旨，其頓超三學复何難？

示熊思善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可以為居士也。或謂此語子也道得，雖鞠子也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然世人聞此語，皆以為羞，而奉重篤行者寡也。余每見有人問善之下手處，必先舉此以告之，而服斯言

者十常八九；告之以別語，則信之者十常一二。此應病投方，良不虛也。居士若欲思善，莫此為愈。

示開石書記

大道在愚心，愚心何所尋。寒暑自能覺，忙閒每自吟。鐘鼓耳不謬，青黃到眼明。饑來思為食，霜至欲披襟。倦極當思困，情歡弄歌聲。種種皆可應，成佛此為因。如此何為愚，自然道易成。若能依信受，此生可出塵。

示自超熊婆子

道無男女相，亦非聖凡情。若能當下會，不用論疏親。但只隨情遣，何須問假真。我心不可得，彼相复何形。兩兩同虛假，惟有一月明。止此是真智，歸來罷問津。

示覺相蒲居士

若論佛之一字，元非實有，盍先佛不得已，只得將佛字示人，作一舟航，作一楷模，使之從此入三摩地，寤佛知見耳。及乎到此田地，回觀從前許多夢幻，許多佛語，本無一法是真實者，方信此佛原是人人自有，非從他得，亦非從佛祖邊求，只是我一切時放過了，不自覺察，故有許多迷涂。若能早覓於此，猛猛勇勇，亦必自然得手。如人終日在涂，不知家裏事，一日忽到家，便不疑家裏事，可不快哉，可不快哉。覺相蒲居士仝余，營山人也，雖羈身戎馬，常留心佛理，凡遇名宿，皆往請訣。歲癸卯夏，值余於黔，每來參見，余直以平常示之，雖未得大休歇，然亦知邪正眼矣。因求法名並法語，因告之以此。

示熊長祥

長祥問字於余，余曰：西伯枉駕渭濱，得太公開八百餘年之基，夢熊之祥也。中閒周公、孔子相繼而作萬世師法，此又皆渭水之一遇。不然，名教何如是之長且祥也？宜字之以渭水。

示穎徹禪人

學古人字，讀古聖書，玅須如古人遒勁，識須如古聖精微乃已。若只解摹畫尋行，非超人頭地之學也。字有別體，學有別旨，斯言豈欺我哉？穎徹業書學字當別有所得，然後可稱住足。

送不磷堅宗孫還益州

癸卯秋，不磷自梁城奉師命持法嗣書來，時余挂錫平越之圜覺，每夜坐，常問：「益州諸師領眾勤怠，果如玅喜不？女師為法，無敗事邪？」不磷對畣：「腹笥便便，正不失為專使。」明日將行，索余書。余以數年來未親筆硯，且不欲一文字腳以障人寤門，閒有請益，不過指酉甕石床；如擬議，即放竹篦而已。女為吾孫，用此閒話奚益？不磷不能已，因拂紙書此以與之。

勉竹眉宏宗孫

纘先宗，繼慧命，惟在抱道衲子。夫欲得抱道衲子，處此衰世，從何見之？即乘周王之聿足，履八極之山川，尚不得一面，況坐此深山，使吾得就見邪？於戲！求之或難也。古云：吾走南方一遭，杖頭未曾撥著一箇。不其然乎？先師常告余曰：「老僧往來吳越，歲月不為不多，而求一真抱道者，以授吾生平之事，不可得也。」故屬余曰：「千般海寶，如意先之，從此得也，好接上機。」云云。余自是以來，五年於茲矣，所遇衲子非不眾，求所謂抱道者常寡，前此十二人雖早入室中，然亦不過三兩人而已。自此以還，惟住山為事，而求人心始倦也。癸卯春，竹眉者從梁城來，俊偉可愛，留住數月，而囊錐始露，則吾徒嵩山之子也。性情方正，行止可人，雖非吾所謂抱道衲子，然亦可繼纘先宗，使一華五葉之原原委委，不致寥落，亦能免夫余懷抱之憂也。然尤當勉進，不可望洋即止，以孤吾望。

勉竹元上宗孫

今披剃而為僧者眾矣，求一二為向上事，不困於榮名與醉於富利者盍寡。人之所欲，在眼色、耳聲與口體之味常欲足，即居處、服食、器用亦不欲陋，故宮室雖珠玉牙香尚患不多，服食雖綺羅珍羞尚患不美，安能求於此哉？先佛之道，縣曠幽遠，寂寞深杳，又非一日可能造。昔東院春秋八十，尚芒鞋竹杖，造請諸方，長慶蒲團七破，德貫景星三十年，他如圜木為枕，縛被為誓，然後始快意曰：「吾道放心矣。」今披剃而為僧者，矢道之志有如是之勤且久

乎？余十五年往來江湖，所見者眾，求如是人，或萬中淘一耳。歲癸卯，衲子竹元自昆明來，見余於長松山房，視其所攜，一笠一囊，別無長物，驗其所為，寒不問被，暑不謀扇，余或以利動之者三，渠未常應。噫嘻！為向上事，不困榮名與醉富利者，有斯人乎？有斯人，吾道庶幾也，即異日掌吾道，亦頗稱足，吾何患無後為哉？野竹衣缽，在女當貯而臧之，俟龍天推出，然後為天龍解而出之。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八(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九

住順慶府新菴門人祖玄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雜偈

示汪覺惺

我以禪月，仝佛世尊，汝以悲仰，為大信門。隨此指標，是涅槃路，但用耳觀，名解脫處。

示項覺印

住此億劫，維定維心。體非空有，秋月淨沈。物本斯明，兩閒齊照。大悲世尊，指是覺道。

示汪覺智

真一無住，寂爾心宗。回首左顧，月在前峰。頭何動搖，尚無有止。無止之旨，惟此而已。

示苟覺善

獨坐少室，華飛見九。赤縣神州，法器何有。雪深之夜，真子來焉。心不可得，是法乃傳。

示米覺超

惟心能覺，是寒是燠。諦觀如來，別非異道。小學執空，菩薩內冥。我超二路，仝寤宿因。

示孟覺中

不立一色，是為道元。了知非有，惡用复言。但以指揮，人各其正。今日南中，行此祖令。

示王覺道

疇昔玅喜，竹篦示人，有不得入，巧諭其神。大哉宗言，了如智鑑，照我肝膽，無有不見。

示盧覺正

純以一義，乃普其心。水鳥樹林，解此玅音。宣於十方，聞機隨順。物物斯照，是名大定。

示陳覺通

禪之為宗，自竺乾氏，日月雖迻，其道不二。末山常云，全然非相，理寤玅圜，是大寶臧。

示江覺慧

云何佛性，仁分南北。我見天下，元無別得。知是法器，三更傳衣，歸去云何，道樹曹谿。

示傅覺玅

已住於一，一還在心。十方國土，是有圜音。寂兮如明，不可求得。但以冥中，而為其則。

示方覺鐙

我告弟子，無相外求。自本真照，寂爾神遊。指屈云五，信而惟二。二五還仝，唯曰何至。

示方覺靈

蠢祛而靈，妄破則真。孰無孰有，非根非塵。汝相維何，仝彼先佛。汝佛圜脫，即解二縛。

示汪覺用

我用眼觀，聲塵自然。如掌上指，維二維三。此之大用，非道而誰。以此功用，何慮何思。

示張覺少

眼耳無塵，鼻舌非親，四法圜脫，如月波心。用之不到，不用何玅？是謂自然，聖人之道。

示鄧覺一

眼色耳聲，終非外塵。不作是見，超彼聖倫。名大自在，何成何壞。如月行空，光映萬派。

示鄧覺廣

佛以一音，廣被有情，白牛穩御，越彼化城。到寶所已，取之不隘，能濟十方，稱曰無畏。

示李覺仙

少室一缽，非小非大。虛空仝量，微塵不隘。濟人饑貧，如枯斯春。香風時來，悅可眾心。

示吳覺萬

塵根不二，迷寤一原。但見諸動，如珠見圜。圜應六處，與彼萬象。鏡光非受，物自斯向。

示董覺之

來問斯道，舉手示之。頫首忖度，已隔藩籬。故用方便，曲說多門。是為漸修，入佛之根。

示曹覺惟

我有方便，示此玅道，維棒維喝，與斯談笑。智者得之，愚者孰思？固有利鈍，難與齊之。

示曹覺原

佛心云何，非淺非深？舉目四望，水鳥樹林，飛潛動植，本原一質，莫作妄相，是大饒益。

示一覺月

爾以禮足，為求道安。我以問訊，月在指耑。伊昔何人，臺山古路。天下衲僧，落他指顧。

示周覺澂

諭彼太虛，虛空何貌。欲至四方，終無邊表。維神乃寂，不動即周。周亦妄相，取之莫留。

示自淳

塵相繁興，我人自定。知彼三學，了無實證。造則不至，明則非真。中亦不取，曰汝出塵。

示六一

非六非一，是心維我。能含眾象，曰超今古。白月在天，是道乃傳。先聖後聖，仝此一源。

示女一

道即寤仝，誰非憎愛。我與女一，原無小大。流而為水，止亦曰山。動靜不異，玅在厥閒。

示玅一

演於一音，各信其道。立雖五性，仝觀一玅。得厥旨根，孰非異仝。有無莫取，是謂圜通。

示在中

厥惟明達，勿欺上下。自內至外，稱其和也。祿在其中，誰云不充。以此是則，天下乃仝。

示於斯

女觀須臾，為在為無。翳既不生，了惟心乎。如玉於斯，以待善價。自我識之，可寶天下。

示蘊秀

以指示人，真月非指。明相亦非，得無可取。女觀我宗，是異是仝。二觀不入，即為降龍。

示蘊奇

道在鏡中，鏡何為則。維我形耑，非青非白。知是吾人，乃名出塵。於物自照，非真复真。

示李廣文真相

身安白雲，心冥佛理。曰人曰天，德一而已。取彼率性，例此玅法。有問異仝，震聲便喝。

示真省

理與事一，物則奚礙。堪忍蓮邦，在我鏡內。是大光明，能燭情關。非彼緣覺，取舍之閒。

示真慧

定一生慧，實曰大仝。位位玅圜，是傳法宗。聖智斯得，範爾三界。何去何來，名稱自在。

示真極

繄彼太虛，還在覺心。十方圜見，非淺非深。性鏡無垢，含此萬象。景景如幻，圜通奚障。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一支竹杖閱崖耕。黃猿也解隨人轉，笑入縣泉落澗聲。
山中住，縛箇茅蓬老煙霧。鉏頭斸得一畬田，春煖晴嵐種紫芋。
山中坐，石上青苔常作褥。世人不見嶺頭來，惟有麋麑隨接足。
山中臥，亂架石床只一箇。天地隨他意悠悠，古到今時誰縛脫。
仝前
山中行，杖藜驚起亂啼鶯，艸鞋蹋斷青雲骨，回首前峰蘿月生。
山中住，尖頭茅屋倚煙樹。有時飯罷攜鉏行，日照峰南耘小圃。
山中坐，艸織蒲團獨自荷，閒向嶺頭赤石盤，狂歌一曲無人和。
山中臥，石床無薦隨時過。醒來日已照雲峰，那覺巖頭都枕破。

贈梅隱清監院

祝髮清修遠世間，仝棲松院石林山。禪心鍊得秋江月，冷冷孤光不可刪。
監院年來道益振，胸中坦蕩自無塵。宗風不是重文字，祇要平生得意真。

與梅熟海監院

家住谿山遠俗情，松鐙未照月先明。閒來何物堪消遣，數盡青楓與赤檉。
法海清深幾萬秋，慈帆溝沆一孤舟。等閒共載還鄉國，逆順都來得自由。
惡池衣缽出靈源，萬浪千濤繼子孫。今日青山又幾臘，閒將拍板唱平原。

與裕如僧統

雲房寂寂綠楊深，坐聽催歸響北林。自是禪餘別有趣，閒來埽石與修琴。

示鍾遠禪人

雍門北望曲江清，江上樓臺映水明。隄下春風三月裏，松杉處處是流鶯。

贈別南禪人

問道長松已四秋，羽翰將見越常流。如今既集天湖裏，好趁風雲飛上頭。

送賦獨還山

往往來來幾十程，依然性地未分明。谿前送女還山北，築室深臧老此生。

示冰石禪人

春色熙熙春艸深，聲聲鶗鴂報東林，不知穿過髑髏窟，卻向蒲團別覓心。

寄淨修禪人

夏日須當過我儕，和風細細滿高齋，有時把出巨靈手，佛祖生禽也活薶。

送若愚禪人

一坐蒲團是幾年，等閒底事也徒然。明朝歸去五谿水，須看秋波泛月圜。

示素水

少年學道志須堅，七尺蒲團便可眠。多謝人間輕薄子，曹谿消息作生緣。

炯石病愈求偈還山

春和病骨气才舒，便欲還山結艸廬，少室真風尚未了，如何歸去又成虛？

送鍾奇

祖佛從來未識之，何須審問本來誰？只將任運隨他去，便是爾曹得意時。

贈鍾秀

錦繡岷山錦水頭，遙峰遠岫到渝州。如何千萬人煙裏，獨女超情近道流。

示鍾聖

分鐙別派自曹谿，只要兒孫意不述。傳到長松分外惡，一條竹杖是全提。

示鍾惺

生平一物不留心，方寸怡怡自可任。獨在山房無所事，閒行明月在庭陰。

示端石

雲峰煙樹五谿頭，日日閒眠水月樓，看盡古書無一事，自持鉤餌釣潭鰍。

示玉川主人

物物忘情鷗鳥隨，分明底事敢云欺？客來有問無生話，一口缽盂閒自持。

示談空

不說有為不論空，閒雲來去任西東。黃金莫易谿山樂，白晝高眠石室中。

示南山

黃金不用買青山，別有幽居一種閒。三尺蒲團隨去住，馮他明月照松關。

示六雪

獨上雪峰六載居，茶饒澗水飯饒蔬。等閒識得金仙面，何必重翻一臧書。

示笑瞿

雲松雨柳春風起，一聲黃鳥深華裏。山中道者此為榮，笑傲陰晴自有旨。

示用恆

茫茫大夢有何真，猛火一[阜-十]燒殺人。不信請看金谷裏，珊瑚錦帳已成塵。

示無異侍者

行者菴居日采松，山迴谿轉任秋冬，忽然識得采松者，相見不須在別峰。

示時習

夜郎有箇長松樹，葉葉鶴鸞來上宿。鸞鶴朝飛莫北歸，羽翰每略谿旁屋。

送長木棟禪人

送送谿灣蹋綠苔，何時再到艸堂來？無忘昨夜鐙前語，只要為僧夢眼開。

示佛眼陳居士

佛眼尋余為解說，如來所究何生滅？拳頭劈面一揮來，三世僧祇盡漏洩。

寄清潭老宿

老嬾全無力負鋤，秋園芋栗飽何如？衣中自有神珠在，何用頻頻到艸廬？

示守心

芒鞋篛笠訪諸方，煙水雲山叩所長。非是老僧藜杖惡，總然只要歇心狂。

示獨鳳

丹穴天飛五彩齊，非仝疏趾啄山谿。羽毛雖刷余常感，恐爾終非火尾啼。

示繼鐙禪人

繼此禪鐙是舊緣，前因共室撥檀煙。如今再晤嶰峨日，一笑秋華暮雨天。

示不隱禪人

雪盡河山景物華，江聲樹色道人家，菴前有箇盤陀石，日日承趺送晚霞。

龍翔示隱玄禪人

秋日重遊畫上謀，清風道韻越常流。如何四海雲臨日，翻笑虛名一話頭。

贈慶蓮

名鄉屯聚夔門西，春風和气子鴙啼。自知幻相非真樂，卻挈瓢囊過虎谿。

示克明

甘苦仝棲平越來，八年夢破白雲隈。回頭日遠長安近，坐看晴風埽石苔。

示誠明孫

幾度華開幾度思，非憐香色滿深支。一般都是雙眸子，怎似靈雲見爾時。

示敦善

道者從來一物無，麻衣靜坐月當湖。湖光淨極堪消遣，明鏡何須問老盧。

示亨泰典座

淨缾踢倒事如何？一箇溈山豈屬他？底事未曾通一線，蒲床依舊是禪那。

示亨萬

茅屋寒生蟋蟀紛，秋風吹葉不堪聞。此中自有真賢達，爾莫將身臥白雲。

示圖南

太平舊寺對楓林，坐聽秋江江上砧。消息莫云曾解得，都來千古絕知音。

示脫塵副寺

山裏老翁無別事，烹茶待月古松閒。看他多少經營者，碌碌何常半日閒。

示解一化主

十笏團焦旁埜水，松谿閒月照囪几。禪餘引客薜蘿灣，笑指幽蘭深谷裏。

寄竹元宗孫

開聖樓頭春艸芳，黃鸝初囀小谿旁，此情遠寄到江夏，莫只相思涂路長。

示自達禪人

白馬傳聞來漢氏，少林消息自蕭梁。如今相續千齡外，始得黔州法道昌。

示繼眉

少年割愛志須堅，界意無多戀市廛，能向吾宗為棟柱，曹谿消息豈無緣？

示源清

學道先須一物無，棒頭的旨領何如？入來不是涂中事，衣下神光[弓*又]十虛。

示默識主人

清晨曳杖華谿行，鶯語無情只亂鳴。忽聽前山煙霧裏，日高猶自送鐘聲。

贈餘慶令義生鄒居士

風飄桂氣作秋光，又見雲霞色滿堂。自是東山蕙帳冷，蒼生喜殺令公香。

送天府趙居士

忽睹遷鶯競上方，馬蹄蹀躞度微霜。旌旂直上青雲裏，方外遙聞蘭署香。

銅江送修監院還江陵

銅巖春色自分明，相送扁舟半月程。莫向洞中論秦世，孤帆早發五陵城。

示嗣宗

住山道者复如何，三畝瓜田聊自過。縱使黃金能貴子，無如此地臥煙蘿。

贈南圖

掩關謝俗學山家，終日凝然坐碧霞。定後有時饘粥罷，焚香也自讀南華。

示明如老僧

老僧高坐空山松，口誦楞伽心降龍。夜深月出空山上，心與月明無初終。

示覺相元春蒲居士

西來大意可隨緣，雲自無心月自川。何用更尋少室去，安心斷臂是鐙傳。

示覺仙元昭蒲婆子

芒芒大夢覺多時，只是靈昭未有師。今日相逢鄉井老，分明指示破前疑。

留別西竺主人

天淨秋高漠漠雲，峰頭回雁不堪聞。碧江江水年年碧，明月流來可贈君。

贈大樹上座

近來法道已垂秋，只可居山事钁頭，任他叢林多浩浩，不知此際樂風流。

示尼淨念

如幻修行道可期，見聞不住复何疑。末山也解非男女，翠竹黃華只自怡。

示高居士

五百為春五百秋，物中亦自有丹丘。雖然不假千齡藥，未及無生壽一籌。

示杜了寤

利門名路頓然空，中歲歸來學老農。有時閒步峰頭月，數遍石橋碧玉松。

示王繼楚

齋心事佛學無為，學到無為何所思？坐臥禪房深樹裏，剛然看破一枰棋。

示一心

為僧道業在精修，一缽三衣天地舟。自是有時行化了，禪心皎皎照深秋。

示雲波

中歲尋山萬事休，祇將衣缽伴禪流。寒山枯水閒消遣，物物頭頭得自由。

示笑雨熊居士

一念才生性海渾，翻天復地混澂源。道中若了全無相，體用堂堂何可言。

緣引

鑄就金剛鐵石肝，砒霜鴆糞久加餐。莫云三度缽盂溼，翻作人天一釣竿。

我儕出郭入山居，修竹長松當自娛。何事春城仍乞食，翩翩應器去茅廬。
流金塗碧久頹綱，鼠宿狐遊目擊傷。欲得樓臺規古制，非衣檀越鸞鏘鏘。
笑女高藍鸞鶴群，鳴煙唳雨自壹壹。如何偏向人間去，日莫還來共白雲。

示空一徐居士

祖佛叢中第一機，不須出入論離微。但知日用隨消遣，大道堂堂絕是非。

示不昧

金陵寤得擿油餈，體用全超意气奇。女若能知伊面目，從前底事了無疑。

示雷渾然

邂逅相逢意自奇，停驂駐轡道相期。好將一段平生手，庾嶺奪歸鐵缽兒。

示山西賈介休

真僧不見埜僧多，天下叢林奈若何？二十年來無地譜，馮君寄語老摩訶。

留別嵩目禪師

貴水將行情惋惋，复持尺素意殷殷。殷勤寄語嵩和尚，孤鶴高飛入白雲。

弔本源明長老

一缽三衣十二時，師行象御足清規，歸涂還踐來時道，賸得英風萬古吹。
尊王賤霸起惡池，一劍功成奏凱歌。珍重臨行消息子，團團秋月照銀河。

示眾

今朝法社樹黔南，免得南詢五十三。歲月功成歸隱地，石床斜枕臥高藍。

贈惺一照監院

餐茅飲谷此幽棲，動愛松巖靜愛谿。世上浮名何足論，朝朝閒聽老猿啼。

示嗣宗

浮華消盡始山居，白石青峰一小廬。日暮香煙清課罷，老猿引子過階除。

示我先

山樵往往白雲邊，自是情癡愛石泉。昨日高巖乘月下，鉤輈啼盡雨華天。

示我奇

弱弱清臞骨自仙，朝朝誦讀竹囪前。為僧何用窮經籍，別有靈犀爍性天。

示博愛

瀟瀟疏雨下圭峰，暑色潛回起碧松。坦腹山囪清自貴，何消鐵缽出降龍。

示博學

洞壑幽深艸木香，山居道者松為糧，世人那得知清貴？惟向紅塵徒自忙。

示博雅

版築幽巖可絕群，孤裹洗盡舊塵氛。閒來絕頂乘秋月，一曲清商動白雲。

示博知

雲山洗盡朝昏雨，水石長閒艸木秋，好景一生看不足，蒼松紫樹幾淹留。

病中

一病眠床十四年，髮膚消瘦不堪憐。夜深壁上寒鐙在，景拂床頭聊燕然。

寄嵩山長老

八千里寄嵩山寺，顛髮垂垂白可憐。此道相傳如有在，兩椽茅屋也堪眠。

送還樸回滇

萬里梁州明日歸，翩翩瓢笠趁雲飛。黔中道舊如相問，一棒頭皮絕是非。

寄石樓禪人

嶺南家法遞相傳，未得兒孫早息肩。昨有人來通姓字，草堂只在妙高前。

送瀛渤還績溪

黃山十日度湖風，一葉翩然如鏡中，歸到績谿如有問，故人已作白蓮童。(故人，指嬾翁。)

雙塔閑居五首

幽房樹裏兩三間，高詠晴陰也自閒，謾學他家人碌碌，前庭蔓艸未能刪。

抱甕分泉自灌蔬，閒僧清課豈曾無。歸來洗足還敷座，靜對高囪讀異書。
團團紈扇向桐陰，趁柳尋華入圃深，蹋破苔光與艸綠，夕陽回首在西林。
收笠縣瓢與鶴居，清囪白月古人書。倦來不用思奇藥，一榻橫眠可自如。
坐月聽松盡不妨，烹葵燒蕨愈清香。此閒元是高僧事，鐵錫何須向帝鄉。

和廣孝和尚栽松偈

雲山厭殺舊煙華，遍種松鶵綠可誇。他年駐看成龍蛰，葉葉遙連埜老家。

酬希聲卞居士

一別蘇臺月兩絃，湖風日夜卷秋煙。如何不放孤帆去，望斷吳山只可憐。
山房小就近江千，滿砌海棠香未殘。茶孰前囪觴夜月，漁歌曲曲隔秋灘。

畣嬾翁李績谿韻(諱之韡)

香塵雪夜冷空齋，書幔臨風自卷開。見說王猷雖愛竹，也曾一為主人來。

弔遍吉律主

雲山蹋遍路千差，白髮歸來旁水涯。昨夜月明何處去，涼風一院落秋華。

寄不磷堅孫

濟北傳來杖一支，敲風擊雨也多時。如今落在兜率手，楚水巴山任所之。

寄嵩松昇孫

香瀾滾滾出惡池，不是小谿百尺波。寄語舟人須子細，孤帆無恙好高歌。

寄秋水海孫

昆明傑出是兒孫，萬里秋風到白門。三尺吹毛剛在握，從教衲子不消魂。

寄近山鼎孫

獨坐高囪夜月明，秋山相對冷如冰。此時已有諸孫信，頭上何妨白髮生。

寄羨瞿煇孫

瑟瑟秋風入桂叢，清香吹起漏天東。此時借問誰為賞，可是江南白髮翁。

送鼎孫還昆明

好箇蒲團青艸織，深苔石上坐年年，嬾來佛也無心做，說甚諸方五味禪？

寄文遠

聞女親師最少年，不將倦意廢初禪。玄珠求得如秋月，報爾嵩山始息肩。

偶示茂公劉居士

者箇分明不是道，才言不是便成邪。兩重關上如相委，談笑依然只一家。

送天慧之九華

春鐙此夜照維揚，楊柳青青欲解霜，南去池州天正煖，艸鞋歷遍白雲鄉。

弔友人

鏡水秦山幾十年，青空白月住林泉。如何忽轉師王駕，野鶴閒松盡悄然。

送上孫長老請臧還雲南

梁州萬里向天邊，帆帶吳雲入楚煙。法堀自今歸六詔，香風相送度湖船。

寄廣嗣宏孫長老

遙憶煙華鄂渚邊，巖頭舊日度江船。誰知舞櫂驚三楚，待女宏孫七百年。

送佛源張護法還滇

楓橋談笑舊商英，此日秋風欲送行。歸看碧雞坊上月，清煇一半在吳城。

上孫長老畫列祖象還嵩山書以進之

列祖高風一杖還，天香藹藹散雲山。如今宗祀全期女，莫只消閒放白鬗。

再寄嵩山慧長老

老去無能堪領眾，只宜坐臥白雲天，嵩山如解靈巖意，瓢笠好挑到石泉。

偶成

客囪刪述苦饑腸，未斷名根莫自傷。如問何時投此筆，大耑時節在秋霜。

晚坐

自烹谿水坐孤雲，靜看秋山日已曛。何處閒僧隨鳥入，翩翩晚步度榆枌。

閒行

茶香竹室旁山煙，曳杖西峰看白蓮，莫歎五谿無淨社，經聲也自落林泉。

寄慧長老

大道南來十四秋，隨雲逐雨自風流。於今又得楊岐子，祖印相傳卒未休。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九(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

住順慶府新菴門人祖玄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雜偈

方城寺訪獅巖禪師

閒隨谿鹿度巖津，得遇方城有道人。謂我子書何用讀，衣中一寶自須珍。

與見斯禪師

蒲團迻去就華陰，月映林崇白霧沈，翻得楞伽五法孰，天香杳杳散珠林。

過游龍訪可雲禪師

水秀山真此住君，幽華名艸埽為文，鐔津昔日有潛子，廣福今時只可雲。

寄修之張居士楙德

公為學士余為僧，公號書淫余不能，著作成塵搖五嶽，尤來石室繼禪鐙。

送止白熊居士之奇

匹馬孤征此出山，行時明月在谿閒。君心清極仝明月，明月依然送君還。

寄是渠胡居士齡祺

君年四十外春秋，水郭山村日遍遊。廣福寺前回首望，紅華峰上月初浮。

送大原熊居士之京

馬首秋光接翠微，遙遙山日送君歸。蘆華遠岸雲縹緲，只見寒雅叫夕暉。

贈則堯張居士允中

等閒吸盡西江水，坐斷古今無彼此。華裏鶯啼三兩聲，悄然畫出空王旨。

贈二酉張居士楙學

原頭綠映此山薇，折得盈筐自負歸。行過谿灣聞野雉，林風謖謖送斜暉。

哭玉藻王居士裕甲

春和日日倚柴門，胡蜨翩翩過黍園。卻笑莊生栩栩者，空留一夢在朝昏。

寄參原熊居士之哲

山居免得俗情牽，有水灌池可種蓮，劫火燒時都不問，依然拄杖看峰煙。

與聞監寺

築室雍門近石林，風清月白冷瑤琴。千巢鸞鶴長松遍，一碗青鐙到夜深。
甘蔗拈華衣缽傳，原原委委落西川，欲知底事無多子，只在相逢彈指邊。

复錢大中丞

肉案酉樓也不差，旋攜枕簟任余家。聞公解得晦堂意，無复重論巖桂華。
一杖橫肩倚石門，五湖雲水自消魂。也知高士機緣孰，腦後何須著棒痕。

北望鼇谿秋漸涼，黃華滿徑正飄香。莫教又渡五谿水，回首蒲村是故鄉。
茶栝酉碗日隨緣，此意勞君寄老禪，媿我匡徒猶自縛，不能枕石日高眠。
聞道蒲村種柳人，竹皮冠稱接羅巾 。有時坐對窗前月，秋色湖光無一塵。
東吳高士寄詩來，勸我錫飛泉石隈。已作歸休秋月後，湖山相對菊英開。

贈泰書記

赤鄞室裏破沙盆，千古傳來到聖恩。分付端居燕翼子，好將此法壽兒孫。

寄慧維那

水邊林下是生涯，爛鬻黃精道者家。自是山中風味別，不將形跡出桑麻。
深臧世外是先機，疊疊雲峰鳥自飛，道者風流誰解得？黃華野艸自春暉。
東皋一頃千尋竹，日日檀欒映水雲，籟動有時菴外發，道人心淨卻無聞。

贈崇侍者

高藍峰頂艸離離，秋色微微遠近宜，一曲水仙彈月上，孤音子外复聞誰？

贈世維那

一棒當年提此宗，人聞盡道力屠龍，英風千古還堪羨，莫只高眠半壁峰。

寄大仝監院

身心老嬾可山居，掘得荒園好種蔬，每日盈筐須自擷，羹烹一缽塞饑虛。

寄丈雪和尚

禹門精舍夜郎陬，華雨霏霏古播州。自是丈師能出類，心原直接曹谿流。

寄大冶禪師

平城高閣出雲耑，北望虎丘春色闌。雨斷煙華三月裏，嶚山湘水看芝蘭。

見語嵩禪師題壁，因韻贈之

嵩公少未進鍾王，此日翩翩遠擅場。裨海芳名君已達，慚余老去困汙塘。
洩洩風流一袋從，西山子弟解雲龍，谿山老我滿頭雪，盡日東峰學種松。

寄東林響禪師

獅王夜半吼東林，象兔天明遠遁跡。湖海從茲一道清，孤光凜凜照今昔。

贈太極先臧主

目盡群經十四春，方將抉去眼中塵。年來又向蒲團覓，贏得清光照四鄰。

長西堂秉拂，勉之以偈

雪峰聖箭可穿楊，鐵騎雲奔戰一場。漫說功高當獻凱，還須進取舊漁陽。

天峰以哭弟子一偈見寄，余亦積恨，因次韻畣之

鶴髮蒼顏恨不休，彊將衣袂括雙眸。當年道胤傳家法，今日愴然雨淚流。

弔慧虛耆舊

布帆兩挂五湖船，來往江南路幾千。今日歸休平越寺，眉光燒殺夜郎天。

寄石蒲揆和尚

小搆石菴作隱居，閒隨紫鹿摘園蔬，路頭原不從雲水，那得世人一到廬？

贈頑石矩禪師

宿德童顏隱道林，山門向月老禪心。煙空岳色無何取，一定蒲團傲古今。

示仲維那

學者存心去愛憎，虛中清極始為能。凝然直似秋天月，高照銀河萬象澄。
無字從來理事周，可書衣袂日相求。不由此徑行將去，到底依然涂路修。
欲歸不歸在半涂，如何便可罷工夫。請看長慶禪鐙譜，道業平生七破蒲。

贈密機老宿

二十四年江海閒，芒芒煙水老容顏。歸來只住棲賢寺，明月一方心自閒。
少小參尋老大居，戒珠圜潔自如如。靈隱山前幽谿水，一鏡無塵映碧虛。

示覺聖王居士

閒時打坐倦時眠，此是高人向上禪，若問此情誰解得？艸塘居士獨余先。

示覺賢張婆子

密密親存此一機，青山相對掩荊扉。有時穿破銀山面，回首高窗送落暉。

复石林慶書記(附來偈)

平越磯頭一釣竿，雲衰雨笠寄波瀾。投綸落餌終易鱎，媿殺無當錦鯉看。
學道當須結聖胎，漫教書劍老徘徊。若將此事梯榮顯，齊己不聞動地來。
戈鋋未動骨先竦，戰壘如何當寶劍。須是力全仝古人，凜凜雲中休掘塹。
鴛鴦繡帳鋪金枕，爛艸蒲團結玉寒，一種冬風吹大冶，誰知沾著也心酸。
付箇甚麼誰复受，不知賺殺幾多人。風清月白長天淨，鶯到隋堤處處春。
千金俊骨玉絡羈，春風相送見吾師。憑將門扇折人腳，自有通霄一著兒。
雪浪涌華[阜-十]疊翠，連累嶕峨也教寒。日用尋常鹽與酢，鹹是鹹兮酸是酸。

贈嬾民玄監院

平生學嬾嬾難期，傀儡纔牽又轉迻，溪上長松今付爾，也知不負舊肝脾。
古院牢騷自苦辛，六年筋骨委灰塵。勞勞灑埽成精舍，滿澗華飛別是春。

寄均沾江居士

百頃雲山埜徑盤，煙消日出上闌干。松華無數風吹落，引得游蜂逐處摶。

复遜岳禪人

腳跟叫痛誰為痛，不痛痛中渠是誰。自向痛中餐大藥，何須城裏喚盧醫。

贈雲夫羅居士

平城每見道心堅，訓練之餘喜坐禪。削盡名根與利路，依然姓字載鐙傳。

示海月灺知客

終日高樓坐一床，關門冷冷月生光。老農有箇平生曲，今夕為君彈兩行。

重刻臥龍和尚語錄

曹谿消息到誰來？盡道棲靈優缽開，非是黔州重畫足，江湖已見吼如雷。

贈遜岳

道出常情早見知，當風哮吼是師兒。千山象兔屏蹤跡，萬里晴空應自怡。

贈開石意書記

相從道者已多秋，裂破來時不自由，非是無邊瞋火發，祇緣斷臂接宗猷。

示詢南王居士

師王一駕向南來，步步香隨菡萏開。煙水芒芒何近遠，福城東際月初回。

寄楊、丁兩將軍

千里神交道已符，不須禪室論工夫。琴心三疊如拋棄，法印依然繼兩蘇。

示覺心王居士

生本無生滅也無，無將生滅劃兩涂。幽谿有箇長松老，終日醺醺醉一壺。

與惺一監院

家住荊南古郢隈，春風楊柳舞章臺。老僧記得街頭過，簫鼓讙讙震地來。
楊岐舊院月重煇，萬疊寒光冷翠微。此日高藍真輔弼，吾徒著著是先機。

贈正宗老宿

衣缽元元繼一鐙，名遺海宇似多能。有時飽食依嚴臥，笑倒龍山八十僧。

送惟一范道士

二十雲安旁水涯，張仙日共飯胡麻。明朝帆向芙蓉水，定在青羊第幾家。

示祖眼舒居士

年老心孤世外情，自知性地少分明。蒲團每坐三更月，定室空空萬籟清。

贈悟空老僧

雲山石堀此經行，埜鶴無心夜半聲；更與麋麑為誓約，千秋萬歲共柴荊。

示美夫張居士

吹毛劍上乞生難，除是震靈在掌耑。莫道愚公家法異，枉山曾此碎狐肝。

示君弼成居士

望水尋山老性情，從來不解弄虛聲，也知說法多清貴，祇是呢訾可猒呈。

贈無著靜主

翠雲峰上掩柴荊，不向王城借路行。終日鼾眠長枕石，管他何地植華平。

贈含容直歲

露冷秋清雁北回，長沙東望月初來。仝看此月湖橋上，自是分明夢眼開。

送岳樵還銅巖

高藍松院動歸心，送女還山去道林。菴鎖銅巖當春月，谿谿麋鹿自相尋。

寄神生方太史

不是心珠不是佛，亦非情緣亦非物。傳聞丞相見石霜，也被石霜奪卻笏。

雲石禪人字

高藍雲石立崔嵬，日照光鋪五色來。分付禪流當惜取，莫教落魄在莓苔。

三句禪者字

惡池三句玉關寒，雲水翩翩到此難。齧鏃機前當努力，迢迢一騎入長安。

送野竹長老還山

龍門一曲別宮商，三峽流泉韻自長。分付還鄉須保愛，肚皮篦束白雲岡 。

示近天禪人

谿中明月上樓臺，一宿龍山方丈來。鐙下南華讀罷後，青天一笑怒春雷。

因事复羅總戎還山

再到平城十二旬，霜風雪日苦侵人。自挑瓢笠還山裏，贏得春谿一帶新。

示問松行者

埽室焚香禮六時，禪心清課也多期。如何不見真消息，孤負頻呼小艷詩。

示鍾一侍者

英年學道是便宜，何謂春光已自遲？一箇蒲團剛正好，凝然直與寤為期。

贈石林書記

白棒當空大有耑，非仝艸昧弄狐肝，石林既有真消息，付女晴煙一釣竿。

山居

幾年杖錫入山深，故舊從無訪道林。雪盡春風三月裏，催歸啼血汙華陰。
才逢二十度華春，頭上星霜已逼人。縱有巖耕消白日，怎經衰老共愁貧。

示見菴主人

鹽官逼索犀牛兒，侍者低眉云不知。祇此不知曾未負，何須節外复生支。

示了空上人

欲理頹綱網上流，豈知世次轉多憂。明朝一杖還松院，又傍清谿理釣鉤。

示自修禪人

舊國聲名古宕渠，岷山漢水是家居。今來又共雍門里，春日壹壹好摘蔬。

示印可禪人

階前古柏與雲齊，勝日清和杜宇啼。忽見晴開新月上，無邊翠景下亢隄。

寄端居長老

高藍北望銅江開，秋月微微水上來。若使天涯如只尺，白雲聚散任崔嵬。

示尼希有

磴道盤空出絳霄，風清雲淨絕塵囂。流來江上年年月，素景如鉤挂石橋。

示天寧戒子

楊柳巾 缾十八物，雲山海國任優游，食時擎出降龍缽，七佛之儀得自由。

大士閣二首

大士樓臺江上起，江聲夜夜清人耳。也知轉盡普門經，何用天台一鈔子。
樓臺百尺小谿頭，夜靜經聲逐水流，回首桂輪波上出，風飄素景動沙鷗。

雨中過柏子菴

一支竹杖破煙冥，樹樹鶯啼春艸青，菴在都亭何處是？遙遙鐙火隔沙汀。

照鏡有感

朝臨古鏡使心驚，頂上青絲白一莖。此道吾徒能接拍，馮他霜雪滿頭傾。

寄醉頭陀

山裏疏狂一酉徒，低頭一飲滄溟枯。舉頭豪發赤須動，滿壁塗詩光怪無。

葛鏡橋警諸徒(在平越府)

當日趙州度馬驢，今晁葛鏡躍蟾蜍。莫云南北仝消恨，仔細看來總不如。

聞樂有感

珠林百二淨禪心，已謝箜篌道自箴。忽地一聲天外響，回頭也見淚沾襟。
笙歌叢裏意多違，漫向人前論是非，好去幽谿尋泉石，蘆華遠岸傲春暉。

因事示眾

與子仝袍是幾期，人中還憎大雄師。覆巢取子成何事，媿死遠公夢鳥時。
麻衣瓦缽到平城，十載匡徒已闢荊。何事南來狐媚種，依然句引落深坑。
新城狐媚謂多知，講盡南華內外時。徹底恣情仍跋扈，如何及得歎文犧。

解制示眾

瓢笠來朝又自由，西風黃葉一江秋，平生去住如流水，是無心仝海鷗。

興元初戒子

家住長松已十春，高藍幽僻靜無塵。碧谿谿上年年月，曾照雍門寺裏人。

送蓮宗

臨江渡口送歸鑣，望轉嵩丘去路遙。不識幾時還到此，白雲未使恨全消。

示潤宗

獨坐艸堂春又過，高峰野鳥喚煙蘿，都來室裏閒情貫，不欲勞勞奈我何？

示別岫

吟行谿口海棠香，何處漁樵歌正狂。回首煙中秋日老，不知別岫已飛霜。

示三益

三月谿桃映翠微，清香杳杳襲人衣。當年開卻靈雲眼，今日空教紫蕊飛。

出坡

緊著芒鞋履素秋，每將樵斧發谿頭。無愁苔徑如油滑，一直高歌到虎丘。

示乳峰

艸織蒲團獨自捷，江城村落可隨緣，有時情倦思歸日，好隱東山臥紙錢。

示供實

破雨衝煙上五谿，菴前楊柳鶴先啼。殷勤傳得東林信，猶是銅江只尺迷。

示心田禪人

隔江相望剎竿頭，撩起還家已自羞。況复重來石室裏，投機卻道有來由。

贈覺蓮禪人

當頭裂破祖師關，拍手高歌萬仞山。莫道不能歸物外，堂堂早已別人間。

示鏡清禪人

垢洗愚谿一鏡清，等閒底事自分明。白雲散盡堪消遣，者裏如何有死生。

贈高夫人覺證居士

為道已無老病催，蒲團靜坐月初來。空香杳杳塵消盡，何必青蓮八水開。

贈都統高居士

年來問道上嵩山，萬慮全消心自閒。祖印一枚君已得，逢人惟說破三關。

寄佛度高居士

傳聞君自猒塵心，下馬獨來訪道林。會得無情解說法，人閒何用更投簪。

寄宗璽張居士

王家貴戚出珠扃，靜向精藍誦玉經。拋卻春華千萬朵，喜從雲外一峰青。

寄宗沅劉居士

自是君身氣骨仙，閒時騎馬過林泉。茶栝消得無生旨，成佛依然靈運先。

贈不磷堅孫

長松松葉映清關，四面軒囪道者閒。寶劍拓來三尺鐵，兒孫將去墮癡頑。

示不閔

秋開月桂映青岑，香骨清氛傲眾林，風味一般情自異，幾番相對卻低吟。

示三艸

蒲團靜坐是生涯，不履梁城來幾時。快活水雲還自足，黃精白筍亦偏宜。

示竹眉宏孫

瓢囊笠子過百城，涂路幾經秋雨傾。來往嵩山千萬里，飄飄贏得一身輕。

示不磨

已收寶劍截名根，一缽翩翩訪道原。昨日相逢彈指了，更無餘事可談論。

示大生

看破人情始愛僧，袈裟叢裏學南能，縱然未得輪王印，也勝人閒短燄鐙。

哭石林慶立僧

頂門有竅是吾徒，百段真金艷最孤。今夜寺前梅已破，清香逗雪散浮屠。

與智玄上人

閒行步步入松閒，埜鶴無心自往還，胸次陶陶非外得，十年固守一禪關。

示碧環禪人

高高樓閣淨諸天，空色分明散紫煙，曳杖還從山頂去，雙雙埜雉過秋田。

示龍山寺本和

龍山遠翠映精藍，白石青煙古佛龕。雲淨有時天際碧，銀河斗柄下空潭。

示心融禪人

煮茗栽華白水鄉，原無心法與商量，有來此處求真解，豎起一拳是所長。

示玄微禪人

春來日照岳山幽，茶灶輕煙散竹樓。卻向柳陰陰下臥，謳歌一曲更風流。

示空隱堂司

衣珠皎皎本無塵，曠劫都來體自真。好謝情緣規一室，莫教背穴顙精淳。

送本源教授還山

深深結室古巖隈，山靜從無俗客來，今日相傳一口缽，清谿取水地盧煨。

贈虎丘皎侍者

一杖孤征艸木春，楊華落落逐江蘋，虎丘法印馮君弄，莫使滔滔更問津。

寄舒光禪師

薄薄林霜冷石臺，倚窗殘菊旁秋開。晴雲淡漠君何處，欲冥鐘聲出嶺隈。

示平越府心修上人

登樓春色上名園，華烏啼幽萬樹煙。宛轉人閒滄海水，須臾依舊灌桑田。

示純真禪人

高僧本住在煙蘿，引水灌園趁白波。昨日東村看黍稷，黃猿絡繹盜秋禾。

贈空無上座

楓林揭赤晚華香，歸鳥聲聲啼過牆。道者窮通兩不取，陶陶一衲白雲鄉。

送僧之天童

百城相隔水和煙，此去江南路幾千？識得阿師真面目，不教虛費艸鞋錢。

與若愚道士

春日微微春艸奢，翩翩一鶴破晴霞，山深徑僻無來往，洒缽吹盧為鬻茶。

哭天童老和尚

雷驅電燿駭龍湫，金粟鄞山幾十秋。忽作雙趺金槨裏，闌干怎教不多流。

與桂黃平

端明政暇謁雲居，五蘊無床坐不如。解帶山門千古事，重逢莫教又成虛。

與喻侍御

逃禪學佛靜方修，世外閒情也自由。開寶寺前卓筆後，始知無夢到丹丘。

寄汪牧鯤

解后卯陽每歎奇，逍遙只以死為期。余留在越君還遠，那得重逢論昔時。

示宗尚

涔涔夜雨滴華欄，艸閣翻經便畏寒，慚媿昔人深雪裏，幾番徹骨始心安。

示獨秀

晚來曳杖步崔嵬，緲緲銀蟾海上來。不知此夜秋園裏，華下誰堪奏落某。

示可大

黔州楚水已從春，簇簇煙華醉殺人。欲識東皇何面目，壹壹依舊在松筠。

示可久

古殿鐙縣三世火，高峰日照五谿煙。婆娑遮莫成何事，祇為先宗譜未傳。

示真牧

戒學長松十見華，身心鍊得似輕霞。黔山楚水閒無事，盡日菴前送去雅。

示德修

獨把蒲輪坐六時，窮奇入玅兩無欺，分明得了云何得？月色谿聲許自知。

示德惺

禪心道韻飲栖蛇，說有談空算海沙。逼直相逢彈指了，眼中何處見空華。

示石僧

雲收霧斂見晴空，雨後江楓半是紅。開眼不隨情物轉，依然一性是圓通。

示宜爾

柳陌華皋寂滅場，晨鐘暮鼓見空王。兒曹若作尋常事，依舊悲風萬里揚。

示不敏

曙角頻催聞誦經，天華款款散前庭。眼中莫被塵沙翳，才有纖豪便喚惺。

示眾

項上鐵枷苦自贏，不如放下便心怡。風晨月夕馮高枕，管甚冬寒夏熱時。
萬象之中獨露身，此言猶是落疏親。何如飯罷蒲床上，一枕長松白日淪。
日日板聲鳴唧唧，不知何事苦相逼。一拳打倒月當天，萬里寒空明一色。
說得脣皮鮮血來，不如一埽翳雲開。峰頭白浪三千丈，火裏蝦蟆躍五臺。
盡道腔中日日煩，欲捉不捉此心猿。回觀明月指頭上，何用別尋自苦冤。

當時身毒一拈華，直到如今捩死蛇。不若和拳都打落，只教黃面也吁嗟。
石龜躍入僧堂裏，觸碎聖僧八字眉，露柱鐙籠齊笑倒，如何大眾不曾知？
僧堂默默此經行，箇箇眉毛眼上橫，只解低頭合著眼，不知日已曬三更。
山門楊柳日東斜，又見秋風送晚雅，一缽辣羹纔喫了，禪床依舊漉空華。
八萬四千毛孔裏，孔中一一五須彌。如何各各不相見，卻到堂前覓指之。
鶴隨錫杖上黔州，貓仲侏離乞食愁。漸漸聞熏從化了，清風明月一歸舟。
欲溯曹谿可力探，將行還止不羞慚。當時東院年多少，猶自區區謁指南。

楊鍊師新泉

鍊師築室紫霞峰，鑿得仙源旁赤松。靈物也知道骨異，偏將甘冽應玄宗。

贈餘慶令趙居士登階

子賤重來負一琴，非仝任力獨關心。依然三得君當重，莫教無歌五裲吟。

賞荷

荷華滿院子鳩啼，風遞幽香遍五谿。不是老農偏愛賞，從來高士也曾題。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一

住重慶府龍濟門人玄覺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尺牘

與林副憲位旃居士(諱明俊)

往聞山林閒與我輩遊處，談論道話，倡和詩文，此必真儒真釋，不然何以有此樂也？客秋欲度江候起居，值主上求精勵治，非賢者無以使居是位，是以東山主人不得久臥煙霞，且聞已出行會城矣。夫賢者以理養心，以志帥气，故心靜逸，其气順適，所以急也有無窮之趣，見也為天下福星，何適而不樂也？第不審五老峰歸期亦預示我不？复初禪人歸，以未識面，不敢先以裁寄，只借口頭寄意，想已上達矣。小集雖非壁間龍，然一點其睛，亦有破壁飛騰之局，且令奇其蚌者惜其珠，輕其鷸者重其翠也。是以复初實有懇切意，而裘葛再更不見相示，想不過面應复初耳。先臥龍小刻只可與初學為資，何以當大方賞識？是先臥龍與公宿有奇緣，此亦希聞也。相晤在近，以楚臬熊公人便寄候，尚容走謁。不次。

复陳侯府(諱國能)

佛法寢衰，已謂無王公魁奇之士振作之者，是以苒廬山林，與猿狖為伍，今四白矣。昨巖耕之暇，接鈞旨住開聖之命，懽甚懼甚。自今已往，不复云我法門無振作之者，亦令天下後世不得責夫我教無主、法無外護之誚也。即欲假此側聆清訓，孰知因緣猶未逮耳？盍古雍將軍府劉公檀越建一精藍，山僧應命既在先，似難推辭。若中秋後會晤，方不孤公雅意。昔人云：行道自合有時，因緣亦不可苟。此之謂也。率复不備。

复高秦兩居士(諱科諱洪元)

空宗處衰涼薄久矣，深山窮谷中，思得有力者一振起之，數歲以來，竟無消息。自謂當今之世，救民水火之不暇，何有於我？遂確志耕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复再希法門光化之幸。今三年矣，偶使符入山，令人忻感交集，流汗浹背。何期軍政之餘，猶能

及此，亦是我教衰而复興之日也。正宜藉是一往，以談此道，不意有檀越建殿之舉，不能應命。倘秋涼後雅意不衰，方趨拜軍門，不審金諾何如？前盛賜銘勒已久，統此致謝。

與高莊丁護法(諱國祥)

前有云：檀越還莊，必過高藍。未卜 何時？山僧住此數年矣，靜坐蒲床，鳥窺如枯樹，動觀古人經書詩文，頗識古今利鈍與鳥獸艸木之名，可稱樂也。第巖耕旱潦亦既屬世主矣，安無輸租累？且連年未常一登，今年土地還黃平，仍在鎮治，必能蘇貧道之困，又其如二冊何？欲奉簡桂黃平，山僧尚未會晤，何能通其情？特遣監院侯興居，倘飛一紙與桂，使田仍在僧戶，即不枉地主數年外護德意也。臨楮不勝神溯。

與訥生馮居士(諱時楊)

雖三年盡斷音問，固常於檀門僧院見多詩文，知近日所造也。有彭某者，過我山中，道及近來不仕，惟留意山水間，痛飲斗酒，詩成即雲煙滿紙，此真樂事也。但相去數程，不能一晤，此裹抱不審何時始得晤言消之。文集編次成，付梨棗以公江湖，不可不寄山中一本。桂居士刺黃多嘉政，亦我輩中人，不識坐譚閒亦口角我不？春信云歸，萬萬保愛。

與宗兄九數(諱演易)

二十年方外，已無骨肉念矣。昨枉顧山中，說及族譜，不惟共井，抑一身也。支雖異，根本是仝，如不我棄，即不忘先公也。老蘇常言：「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斯語今信然矣。何者？一遇談閒，即知某吾親，某吾伯、吾叔，某吾侄、吾孫，某吾姑，如此其不至於涂人，我又知之也。我雖世外人，然而根本侯氏，孝悌豈可沒乎？李為吾妹所託，想坐閒已詳悉也。遣監院奉候，如念本支，可詳數字，以便投刺於李。

與桂黃平(諱天燦)

貧住青山，無以自給，惟野薇清流作檀越耳。篷篳閒麋鹿遊處，煙雲聚散，潦倒離披，作無知狀四五年矣。王城有知名而過訪者相繼，既無虛日，咸言居士刺黃，政令雍肅，風化熙和，民常戴如日

月，仰如父母，正聖明得賢才日也。茅篷湫隘，難以安眾，又為外護，拓廣數閒，不能登龍門面奉顏色，遣監院候興居，尚容圖晤。

复楚臬熊居士(諱瀚如)

居士奉簡三楚山林中談笑博弈已閒五月矣，幸而蜀鳥越禽啼呼春意，不然何以消此岑寂？昨銀鹿還，又得一帖，知眼中口中戀戀猶有山中人想，此非知己之切，無暇道出。來諭八年髮僧、一朝俗吏，此亦離合之感也。詢及楚中，內外以寧，此又居士不負當宁求賢之心，亦楚中人修福之驗也。聞楚中理學既精，相日遊亭榭講論心法，則尼山之源定為窮極，即濂谿、明道亦合讓步耳。何時再得石林絕頂，攜琴載酒，招紫鹿、笑青雲，完八年未盡之趣，亦不審還有期不？岳山七十二峰多為歷代諸賢遊處之地，即白沙、若水以耆宿之年尚不少忘，居士披發之餘不可不一遊，人生之樂無過山水，此亦居士素所好者，故敢直言。如遊時諸峰無恙，使還煩寄一紙，我一欲為一峰主人。日月不多，保愛四大為祝。

又

前欲裁复，為貴役行忙，非敢以山中人傲王城雅意，然亦使我抱媿實多，想無以再示。忽接手教並所賜，足徵七八年曲谿長松之優游、山煙水月之雅趣，猶且未閒耳。示諭：佛性尚在，得非東坡玉帶輸在佛印五蘊床座中乎？然二老談笑膾炙人口，終古不磨，孔戒愚公則終古亦不可磨矣。第不審何時再得聚首講無情話、說無聊語，令千古下作二老奇想邪？又諭：頃勞成病，迴視菴中，如極樂國無翼能飛。居士素養頗靜，彭翁無以厚此，今頓有此言，豈相如渴而拓為言乎？字句不典，亦無所諱，居士留心佛理，誠大道中人，計當不咎。

與孫新寧(諱吉祥)

十三年不得鄉中人共語，抱恨良多。昨在湄水得居士對談，使積衷盡泮，且又得鄉中人存亡之確，幾令我悲歡交集，哽咽並作，痛入骨髓也。臨行复獲親愛之言，此骨肉之情，不然何以厚愛如此？別來三閱月，而神飛左右，無旦莫可釋。到龍翔來，陰雲不解，苦雨連期，不意寂寥，眉宇頓小。忽得晴曛，三層閣上眺望時，四峰聯翠，百禽和鳴，臨谿琴瑟，顧石丹青，月自中天，林當前後。主人夜談此，斷斷乎佳觀。然不至此，誰复知人閒別有此樂？九月還高藍，十月复至。倘無事灑埽石榻，過我痛飲山茗不？

與覺悟張居士覺惺道婆

果能愛道，須時時親近高人，自有益也。前坐談閒時既少，何能盡悉？然生乎今之世，又在戎馬中，尚能矢道，所謂火中蓮，雖可羨亦可畏也。夫自今日觀之，人皆曰：一念清淨，則出輪回。此言固嘉，恐無得道之日，須在日用閒忙中切磋琢磨，如磨鐵鏡相似，磨之复磨，自然垢消明見矣。即拈出示人，自天地萬物無有不鑒之道。十月复來龍翔，如無正務可來，講明此事，實為入道之助，正兩居士緣，不然是自棄也。不次。

复際明蕭居士(諱元會)

住高藍四祀，他無所長，惟是耕巖種芋、抱甕灌園而已。至於斷簡殘篇，雖日讀一遍，塊然如醉，真無靈骨矣。獨是得公一帖，小有所獲，以是知公文章之玅，實得諓諓善誙言也。屢示過我，及期又成烏有，何相知之間而不以真待人邪？今一帖云：與爾玉約仝往。但不識如所言不？印色不佳，恐不能為高賢用。昨摘靈艸，而樹祇二十朱，理無多得，乃分一合。千里豪毛，念春前新物，想不擿地。

與伯府楊居士(諱光謙)

聞楚旋，即宜索晤，為調達在道不敢行，想居士亦自合推諒。然久別欲會，不無動人容色。嗟嗟！今日事埶不識，何以安頓元元，與我輩休息？豈廟算自有籌畫，不須山中人長流淚邪？欲假桃源於貴莊，不識肯納洞中乎？生死幻夢，天地腐物，在我輩似不當過慮，宜與運偕往可也。但後事未完，不可不惜此五尺軀耳。無忘舊識，當褒我好音。

與訥生馮黃平

我教當斯末法時代，不有外護，必不能放大光，作大佛事。故坡仙之於佛印，山谷之於晦堂，李翺之於藥山，裴相之於黃檗，大年之於廣慧，無垢之於玅喜，天覺之於悅公，濟川之於遠公，皆當時往來空宗、播揚法道之哲人也。有如是人，行如是法，不獨聲價四方，名揚百世，亦能抬捺佛祖，拈弄古今，不為分外事也。所謂雖然見出宰官，而長老之名四海傳也。聞公留心佛理，力究禪宗，欲走相談，偶抱暑恙，何緣之淺淺竟如此？

又
大教便作箇中人語，非他人糞屑可較。如諭云：頂門痛施棒喝，才是了從上一著子。然而此事知即休，不循涂徹是了事漢，豈別有一消息作門頭戶底說話？若不爾，翻成不唧溜人。無盡一宿兜率道契悅老，為大儒入祖庭之第一人，雖唐宋出入祖室者多，須亦讓此公。然而先宗以棒喝接人，實一期方便耳。不究古人之意，誤作門庭，不知早落第二矣。居士勿向第二中取可也。末法時代，人多難信，每為斥笑。若不假外護，此道斷不能行也。俟秋窮，必然一笑。

复太史方居士(諱于宣附來書)

聞楚歸，將欲過萬壽，令行者埽徑以俟，何馬首竟不東邪？豈亦畏毒害與棒頭惡辣也？無盡見東林龍安，每為抬捺，始入佛祖堂室，天下人羨慕不已。居士素慕無盡之為人，何吝此一往也？來諭：狐鼠成群，於平越獨識師子。恐居士只識皮而不能識髓。何也？佛祖尚不識，況居士以一滴而較海味也？足發一笑。附後小偈：翻天一棒奮然施，擊碎昆侖腦後皮；血濺梵王鼻孔裏，回頭誰是小師兒？

咫尺禪席，無由一見。讀法語，肝膽披露，始知威音已前與和尚覿面久矣。末法時，狐鼠成群，若師子一出，蹤跡自別。此閒一瓣香，終當拈上。明日成行，不能奉謁，以俟後緣可也。附呈一偈，略表供具：萬壽堂前法雨施，木人糙破舌頭皮。毒人麴子傳來辣，醉倒靈山師子兒。

與錢中丞(諱邦[山/巳]附复書)

度江走蒲村，至鼇谿，為雨阻半月。又以石林疾篤，與鍾靈主僧收穫甚殷，則咫尺千里，縣心仰慕，不翅九回也。十六大晴矣，極期徑乾，放腳小年菴一會，以快平生願見之心。忽古雍專使至，催逼，且云結冬期近，而古雍道俗莫不瞻望。越日，又得一書，埶不能留也。俟明春法席終，黃鸝調舌時，過江再訪。雖然，山僧未度江，早已相見，歡若平生，豈在仝臥枕被，笑傲山林，始為覿面哉？秋清搖落，惟道自珍。

承和尚渡江遠訪，又以雨阻不得會面，然我輩今日會面非難，正千里神交、兩心相契之為難耳。丈夫道義相期，豈必兒女子握手吻憐而後為知己乎？且如和尚眼前相會之人不少，只恐當面尚隔一層，又過去未來、千聖千賢與和尚心心相印，豈必盡皆覿面乎？要知我兩人會亦可、不會亦可，若必待對面而後成知己，便

是下乘、便落第二義矣。雖然如是，但芒為和尚策今日之事，畢竟入山住靜為是，筆墨所不能盡者，總侘石、林開石兩上人口陳，切須留意。來歲春煖，桃華獻笑、新鶯吐語時，專望和尚飛錫來臨，蒲村老農彼時披衰戴笠相迎於石橋古路、長松流水之間，驀地相逢，當啞然一笑也。詩艸一卷寄呈大教，艸索不盡，欲言臨楮，不勝神溯。

又

至人之道，千里仝風，若必對面，祇增眉眼一笑耳。大年云：千里卻仝風，對面不相識。正我兩人之千里神交，兩心相契，不待握手吻憐，早成知己，真會亦得，不會亦得可也。明春石橋古路，長松流水，啞然一笑之約，真肝腑之言，恨此時院子所累。不然，即誅茅江外，何待桃華獻笑，新鶯吐語時，始如約也。詩卷佳章，俟遲日作偈奉复。

又

武陵準提菴晤後，擬再訪，聞駕已上德山，赴原姪約矣。余亦買舟東下，直抵吳門，自此江雲渭樹之思，寤寐不置。語嵩仝劉居士過吳門時，又詳禪棲所在，然亦不能寄候道履耳。客歲哭破和尚不已，又值語公遷化，其法門哲人相繼逝去，吾門不幸，莫此為甚。還樸來，見公去歲八月寄語公書，又知在大溈、南岳閒，且有建迦葉道場之舉，聞之不勝忻羨。此舉倘成，則我有所歸矣。其祇園千二百人中，幸留我一榻為感。

與羅總府(諱世安)

別傳之道，上根利智可得餐風，根器稍劣，向文字中薙沒者，何有聞道之日？黔州自生民以來，不惟不知聖人之道，亦不知道之題目，若非外護，安得說法幾會如南方邪？公誠有功於佛祖，不獨我輩稱羨，亦必從上佛祖合掌無盡也。前辭往雍門，期十日即歸，不意張明府、張廣文及紳士諸剎相留結冬，大約來春方回萬壽，數輩望護持之如山僧無異。

又

久不獲音書，疑仕涂無佛法久長之志，忽手教來，讀之，見公尚留意斯道，祇是天各一方，不得常常提點，似說時似寤、對竟還迷，終無倒斷時，是山僧為公慮也。然玅理只在日用應物，如不真念生死，從何有條入路？又怕舉起便有道可學，生死可畏、涅槃可忻，放下便無一豪，如此求道，與道轉遠，實薙沒己躬下事，真可惜也。公高明，切不可作是見。人生如水沫泡焰，有何久固？若不了明此事，尚待何時不見？轉眼來生，人之常理，又須軍政之餘，當

自思忖：我此功名富貴，不過眼前受用，似亦無有實落。如此思忖，即於道不切，亦自然切矣。倘能踐山僧之言，二六時體認者事是何形狀，如猛然逼到十分、見到十分，歇下來不待調牧，自是純矣。方知黃面老人相傳之事，別無一物，只仝此面孔也。遠音褒我，不覺饒舌如此。

與胡開府(諱欽華)

客邸無聊，岑寂萬狀，逮尋勝跡，忽遇君侯，論道之餘，多獲垂青，此夙緣未墜也。時复飲我以茗，飽我以餐，連日盤桓，深談教益，不獨佳趣良多，亦消窮涂多少積衷也。歸來坐臥閒，猶想高吐，但不識後會何期，直令人依依永日也。又。承賜佳詩，艸艸以酬，倘不以方外俚言，擿地一為斤正，則李白不封而願見韓，良有以也。臨楮不勝神溯。

與雲表毛居士(諱啟鳳)

兩承枉顧，恨口門窄，不能與公道出省要之法。然虎丘況公與公相近，日夕討取可也；倘切身行之，雖傅、龐之高蹈定不讓也。雖然，傅、龐有不妄為人傳底消息，公還識不？若識，則不仝燒錢化馬之見，誠大丈夫見大人相，共山川艸木熾然轉此大法輪也。不然，只將趙州無字看是何意？倘看得的當，他日閻胡子問著，不妨舉似塞斷伊咽喉也可。

复鐙明王居士(諱加貴)

讀手教，知公慕山僧道聚之樂，并欲聞格外之奇，真黔州開闢千百年來訪道第一人也，亦不枉龍門、萬壽外護與相與一種熱腸也。近日進道力既切，似不須山僧慮，自然有歸家穩坐之時。不識公果能不？不然，又只得饒舌為公粗說一番。夫欲明聖者之道，祇要信根利，抖擻精神，於行坐閒喫飯穿衣、抱子弄孫、涉世緣處看。如看得透，則知目前一段光明亦畢竟是我無量劫來主人也。知是矣，又諦審如何是大休歇處？知得大休歇處，便是佛祖中人。即如長西堂初見山僧於龍門，未有下落，渠只不放手，在萬壽始有入處。今又來聖恩，大放憨睡，忽地躍過關頭，入室相見，更不多言，已灑灑會心矣。因以從上來事兩手分付渠，得紹聖共誰之力？功用求道之力也。公但不能脫灑塵緣中一著耳，如肯脫灑塵緣，亦必與渠並駕

也。來教為道之切，不得不痛為提醒，使公獲大受用也。令弟首憲雲南，有歸耗不？公如有家書，煩致之一聲。率复不次。

复都統高居士(諱得捷)

前專人往嵩山，未及裁寄者，以未晤不敢先之以書。何期返辱雲章並香茶諸物，令山僧媿汗夾背多矣。寒夜無聊，鐙下取嵩山諸槁目之，始知法門有人。第不識果如蘇、黃唱酬，楊、李抬捺，不刻書之行在。即不能過訪，便先寄拙書一幅，以俟後緣可耳。太夫人齒德俱尊，敢收派下。然尊命難方，聊贈一號。
又
佛法澹泊，冷如秋霜，而有志者睹此，莫不尋山覓水，掉頭不顧。野竹癡心腸，尚作大廈一木，弗知將來如何合尖？然總賴居士與之眉毛相結，共維末運，或庶幾可了後一段事。太夫人及令弟皆佳不？山僧暫寓蘇州雙塔寺，寺為百丈禪師舊跡，但荒廢日久，所住皆俗僧，是以無可與語。倘便中裹我好音，庶不致寂莫，餘不多及。

寄高居士(諱俊捷)

耳居士名久矣，不能一晤為恨。前者差人上滇致法衣與嵩山主，以未面故，不敢辱台旌，何期返引信供遠頒，不令山僧感媿交集邪？想緣晤有期，暫對璩使拜領，容當面謝。嵩山法門有金昆，可無憂也。沍寒之極，手足[軍*豕]瘃，裁侯書不能作長語，惟居士為道自珍。

與佛源張居士(諱起龍)

佛教垂秋，時世末法，非假外護人，佛日不能重明也。昨見《嵩山集》，深知歸心堅切，公不其人乎。何時得接談笑，一慰我裹抱邪。拙書一幅寄覽，俟南還日，自當走訪，不盡欲言。

與劉雲山居士(諱文進)

瓊華六出，虬松作戛玉聲，緬想居士鐘鼓且樂之也。若山僧擁絮圍盧，禦之不能，安望此快乎？嵩山法門，素承外護，此時不及走訪，俟南還索晤時方面布。不悉。

與雲南眾居士

嵩山法席，賴眾居士雅意殷勤，此皆鷲嶺親聞屬付人也。第閒關修阻，不能面晤為悵。時南行期迫，不及逐一具柬，俟還日走訪，方得聚首共談，臨書不勝神馳。

與李閩司(諱膺)

昨一晤間，便成知己，想皆前緣之孰，所以眉眼中盡未忘耳。臨別承惠吳錦，已作袈裟事佛，與公再結一後緣也。前小字裁寄，想已達記室矣。王金粟回，詢及前恙，大安。此天相德人，誠不虛也。明歲南還，又得過訪都門，領台教也。臨楮不盡欲言。

與應物居士

來會城，過承雅愛，種種之情，筆墨如何可盡？此緣大約靈山把臂之交未泯耳。正宜覓蒲團地與應物子並木翁團聚為樂，奈何山中事未妥，故辭還山。又承食我常住，祈再賜一諭與貴管莊，庶不致冒空名。俟江南歸，則有此米可飽我也。

與朱侍御(諱盛溦)

只尺山中不會者，動以年計，豈道義相關不切邪？客歲十月初，有字奉候，並欲那玉葛旁，以終省中所議高雅，不期愚徒輩中涂所寢耳。臘月二十日，歸長松山房，以臨節不及過訪，一敘契闊之褒。今春又以雨雪，且行期迫，不得言別，五內抱媿，如何可言？有字候應物公致意聲為玅，山中萬為保愛。

荅潘太常文之居士(諱綱)

黔山住靜時，即聞居士名，恨未一促膝快談耳。及至蘇，晤李績溪，每坐閒，必稱雅況。正欲賴李邀至姑蘇，共遊太湖、洞庭三萬六千頃山水，並假韻致之樂，何期今春便棄我作白蓮上童子也，哀之何！既令郎來，承惠詩箑、露牙，龍賓拜領之，感媿交集，容當走訪，並謝不盡。

荅石筠汪居士(諱紹遠)

往在鄂渚，承惠齋羞，方欲假此痛談心學，奈何江南之興未淺，又得風便與舟子，所以不及面辭，今悵恨猶未艾也。前字與竹眉弟兄，不過念翁孫閒一別數年，音問久絕，一欲瀉縣切心耳。何期竹元孤身冒險，走來吳門僦居之所，即相見閒，真令絕倒哭倒。又承手札，快令張鐙三复。書中雲霞字，不惟珠璣滿紙，即珍臧書笥，而煙雲靄靄然，猶潤簾幕，閒稱謝何。既廣嗣菴新之陶瓦，真久長計，然非骨肉，何能臻此。即他日還黔，亦有挂瓢地也。竹元屬令早歸，以襄兄勞，即當如命。奈伊身體疲極，暫令調理，或來春新鶯調舌時耳。餘不多及。

又

羲爻畫泰，草木銜新，遙知高士履端，咸增秀色矣。山野效顰，亦埽落葉，烹惠泉，吟陽春白雪，賞此佳辰，幸勿訝此緇流，亦知是樂邪？竹元鄉念，不啻若渴，因是不敢深留，趁此東風漸暖，使開長帆，翩翩然向鄂渚歸來也。大約廣嗣仍要竹眉再理一年，暫假竹元梁城一回，方可高臥耳。詩扇一、文具一，寄奉書齋，幸莞存為感。

與覺相蒲居士

在會城承居士信供，即使海墨為書，難罄雅意。今春由楚入吳，刻先子舊集，俟完即歸。前所議靜室，如良意未泯，當留神可也。在平越兩有裁謝，不知到不？至于道念，當日增益，不在多屬矣。

與羅總府

昔者知遇於平城，承外護故山僧得行其道，是千百年來奇緣也。夫薄道之徒，今日信之，明日疑之，幸百為周之，雖嘖嘖有口，實不敢以蠱毒加害。此先佛法臧，屬在外護，深防此輩。不然，何以鎮厭邪心，垂光末運？長西堂聞監寺山野許入室，其以大法屬付六七年也。適聞燕居奪為弟子，然居自稱正人，而欲壞千百年成規，使人倫一倒置，甚可笑也。前閱燕居集，其毀人處，欲正人之不正，是何言之如此，行之不如此？何異口誦孔孟言，心實一盜跖邪？常聞人倫之大，莫大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自有書契以來，在盜跖亦不敢廢。燕居，有親棄之，有師侮之，有兄長辱罵之，有骨肉剝削之，或行劫，或妄言，或災木石，使師友為法受惡，真梟獍也。烏乎！世閒亂倫，出世閒亂法，雖立乎天地閒，恐人神必共怒也。凡成敗之理，有數存焉，我知之矣。即居加害如丘山，亦何損

於山僧？但再付西堂監寺，此天地絕無之事，居士任外護以為何如？

复徐而菴居士

華平晤談後，谿梅四白入眼矣，竟未得徵君清言，一去胸茅，寧不悵邪？張某者來，獲手教及與雪公倡和詩，讀之不覺一拍三歎。而雲隱相去數里，不獲一拜手，非疏慢之罪與？挂笠齊門，絕無他事，以囊中舊槁數篇，久未登梨，非自惜之，盍自懼也。有護法自梁城來，必欲付梓，以公仝好，然尚在籌箸，未有定議。此所刻者，敝門人嵩山雜槁，尊示莊潢，則張某者嘉，此必居士舊用者。其如前在秀水，與人已有成議矣。倘後刻就，或當如命。暑猛如虎，不能即謁，容遲自當索晤。奉复不備。

與張太守(諱大經)

九月往吳門，欲假道江寧，便謁台教，其如借舟不能自由也。冬之仲，仍抱空手而回，甚可笑也。況此亢歲室無儋石儲，嗷嗷數十口之枵腹，誠可憐也。計無出，遂持缽坊間，幸得三五十石以歸。不然，忍饑而死，可立待也。聞明春二月，駕有淮上之行，如月中猶可埽徑以候，月盡必仝肅兄來矣。前者欲迻居金陵，不知亦有如護法意者，使山僧處之，日與護法引白為樂不？裁候不次。
又
璩使來，翰教諄切，只如對面。山僧自揣菲躬涼德之人，屢承推重過當，何以使我心安也？毗尼一菴，聞名久矣。雅公思欲急流勇退，必須才德俱優如雅公者主之，乃不廢厥事。若山僧識量皆劣，福緣亦淺，雖藉護法力承乏毗尼，倘前不能振綱前烈，後不能鼓舞後昆，當此之時，輿情一議，得不為薦楊累邪？然此舉不知為主為賓，未得雅公說話，俟護法儼然敝室細商之，此行可定耳。使還，裁复不次。

寄遂寧朱孝廉(諱衣點)

一到廣陵，三度春光矣。每回首姑蘇，而楊子一衣帶水，幾如胡越。隔溯舊來，追隨丰神，把握道韻，何可得也？高沙一室，冷如冰霜。總之，護法能倡以始，不能繼以終。加山僧無前知之明，致有此寡偶之地，使我孤棲耳。幸三十年所學雖無得，然亦頗自遣。此竟不然，愁眉只如線也。蒲月後或得晤教，茲有瀆者。石法師為

成都人，從出峽歷講肆有年矣。舊為郭青贏先生雅重，後以北上為臺山之行，事竣南還，留止秦郵二十年也。客秋陽侯肆虐，廬室為之一空，擬買歸櫂，其如七八十之老人何？能冒險遠涉，翩翩然作鄉閭歸邪？乃籌之蘇松名勝，可已啼饑之虞，遂折一葉南來，幸為垂青且憐之，則石法師之感不在山僧後也。裁侯不備。

复楊將軍

江外僕夫來促我行裝，不及軍門一揖而辭耳。適接來書，有某人者，責我近無一字相聞，則人情中有不可廢者。若執偏聽，理則固然；若持兩論，在公褒仁，實有不忍聞也。常聞師弟猶人之父子，父子不容少偽，師弟豈容少偽乎？雖憃憃之徒，猶知有親，況據法位而不師其師邪？有親可愛，有師可尊，然後免夫禽畜誚也。而某人者，以法門論，猶昆弟也，可以躬，亦可以書，時或處遠處變、或急不及，天下常情，又何必區區責人哉？阡陽之難，自可致唁，然有不可致者，是我之情難以陳也。若陳之，祇增老婆舌耳。雖然，今日又不可不一言陳於左右。我生新寧侯氏一百姓，戊寅十一月十四日，禮石蒲揆和尚落髮，其後往來梁山與臥龍兩大師之門，在楚、蜀承琢磨之功，雖雷霆為舌，有不能宣其少分。毅廟崩之明年三月一日，臥龍歸寂，始離左右。此三大師實能生我，我何一日忘也？來諭未徹源頭，何能彊定是非？是又不可不再進一言。我自丙戌三月脫難，東走南賓，再見梁山破老人於三教。至戊子十月，為兵所逼，南避忠路。某人者，時住靜於此，因過訪之，叩及堂奧，尚未知者。今欲師人，何不知量也？比承黃文合公接住雙照二載，雖與之相去半舍，然未常往來。今云五六載相依，妄語何如是之甚也？然某人者固是僧，亦有不可言於人者，倘言之，則黔地恐不能安頓手足也。烏乎！我知悅謗者無所不至，只不與之作理會，則其怪自壞也。某人者俱無一字真實，又常輕侮梁山，是無師也，無師是不孝也；常欲徒人之徒，是理不當也，理不當是無義也；一面之遇，而云六七年以惑人，是不信也。有此三事，公忍聞乎？來字嘖嘖有口，其閒誠偽者，可謂公高見也。但薄冗所羈，不然，一對面則前言何以消歸也？然總擿之度外，率复不莊。

复安武徐公成宇護法(諱思議)

复接大教，非知遇之厚，不及此也。昔臥龍拙和尚還蜀，得居士外護，獲終於梁之金城，為其後者，到今未敢一忘厚德也。丙戌賓城一別，回首天涯，雖欲與公把臂高談，無翼能飛，幾令褱想成勞

矣。聞細柳迭植湄水，此或山僧十二年思慕願見之渴塵，得藉湄水一洒耳。種種衷曲，總在奉謁時面悉。

复馬尚公(諱寶)

承諭龍門燕居不拜揖與人我之兩者皆錯。若論拜揖，不過偶爾，非道中急務。我之處是位也，必忘褒于物，似不當以禮為疑為怪。即使講禮，周、孔自有明文，百丈亦有儀注。考之二禮，在倫常之間，行之中節乃已，倘一有不節，君子鄙之，山僧豈不孰讀邪？然又非頑然之物，不明世禮，而自甘化外之人。第燕公雖世系梁山，然每鴟梟肆翼，人亦常避之，行徑既陋，不理也宜矣。且方外人以道為務，而往來之禮次之。常觀之傳鐙，大鑒十三世為真歇，十五世為龍翔。龍翔奉敕能仁，真歇先居江心，道王海內，聞翔至，恐溫人不敬，特往展具九禮，以誘溫人。此二人祖孫之閒尚如此，未見為謬。又如文殊，遠為先佛九世宗師，逮佛取正覺，文殊為輔，何二祖不以先後禮辯，明以教今人也？由此觀之，先道後禮，不單重禮也明矣。則不拜揖未常錯，來諭謂之大錯，得非情見邪？若論人我，最是生死根，故三涂往來，四生沈溺，劫數燒煮，湖海鼎沸，一一皆人我之誤。所以佛用慈悲設教，使破人我。執燕公者，不惟去人我，更增人我，豈宜處知識位，汙亂吾法乎？亦賢者默擯於法外久矣。某常思之，居是位，非有道德與容納之心不可也。前哲未有無道德不容不納，能篤行其道者，必體道之原，識萬物之祖，所以得者得乎此，行者行乎此。故傳云：「天地位，萬物育。」知是者，然後有知識之實。有知識之實，則知天地位，萬物育，未常不殊涂仝歸。此便是學之極，德之博，無有不容，無有不納，燕居不得為燕居，山僧不得為山僧，正若虛無太空之論耳。忠國師常因肅宗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國師都不視之。又傅大士見武帝不起，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猶且忘於分。人稱方外士，不能忘於物。不能忘於物，尚不能超越俗塵，何公然要人拜揖？豈不是自欺之心過也？有自欺心，便是人我心。有人我心，故動必相爭。此所以訾訾之音聲顏色常見於朝夕也。由是觀之，人我未常不錯。來諭謂之小錯，得非情見邪？燕公常稱梁山法嗣，嗣猶子之盡職於親，親之失則幾諫耳。未有昭然災於木石，使天下人盡聞，其責可不加乎？為人嗣而常詆毀於師，又常假飾其狀，人亦有言：不可於無過中供人有過。燕公如此喪心，敢云梁山嗣乎？亦羊質虎皮、雞心鳳狀之人也。故凡相遇，不可與之交，則法門得以清淨無爭、耑無辯論，令今而後不致破壞法道、損我規繩，而庶幾乎吾道也。所謂吾道者，其心平，無得失、無尊卑、無阿譽，苟容可

以禮一切無窮世界，一禮禮遍，無有一物一人不仝此禮，我此心非加愛也；可以不禮，一切無窮世界不得而禮，無有一物一人得此禮，我此心非加憎也。至若天禮、龍禮、佛禮、祖禮、一切鬼神魔梵禮，我此心不喜，不以為得；天等魔梵不禮，我此心不怒，不以為失。此心直以斯道覺斯人，豈不謂之真佛祖兒孫？公愛道之深，故裁荅無所諱也。自有佛法以來，王公貴人留心此道，如楊大年、富鄭公、范文正、蘇、黃、韓、趙之類，皆大振祖道，美流萬世。公欲成就是道，可居恒體究應物者承誰恩力，或於應物之際忽然識得家裏事，便知坐寶華王座與騎千里追風皆仝此鼻孔，有所分真分俗邪？亦正含融混會、真俗仝條，而祖無祖、佛無佛，其名不得為名、其相不得為相，禮也得、不禮也得，明眼人撿點也得、明眼人不撿點也得，總付之道外，艸复不莊，俱叨道愛。

與李相如黃元申吳季子居士

今日士大夫往來祖道，求其知見深入、絕去黏滯，如敝邑沒量張公一人耳。崇禎戊寅閒，在夔門臥龍談笑道話，機語幽曠六七年，雖慈明之於楊內翰，萬古雄風直不減纖豪。第以世道亂離，別來十二年不得其人，挂瓢平越，聞公在新城與太平菴主周旋甚密，想蘇、黃、佛印再出，恨頷眾之絆，不得過訪為快。雖然，聽松風流泉、觀青山綠埜，與公覿面久矣。不特此，即談笑未接、形聲未動，空劫那邊早箇相見，豈在握手為快哉？不識相見時如何？若謂有說，細語人不聞；若謂無說，又是對面千里。且說者是？不說者是？此處不能知，且向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體究自然有箇倒斷。時承爵府護法辱教，專人上复修此致意，擬於來春上匀山啞然一笑，不審得就不？平越與燕居因緣，想已悉矣。但其人非不是好衲子，只是過於偏聽，不主中正之體，常溺先入之言，動輒侮人，不無識者哂之。若能提大綱、識大體，左右用賢，其聲名不揚，未之有也。天無私盖、地無私載，所以成其高厚之德。若高不降，則卑不升；卑不升、高不降，庶物必不成也。欲為叢林主，領眾匡徒，若無是裁，何以服人心、歸湖海而稱長老？貧衲淺見，惟高明察之。

又

手札脫體承當一事，揚眉瞬目早落二三者，山僧睹之恐未盡善，惟玄學之士不可樁釘，樁釘便是執心不得脫灑。然山僧所云空劫相見，亦不可執著空劫，盖空劫即今時、今時即空劫，那有空劫、今時之二耑？若執定空劫，則今之人盡向空劫作活，不能於今時受用者段光明；若執定今時，則今之人盡向今時取著，不能於空劫受用

那點消息。二俱既有過，寧不為公惜也？又云：十年來從昆侖頂星宿海擊楫楊舲、揚鞭躍馬，不意龍門拄杖子諵諵為我商量，不識者般伎倆被龍門拄杖一擊，即今作何光景也？若知得下落，當與楊、李及無盡公仝驅並駕；不然，縱龍門拄杖敲破頭盧，只是如風過樹耳。又云：長慶自肯方親、博山不肯方親，及千不肯、萬不肯，山僧不揣，正好再喫一頓。何故？是甚麼所在？說自肯、說不肯，俟遲日往都勻訪馬公，方與諸公取棒頭錢也。

复馬尚公

再接手教，一時戲論非公論，山僧與燕居便為戲論，即從上千聖萬聖盡屬戲論，所謂一代時教、諸祖因緣，皆因末那戲論。據此，何妨道業？直任風旛之擾可也。又云：不可互為人我，令識者笑。此正山僧見身為公說法，切不可錯過。何也？無明實性即是佛性，公喚作人我，似非極力承當，目前美惡盡是佛性應用理也。此外別有佛性，則公成佛時，將此日用應物者何處安置？如不安置，終為帶累，此必不然也。公但將日用應物處一一認得明白，則動靜、美惡盡是佛事也，亦可謂不出魔界即入佛界，而老瞿曇、盧行者亦不在人頭上稱尊。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一(終)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二

住臨江府新菴門人寂純錄

嵩山首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尺牘

寄德山裔禪師

行道於此世，自非應真乘悲願力，孰能為之？湖海之大，土地之廣，披緇者不下幾千萬數，而千萬中得一人半人維持大法，寧非有願於昔乎？客秋聞在會城，不勝傷感，然去住亦有數，實非強勉。第此亂運，正在抱道之士補法門之失，亦是我輩所切禱，何期有此小拂逆，不能不一痛恨也。聖恩佛事告圜，欲行黔州一會，以退隱之地所羈，不獲如念，萬為保愛。弗備。

又

過湄水大雲菴，得佳集讀之，見公深入祖室，所以開發衲子，其精意宛有古人意，不得不使人愛慕也。邇來病骨日見沈困，不能即西山一夜話袪胸茅之塞。憶客秋，貴門人至，以先臥龍艸刻並小字，不審達記室不？余自甲午春誅茅，高、藍諸方愈加憎嫉，甚至記載總不足憂，所獨憂者，法門一事耳。方良之怪、水石之精作於今日，是我輩羞，雖公與余恐亦不能驅此邪辟使斷也。當永曆初，我時開法平越，有人毀之曰：「此必教人學上堂語，問畣如流，然後為禪者。」然不知己之不能而妒人之能，實一狐媚流輩人也。及我印大雲之記，又謂失眼。戊戌春，其人來不十日，即惑大雲使喪所守，而即印為弟子。烏乎！初何見罪之深？今何謬為之甚也？然十年苦心教訓之大雲承接我，又七年來一旦奪為己嗣，即使踱蹻肆毒未必若是，其人何以為人師？實可恥也。前謂教人學上堂及瞎付等事，今又取斯人，何首尾之亂邪？烏乎！其言正之於前，其亂繼之於後，不知泥犁中將何以置此人也？法門如是，亂規如是，公又何以教我？

又

客秋不以溝壑亢昧，廬室固陋，辱我小菴，誨教垂訓，能使人徙薪曲深，則受賜多矣。第窮居僻處，禮節粗疏，惟盛德仁人，不之震怒，此我之榮也。昔人云：君子致其道德，則福祿歸之。公不其人乎？前至銅江，將欲東下，為舊病所苦。《易》曰：「不得遂，不得退。」《詩》曰：「進退惟谷」，我實念之。

寄興慶堂兩序

聖人之道，貴誠信，主端默，能體是者，可繼聖而法物也。是以衲子志不可小，志小則狹，狹則非盛道之器。盍所謂道者，淵若滄海，聳若泰山，倘不以大志，則道不可得而握手也。是故道行不毛，實賴抱道者左右之，如此不患道不行而法不振。前山僧挂笠平城，見公等志大見廣，因放蒲團相談此事，幸而諸事成就，實師資出於一時者也。偶以猒讙往古雍，尚留心在公等，公等若不深念法門，則前據師子床皆虛事耳。秋涼腰包一來，則與道慶幸，不然，百劫千生恐亦難遇也。

與虎丘況禪師

堅侍者行速，未及裁复，抱媿實多。適聞法幢高樹，江外段煉衲子，以慰吾門之望，誠甚盛舉也。極欲過看，因萬壽結夏，不能別眾而行，但望剎竿抱歎而已。前接禹門書與語錄，見复燕公書，不覺五內震裂，想法門寢盛，賴作者以振燿之。孰知其人有此妄誕，則害法不細也，因走一緘以复禹門。然末法時，只合逆來順受、惡來慈受，似此愚妄，倘再縱之，必視法門無人也。可惜其人歷年參學，將謂是好禪和子，原來未曾徹見源頭，故說話直逞鬼聰明，於宗要焉有一豪？若不趁斯翦除，則師狐並吼而石玉并稱，將必有日。

又

法門故弊，殆不堪言。昨聞禹門遁跡，不勝悲感。盍川東法道，賴此老及虎丘維持之。而禹門既隱，則寂寥之風，將見吹人襟裹矣。我雖行道於黔，而力孱弱，不能張之，惟覬有光明爍大者，整刷之、啟迪之，是所願耳。四方載記，有堪聞不堪聞，然盡在適己之意，而私其心、私其行，不公乎道、公乎言，為法門觀瞻也。近日為法重人，不私聞見，在虎丘得之矣。二月四日，著笠拄杖，欲度江過虎丘，又因初治長松，事理未就，不能速行，特專使，想虎丘必為我察之。

與湄水昆禪師

今人不以法尊，乃以人尊，是今不及古也。悲夫！客冬，茅坡使無臧僧送所刻雜錄二卷，分布平越。及觀之，皆非法門體裁，害及者非細事也。其以聚雲五百餘年遠接大慧禪師為的據，而以斑公手付雲腹諸人為妄傳。嗟乎！於人甚重，於法甚輕，真不識尊法而不尊

人也。不見之黃檗不嗣馬師，法眼不承長慶，觀《傳鐙》不特此，如斷際之几案、禪板，汾陽之拄杖、手巾之類，不盡枚舉。其人如此，只不過欲抹殺我輩，渠得以獨步為快，安知我輩豈其人能抹去之人邪？倘見渠語，宜與法門垂援，不可只是袖手。

與雷水石谷禪師

傳持聖道，在力行之。不如是，道將安寄？故教人之要，惟以脫窠臼、識大體而已。即衲子遵道慕德，相繼於無窮，豈外於此哉？奈何今人竟以承事何人、爭論先後為得道淺深，吾不知使末法衲子人我之心何由而息邪？有太平者，稱得法萬峰老伯，在雲天杜撰數篇，糾彈諸方無文學與象敏二公授受之言，偶見不勝悲痛。然吾道竟在文學，不須參寤邪？烏乎！狐精種子溷稱師王，此我萬峰老伯之過。倘見杜撰之言，宜急屏之，勿廁法門，以亂正法。不然，其人亂跳不止也。

寄仲維那

凡生天地，總屬幻化，況天地物之逆旅，而爾我又一兆形軀，五七十年不可保邪？不獨眼前金珠之美，即王天下而有時殂落，推此爾我，將安用哉？不如一段光明，放教照天照地，前不負佛祖，以此付爾我，後不乏法海津梁，誠在是也。做禪和子，尤當體會聖道，不可把目前虛幻認作真實，用惑真心，異日一旦遷流，孰能免此無常之苦？吾徒聞之，能不懼哉？前已職重任，今又作此去就，不獨眼前痛笑，而諸方放作談柄，誰之過與？山僧深念道脈，淚溼袈裟，吾徒幸勿以吾言苦而不茹也。不然，老漁空守古澗，將見擿釣而往，實為得計。

复雲居世維那

省來書，知維那將為我法門棟柱，而黔地法運初轉，共結驢年道交有日矣。不識持釣磯頭惡辣藥餌吞吐為何如光景？鐘奇歸，先寄一頓拄杖，頂門上倘七華八裂，可謂永劫不忘之事也。秋後驗之。

與端居長老

懷寶者，輕身重道，敬事忘勞，雖萬里求人，不以為遠也；餓腹凍膚，困志待時，雖持久得人，不以為晚也。二十八祖知赤縣神州有

大乘器，自天篤來，中間險阻亢昧萬餘程，獨不辭勞遠者，此萬里外求人也。自金陵過魏，中間梁、魏之主不能合，困九年於少室，其後神光之徒三拜受之，此持久得人也。烏乎！區區覬道一行，何也？盍不忘太祖、昭祖遞相傳授之悲願耳。昔者吾從來，山僧知是法器，後於開聖，一旦以吾受之於報恩者，舉以授之。比尚有嗟歎不平之人側目視吾，吾含恥抱垢以待成立，使彼嗟歎不平之心自消而不辯可也。近將見成立，是彼嗟歎不平之口已合，而吾揚眉吐氣之時矣。所謂羞媿頫伏車塵馬足之間者，洵然也。然猶有少慮，吾徒當以道德為本，而文學次之，庶不墜先人之道，是吾望於吾徒者。

复野竹長老

堅孫來，供物種種，不惟濟山僧南行，亦法門起色矣。孝子順孫，異日獨不出女門下乎？前遣梅孰再印之以衣者，長松衣缽或在女後可知也。嵩山諸槁，一一看過，第離師太早之過，不無微瑕耳。至於應對柬札，宜一依名人程式，不可艸從。昔百丈見叢林之難，乃立有學識者掌文翰，應荅士大夫，方丈提其大綱，應酬佛法而已。不見之天童、西山乎？凡有字與人，必酌之再三，閒一字未恰，必易之，此古人臨發又開封意也。統御大眾，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在剛柔間耳。能體是以臨眾，眾自以德報，此先聖之成規，亦山僧取而已驗之事，不可不聽山僧此言也。江南還，必上雲南尋逸老地，可代山僧覓之。

與大雲長西堂

欲為人，必先審可不，然後行之，始無委曲事。近聞女受燕公惑，深用痛恨。然昔者仝吾，何如是之重厚？今者異吾，何如是之涼薄？夫好惡異仝，道人之不取也久矣。吾奉先師之言，一豪不設妄為，實欲正法門之不正。何吾正之如此，吾徒亂之如此？眼前或可彊為，則百千年後，將何以處其身也？吾徒思之。

與嵩目宗禪師

法門骨月，幾人能致此熱腸？如非嵩目高雅，數數親厚，則冷語冰人難當也。不及見法筵而北還，今猶悵然，未卜 滇行何時。我已束裝南邁，明春及秋，或可轉高藍，當又有字來。胡護法及陳、黎兩君，煩致意之。餘不多白。

與西竺主人

往省奉看，返取惠並香積玅供，感謝不盡。然非十年舊識，而何能致此厚德也？去冬有裁寄並申謝，想達上座矣。目下束裝走吳越，五月可抵金陵。俟薄務畢，即回黃平。倘頭上公假我數年，又得相晤引白耳。

與印心主人

客歲留上人房，萬千盛惠，筆舌難盡高雅也。別來兩有裁謝，不卜到不想。上人德望既孚，自是清福常足。若我輩奔走不暇，安望此樂乎？二月初南行，身上事畢，即回長松，或仍到貴陽面謝前愛。會城道舊，煩致意之。

與石琴聞監寺

佛祖玅道，祕在己躬，不可舍此別覓，以消時日也。然無始來，只是者箇面孔，人不能即惺者，是當人自昧，非開道者之咎也。若能頓然發深省識自家應物底主人，始知本來近，而於為道者自遠耳。然非得手應心，不能信是言。古人云：「飯是米做，火即是鐙。」詎虛言哉？上座天資可愛，作事英靈，十二時中，勿為物使。我祖庭秋晚，正賴抱道左右之上座，勿自薶紫荊華也可。

又

春王十日，必於南行，不知能到長松一敘別不？想此一別，後會不可知也。聞近日著悶以告者過也。我此行原為刻書，定將分鐙偈收入集中，以為萬古法系，豈以十年來父子一為燕居惑亂，便不取邪？倘應龍不處汙池，可明一言，自不久羈門牆，以辱上座。

與岳樵長老

客歲四書來，竟未見回音，豈沈浮之過邪？此時欲即東下，奈舊病仍作，不能動履，惟仰臥山囪，望銅巖白雲而已。閏女別修靜室，但不知山水佳不？倘有蝸牛之快，雖筋力勞苦，亦非分外事，不然徒為耳。又聞白雲近亦改觀，想規制自是如法，他日山僧一至，惟稱羨輪奐佳趣耳。

又

數欲東下，不能一時就道，何業牽引之深邪？長松不得人，遂致破敗不堪，雖已逐去斯人，又暫無出力掌之者，然已為眼中糞屑，當

任之而已，我何苦長作馬牛憂？嗣宗來，始得一帖，少慰褒抱，且云：山僧覓一支棲，奈及門者有限，當誰為我出隻手也？雖然，俟到時再作商之。

與白鹿裔禪師

毅廟癸未秋，開州棲靈相別十七年，魚鴻竟杳，而思慕之私，發之欷歔不能洩，又繼之詩歌亦不能洩。辛卯，聞在卯陽，因過酉谿相看，又值禪師折蘆東邁，將欲挈囊以步後塵，不意卯谿兵難作矣。我四十日茹糠秕，混貔貅中，始達平越。平越人念廿載辛苦，留下蒲團，不期仝儕推作化主，今八年矣。前莫侯府楚還，攜禪師住天寧語錄展閱之，非我禪師不有此，非楚地人不知有禪師，可謂天縱之聖也。第以弱病，難見我禪師於法座上耳。明歲下江南，如因緣就，便過武陵，不知禪師猶納我於迎仙寺之樂乎？己亥九月十九日。附語嵩禪師侍者申侯道駕。

又

徒步千里，得氐銅江，將取銅江之舟，順流而東，尋我故人，於三月上巳，引桃源為流觴曲水，優游酣飲。我雖不慧，一坐其次，醼酉述韻，獨不取主人色笑邪？偶舊病复作，就枕簟呻吟者四十五日，始得小愈。嗟夫！少年壯志，為病所困，不覺轉為老騃也，寧不痛哉！

复開聖諸門人

今昔事舛，人我相多，不獨耳不靜，舌亦勞矣。吾徒留心我宗，能擔荷大任，吾事畢也。聞某人妄語排擠山僧，山僧知悅謗者無所不至，安可與之面釋，使俗人掩鼻啞啞邪？且斯人語言而醜態，實有不可觀，亦有不可言於人者，吾即言之何難？但恐我法社耳。烏乎！悼法門之不幸，莫斯為甚也。至於斯人欲置騰騰烈焰中，此累劫常事，吾何懼哉？昨有書复楊護法及丁護法，可親往面道一番，足見平日與吾徒道及從來事也。居江外，惟是思慕吾徒，不識再得相會不？種種積衷，如何可言？

與岳樵崇侍者

黔中賴左右之教門，始有觀光。不然，黔人何知有此題目？故以法器期之，終不作黔驢待也。客冬省親，此仁人之禮，山僧豪無拒意，何一往梓里便不來邪？豈不知欲作者家種艸，實非一日便到休

歇？若里中一為院子累，終法門小伎也，因留复治在此。如聞而即來，天下老和尚不來，天然之句有所歸也。吾之動定不可知爾，亦不可不察。

寄白齋菴靈師叔

崇禎己卯閒，侍臥龍先子從夔州下荊南，埽白齋祖塔，得與吾師叔相見。雖別二十六年，其音容宛在耳目，想師叔不能記我為誰也。然猶憶辛巳复侍先子回蜀，甲申罹兵難，賴先子道聲鳴於楚蜀，即遘觸藩之怨，如游園觀耳。先子睹此僇劫無留世意，即戈戟叢中集眾登座說法，與示安武徐公諸人偈語畢，遂瞑目化去，實毅廟崩之明年乙酉三月一日午時。其持兵殺人者，皆知有佛，吾蜀故藉此得全十一者，皆先子功也。其後璧於千萬死中逃出，如太倉遺一粒，始回視先子存日，若隔幾十生，今又幾一二十年，不覺齒落髮白，形骸可憐矣。元年，從黔出楚，欲過江陵，問吾菴中人，知必猶有存者，因涂路有阻，不敢前蹤，故買舟遂入越矣。上金粟，會荊州人問菴中事，云：「人物皆故，所幸存者惟吾師叔。」菴既已成瓦礫，燕麥兔葵之感，寧不對青天白日泫然下涕邪？俟身上事完，一櫂溯流而上，與吾師叔告二三十年苦，師叔其待我瓦礫閒何如？

寄梁山和尚侍者西缽

梁山祖庭，依違三十年，閱人多矣，而心眼孤明，西缽外不一二見也。庚子春，作詩留別還黔，以為不复再晤。元年秋，复舟遇於黃，巧出意外，亦复恍如夢裏。第以舟師促去，不能竟作三日談，悵矣！來吳越，三見霜露，每風晨月夕，回首高梁，如在天上，而闌干只作銀河落九天也。昨春往金粟，會有鄉師自出峽，依雪竇、福巖、金粟，則處幾年矣。每為人重，獨是因緣不合，因詢老人興居。將還蜀，為老人一株樹蔭覆天下，西缽照拂可也。我自廢放來，只作長年行腳僧，不知更有餘緣說無聊話不？方丈萬福，不敢具啟，便言為感，臨楮悵悵不一。

复德山語嵩禪師

禪師不以萬里行倦，破暑轉蘇，顧我雙塔，此法門念重矣。乃复鐙前榻上，屬之如許，我豈犬馬忘德本所事者？盍梁山不仁，誤聽左右，而燕居又彊取我二子，敏老亦取我一孫，我故去之。雖遭物議，任之而已。嗟嗟！三十年法乳，豈恰然一斬乎？所以小隱古

吳，盍實有去就良難之意？禪師愛我如此，我極思之，不得已為隱焉，庶幾也。如再欲我還梁山，我則在汶上矣，禪師幸原之。

上古南牧和尚

拜違函丈，兩見飛霜，每切瞻依。其如仙蹤不定，雖望雲山隕涕，亦徒千行耳。總之，我輩癡頑，致有乇而逃焉者，良或然也。昨夏來蘇，僦居雙塔。自念此生三十年行腳，即不能親承人之法印，假此退居，不失為善。其於計雖拙，其於立身行己，不其韙歟？不意籌兄忽顧亢寓，因示和尚所止，不過三十里之遙。於是哀慕之腸，不幾萌而幾熱乎？獨是冒寒未脫，不能前蹤。古人有為法忘身，然亦有身安道隆之說。故先遣小孫隨籌兄來，代候萬安。稍遲月日，即躬親猊座。和尚其不吝弘慈，在壁受賜之大，天地何能為諭哉？薄具香儀，聊以伴緘，臨楮曷勝惶悚之至。

复天隱禪師

貴筑晤後四年，不奉吾友手教，總之間關修阻，非朝遣夕至而可能者。還樸至自梁城，手持吾友三月四日書，拜讀數四，見吾友愛我如昔，末又勸勉懇懃，若非天隱厚道，絕不至此也。每自思之，三十年方外，心還不歇，此豈有所樂為也？盍人皆笑我狂且愚，而不知我大為人棄，並奪其所授，甚至覆巢取子，豪不容置足其間，顧此能不疾首痛心乎？是有吳越之役，雖棲靈亦不得怪我常寂中矣。今吾友猶不投卑，返將歸我梁山，以續舊好，而此情灑且渥矣，然豈尾大不掉之人？奈何一入趙，竟不能再奉德教於燕也？用是方命，知吾友必察而原之。

荅長洲靈壽履冰和尚

不奉教七閱月，胸中鄙吝，豈止复萌，將瞿塘、灩澦矣。忽雲函來，讀之，恍如促膝一室，知仁兄愛我，真不啻骨肉。獨是愚頑之質，不能長侍座右，領受切磋，盡開茅塞，悵也何如！聞有吳江之行，不棄陋室，便奉一茗，以消渴褻。倘先示一音，道左相俟。

寄履冰和尚(附回書)

吳江返棹，歲云莫矣，室中一顧，即茶灶煙冷，匡床塵生，而岑寂不可言狀也。雖欲揩拭，須得六七日，何能放腳過靈壽，與吾兄痛

笑松谿、梅塢為樂哉？初八日，老人已將重擔累我，然駑駘是力，窮日幾里，老人只作略玄黃而取俊骨，不顧人笑也。雖然，弟謹守之，敢負老人婆心，以取識者譏邪？餘不贅。

兄去報恩，弟嘗私語曰：者回，水乳合矣。昨令孫來，接讀手教，果如所擬。及訊其事云云，令弟不勝慶快。且老人從未陞堂說法屬一人者，吾兄今獲如此，則恩莫大也。皆吾兄夙德敦厚所致，非若今狂小諂佞輩可能及矣。奈弟室如縣磬，無以為賀，聊成里語二章，塵之一笑。

寄嵩山野竹長老

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始銅仁東下，暑猛如虎，舟中迫窄，待泊武陵，疽節甚矣。四十餘日，少愈，將買舟過湖，而江道略官舟，雲帆頓斷，無葦可渡積水者。乃由石首過江覓舟，方達武昌，而疽節又生，淹留兩月，未能前蹤。宏孫兄弟訪尋親舊，尚存者眾，且是至戚，故留彼以封二十年未封之骨。九月中，獨攜兩行者由漢口長發，一路苦辛。至十一月初，抵建業，疽節复甚。忽山翁和尚來埽慈、瑄兩祖塔，因得瞻禮。至蘇，再謁本師老人於報恩。過越，又得瞻覲古南和尚。其他皆相繼而化，盡作古人也。至於據源拂於今日者，比比皆是。余不覺泫然，痛我宗祖法門濫觴極矣。即欲回舟，仍作山中主人，完我殘喘。奈何！回首長松六千里，如在天上，無翼能飛。且值公令汰僧，而平地上亦棘芒侈矣。因於蘇州雙塔僦一室暫住，將先臥龍錄梓就，必欲收拾西還，或由此直上梁城，與吾徒坐一蓬子，痛說十三年離褒，誠我意也。餘不盡。

又

到吳越三年，絕無可語者，真人無人之竟，每褒西還，輒不如意。總之，窮道人事多鈍置，不能一快便耳！前年天童賢老人收余為法嗣，此非去蜀歸吳，盍不得已也。梁山既收回棲靈信具，而燕公又奪我二子，敏公亦取我一孫，十五六年苦訓之人，皆為同門間絕，睹此能不痛心乎？若只苦守，後之人疑之，則上負前人所望，下辜吾徒支掌，即余一身罪大莫贖矣！吾徒其思之。還撲來，問吾徒無恙外，又問《嵩山集》，云已梓行，然固美矣！但不可艸艸完事，須深酌之可耳！今天下行者，皆出古人一頭地，若西南諸師，是皆不能遠傳，況能開後人眼目哉？吾徒當思之。今秋不還，即明春必歸，到家定有雞足之行，吾徒當俟我梁城間可也。

又

客吳越四年，未嘗一日不繫念嵩山，盍黔南苦心教人，止得此一席，以慰吾望。前歲五月一書，去秋一書，冬又一書，今夏又一

書，不知皆到不？七月，浮老人圜寂於吳江，聞訃，即自高郵還蘇，為奔喪之舉。及送龕上徑山，適竹元孤身二千里，來省吾雙塔。此非嵩山以孝法人，何以壯元孫此行？且眉孫留廣嗣，元孫苦遠涉，吾又憐二人孤苦中，猶不置吾。此不獨二人孝，猶見二人珍重，吾道未薄耳。人得一夔足矣，況雙珠乎？故吾願嵩山不如二人者，勿收之以敗厥事。近日法門委付如市，未見有如禪和子也，不過取虛聲，襲虛名，真可笑耳。人或從滇來，即問之嵩山，即問之他人為人何如。或曰：嵩山為人，不減平越，但委付微異耳。因書此言，為嵩山誡。明年吾不親來，即當遣人慰公於方丈。

寄長松監院梅孰

師弟法乳，一隔三秋，每一思之，五內寸斷。床頭若無古人兩卷書，何能暫寬愁寂也？前夏六月廿六，自銅巖舟發，涂路苦辛，如何可言？在武陵病疽，武昌、建業亦然且甚。竹眉弟兄到江夏尋二十年喪亂後親朋，得一叔一胞妹，其姻戚中猶存者盛，因往崇陽省彼父柩，欲為八尺之封。吾恐久留，歲月易度，遂撥煙霞，而前蹤身邊不過兩木頭人耳。此行孤苦，情實難堪，惟自怨自艾，欲與誰言？客秋逐僧，不知長松與諸菴作何去就？銅仁幾處亦作何狀？初到吳越，如行異域，忽得鄉人李明府留寓蘇州雙塔，不知將來何以了我歸志？睹此，精神益困矣。菴中事務，女輩切宜勤理不可怠，吾歸來方與酬勞。黔中道舊，當以此帖傳聞。

寄黔中開石監院及諸剎

春二月，遣祖易歸，止有祖年供灑埽，寂莫甚矣。望黔中人來，即議行李計，奈何望眼幾穿，竟未有至者。昨五月，北訪張高郵公，公以二十年相與之人，不可一見即別，因留住城南福海。八月朔，方到院。未幾，老人訃至，因奔喪，並送入徑山塔。一連耽閣三月，不覺小春又寒矣。前八月，幸竹元不辭二千里，孤身來省我雙塔，得以少慰岑寂。明春，或遣彼還武昌耳。諸徒聞此，有意東來，或遣人到廣陵，再窮一日，即達福海矣。一別四年，如隔世人，每一念來，五內如擣，不能插翼與女輩樵山漁谿為樂苦也。如何話長紙限，未能罄其衷哉！

寄竹眉竹元兩孫

女弟兄往崇陽省二十餘年喪亂未封之，吾以病軀不能同去，終為慊然。後於漢口待之二十餘日，竟未有秏。且既過江，安能再緩？是以九月十九日得便舟長行矣。一瞬三年，音書杳絕。女二人如念吾左右無知事者，可議一人前來助吾梓舊集諸槁，即是女二人報嵩和尚慈蔭也。客歲汰僧，女二人何策守之？吾為女慮，想高蹈之人自有確守，非仝淺淺者可仝日而語也。

又

鄂渚相別三年，過矣。每念女兄弟初歸故里，囊無一物，豈能封二十餘年未封之骨！雖有戚氏，恐亦不能大助。中夜深思，情不能已。自入吳歷越，所見名宿而費亦不輕；且久逸之人，一旦服膺叢席，動即勞極，不得已乃寓雙塔。但先臥龍錄與開聖諸槁豪未付梓，萬里南來，欲完此兩者，將尋丘壑之樂，而又因循若此，能不傷哉！前冬往吳江報恩寺，見浮老人即許入室，豈我無良而恧顏若此者！總之，是梁山父子之使然，女兄弟亦孰之矣！烏乎！寤窮達之有命，窺嵁徑之無益，我之謂也。女兄弟可一下江南，則吾事備矣，夫复何言！

荅廣嗣眉孫

幾年不見，有如隔生，雖夢中翁孫一堂，醒复如故也。八月，從高郵還蘇，扶浮老人龕上徑山入塔，忽竹元來，令吾一喜一泣交並難，況石公書中言廣嗣新之陶瓦，欲元弟早歸佐爾，此理也。但吾數年不會之人，何能一見即遣？且初住高郵，福海無人代筆，須假今冬，明春當遣回。女如念吾，或不生惱，其家事隨緣應之，勿困於心，以亢爾志。我後事惟爾兩人為寄，餘非切望也。近日掌佛法，非道德學問不能早譽，爾自高明，不教可諭，然吾亦不可不屬也。

荅澤臞和尚

舊冬二之日，方坐雪囪下，兄書忽至，即拜受，讀之直如面談，令人忻感交集，何啻愈病檄也。曾憶到江南來，與人把握，不可謂不眾，獨是與兄有如骨肉，非薄與眾而厚與兄，盍鸞鶴鳴舞，當從其類耳。兄還平陽，暑薄秋新矣，正宜負瓢以從，奈何鄉客枉顧，談笑綿連，是以此意為之遏截，然我心至今未滿。昨過齊門，見華胎柳孕，士人游也，兄不遺棄舊人，肯一過吳門，同上海涌峰不？

寄明遠禪師

逖違道範，四見霜華。有裒伊人，心旌如舞。安得縮地符子，一瞚間向武陵谿口，以晤言消之邪？一源土木，或已畢工。禪師登堂說法，而四眾怡然進道，則其功不在靈山下。故我私心，合十此古佛久矣。俟秋涼時，一葦西來，當與作三日談。其無曰：望州亭相見了。

寄東山長老

去春二月，遣人還長松，報東山一帖尚在平江雙塔。夏五月，因仝鄉朱孝廉北游，遂仝舟到廣陵，得觀淮海故里。留六十日，將欲還蘇，忽秦氏一菴名福海者虛席，郡守及紳士邀主方丈，再辭不能脫。今到院半歲矣，雖欲西還，止屬空談。然黔中化行十七年，而相信吾道者，皆賴吾徒代為宣揚，所謂若舌即吾舌矣。大耑明春整頓歸帆，必從銅巖。談風笑雨，一洒五六年，離腸結耳。空囊無物寄回，俟面時方道苦衷。

寄別菴長老

一別五六年，始知離腸痛如刀錐，然非仝人不知此苦也。去秋得元宗孫說話，又覺稍不寂莫。黔中諸友自是無恙，獨是念爾不置者，緣爾病身子，不識近日得解脫不？別菴完緝，可以棲遲，亦是爾福，切不可有一豪他念。大約岳樵高見，亦不須再屬也。去夏因往邗溝觀古人遺蹟，遂為盂城檀越留主福海矣。明春得人代守，必整歸帆，與吾徒聽青猿煮白水為樂，此外無事事也。

寄惺一照監院

思還白雲，夢寐不置，奈何！一到吳越，回首萬里，雖鵬搏也得六月息耳，況要金盡而白髮新乎？去春遣人還，有帖報女，想已到矣。昨夏過淮南，已住得一菴，規制頗稱，思得監院為之住持。不知肯舍山而就城槁，作鬧中主人不？別菴病身子近日作何狀，一切賴為之外助，始不負二三十年道友，然亦是吾切望於賢徒者。家中法眷，惟善待之，餘不多屬。

寄長松監院梅隱

去秋待家裏人來，即載行李飄然西還，奈何望眼幾穿，竟無至者。要纏既盡，何能葡萬里費？只空對雲天，晨夕長歎耳。計無出，只

得在秦郵小就一菴，已作半年主人矣。然每一西顧，心神欲飛。總之，黔州十六七載，人竟既浹，何異故里？所謂遙望并州是故鄉，豈獨前人有此思邪？不知茗鬻之餘，亦念山僧孤身寂莫不？明歲若得人代守院子，或可買舟溯流而上，次第尋諸友，說五年離情也。長松將來為我逸老地，須留心緝理，無怠為屬。

寄雲居長老

昆明有還樸者，自吳門還里，曾乇寄雲居與大來一書，知已到矣。原期今春歸黔，其意已決，奈何昨夏游廣陵，有少游公後人新建一菴，近無主者。張郡守仝紳士邀主方丈，義不能固卻。八月朔到院，已任事七月日矣。江南住持，絕非黔中，雖憚精力，而服食器用，猶難事事如一。大都明歲西還，方細細說與雲居耳。黃甕僧俗，近來何狀？不及一一手書，幸致意之。

寄破一和尚

金粟出山，欲買歸櫂，不知東風不與我便，遂僦一室於平江，今寒梅四白也。貫上座來，方知吾兄住四祖道場，心竊思之，如明春還楚，登堂稱賀，晤期非遙，奈何又為高沙一菴羈住，复不能如念也。客秋七月，先師浮老人圜寂吳江，九月始送全身上徑山，其封龕入塔一段光明，全賴山翁老伯法語，此亦先師平生道力所致耳。江南法運，吾兄深知，弟复何云？元孫還，遣詣座下接足，亦聊攄繾綣意耳。

上梁山破和尚

丙戌間，賓城脫難東下，南賓得瞻拜前席，實為再世之逢。不意巴東一別，轉面即天涯矣。六七年都亭施南，五履兵難，此身幾不得脫。若非祖宗有靈，又隨父老填溝壑也。我生不辰，逢此百憂，當此之時，可為流涕太息，誰為某相憐邪？及卯陽兵入，不得脫，隨亂軍四十日，飲湯茹薇，始解此苦。南到平越，以為可放蒲團，操瓢而食。豈知亂猶未已，而楚、吳、兩越，朝挈囊而東，莫挂瓢而西，奔馳苦辛，耽饑忍凍，夜逃晝伏，避虎防狼，則又四五白也。既稍安堵，每裹北還。其如荒塞迢遞，萬里絕爨，加某病骨，日常發熱，見風即嗽，動履維艱，何能望夔州再覲慈顏於梁山之堂上乎？某常思之，自崇禎初棲靈親近以來，指導啟發，和熊舐犢之深恩，雖肝腦塗地，不能報萬一矣。況欲伶俜四方，而忘父所乎？實

間關與病，阻人之甚也。某於臥龍，有師弟之重，從臧骨金城之西，負齒骨隨身，已來十年矣。亦不能覓上峽船，捧土封之，樹片石於墓側，就此訪尋，揆師遺骨，及父母弟妹死所。嗟嗟！種種痛心，如何可言！此某深厚莫贖之罪也。頭上公肯假某數年，或可完此數事，此實某之幸。不審如心不？臨楮意亂神愴，未能盡所私，惟和尚憐之。八月初七上書。

與古余和尚

吳門舟別，轉面閒一裘葛更矣。咫尺禪範，不得到七寶几前接足，雖仰慕如饑欲食，亦徒有此褒耳。昨育兄和尚侍者來，問兄無恙外，擬小春月度積水，問候育和尚，便過天長奉謁。不期此月有姑蘇之役，不獲如我心也。大耑來歲華朝，仝肅兄專候道駕，或得把握蒼苔石上，聽新鶯吐語，看桃華獻笑，竟作十日談，兄幸勿猒此惡神也。

與佛日山和尚

五月拜違兄丈，回首江天，秋色平分矣。每念雅況吟褒，對此佳竟，不知增幾楓落吳江冷句，弟素來福淺，弗獲為鄰，常讀兄詩，滌我煩襟悵也，何如何如！高沙自六月湖水滂沆，不惟廬室汆去，即人半為鱉民矣。此時方思雙塔一室，噬臍莫及，水方兄事，百為周之，而劉必欲水兄來，方了此局，正著人往返閒，而湯湯洪水，即劉亦藉此狡猾矣。不能了此一事，心極不滿。因滇人欲隨喜四明諸名勝，裁寄道履，菊月後又得拜教。

與光孝玉和尚

吳興道中，遽然一別，不覺冬复春矣。緬想道範，不啻子弟之仰父兄，奈何姑蘇歸來，初住一室，不能擿此牢騷，東度淮海以晤言，消我景慕之渴塵也。苕上承不鄙愚才，要弟和霜葉紅於二月華，比已草就，未欲上獻，盍舟中無紙筆故也。風便乃以獻侍者，若蒙削正，弟受賜侈矣。

复昭覺丈和尚

今夏虎丘人來，得大教與禹門語錄，讀之，喜法門佛日又中天也。及見复燕居申公書，未常言佛法事，不覺泫然涕下。審梁山老人付

人衣缽，實為祖宗慧命耳。人不自重，內蘊蛇心，怒目攘臂，與人從事，識者不無竊笑。我平越結冬，伊走僧將雲天所集糞屑遍散平越，取閱之，始知脫空之極，因而知以梁山示偈為付偈，諸方非浪傳也。至敘行腳，未見徹法源底與師資叩激承接等事，但節節自譽，節節非人。烏乎！無惑乎佛道之湮也。伊立身行事，自以為真，殊不知祇誑愚昧未見者當作實事，如走雷霆、驅閃電、埽狐蹤、抹兔跡，慰先德之門戶，興末運之鉗錘，伊未必夢見。伊常謂梁山不宜筆佛道聲價一書，以病聚雲吹萬。夫梁山為一代宗盟，主張大法，自合典御四方，權衡一世，有真當褒、有偽當斥，此賞罰與奪之柄，在梁山誰曰不宜？吹萬既系大慧的裔，病之為無師承，是梁山自心不公，心不公何以服諸方口邪？必不爾爾，盍末法時聰明多、見道少？不如此，則記持文字，口舌利辨，便向三家村裏作為人師如吹萬者。故梁山一點苦心，以佛道聲價發明也宜矣。我自戊寅春，見吹萬集，約十八人，打鼓上堂燒香，願續大慧，伊名已見在數內矣。及庚辰，又見一集，以朝陽為師，溯源而上，十代至大慧，自嬾菴需、木菴永下，偽作六代，此見佛道聲價，畏而為之也。然吹萬雖遙嗣大慧，不過目前，而道統一亂，相習成風，終難撲息，梁山不得不一垂援也，請觀夫二祖可知矣。二祖得道後，其意可已，嵩少仍用袈裟分付，是欲天下後世遞相委付，不致妄作，以亂世系。其後黃檗屬臨濟几案禪板，汾陽送龍潭拄杖手巾，付授之際，豪不敢苟，我後世欲妄接而稱聖紹，可乎？人亦有言：「道由自寤，證須見人。」又言：「寤了還須見人。」古人誡語皇皇，伊豈不耳而目之乎？吹萬見梁山斥之既極，乃棄大慧。近以朝陽念豆佛僧為師，此僧若系大慧兒孫，則大慧一念豆佛和尚，於宗門何有深屈？古人之罪，其誰赦之？又謂象崖珽公不見吹萬，然珽此時已承嗣人，領眾又數歲，是時在忠南居說法位，若使棄眾再見，是麟龍之卑、蛇兔之尊也。烏乎！三尺童子指犬豕令拜，尚見怒色，況號為法王，而顛倒若此？伊常稱吹萬如銀漢無極，真大慧後，不須源流做得行即是。雖永公下六代，無語錄可考，無塔廟可據，尚縣絲不斬，不知何據，為此分辨。觀伊當日在吹萬時，數有爭論，今日是假梁山為師，實欲扶吹萬真業種也。我常言之，如欲扶吹萬，以吹萬為師可也。區區以梁山為師，而又侮其師以扶他人，意在源源有據，可以扶之。不如此，縱言之，扶之不行也。然則何不責吹萬稟受一師承，流行祖道，何得謂吹萬不消授手，自然精確？此倒置可笑。又常誣雲腹假寫來源，謂象崖死者無對。然雲腹嗣象崖有年，而語錄見有印證雲腹之語，實象崖子無疑也。卻以師承有據為不是，以吹萬無師妄接為是，狂肆若此者乎？嗟嗟！縱使吹萬見道真，守道實，只可作自了。如欲出世，須待印證可也。不見之

古人乎？閒有見道穩實，師資不確，亦不收入《傳鐙》，但曰未詳法嗣耳。如此豈用學解文字，即無師而為紹繼種草邪？種種狂肆，難盡枚舉，姑俟後人褒斥也。奉复不莊。

复肅堂和尚

久不晤，裹想無已。祖易來，獲手教種種愛言，近日弟兄如吾兩人外，盍寡矣。尊意謂弟諸槁先廣陵，而平城次第編入，大約論之目前，兄言極當；若以身後，恐亦過慮也。且黔州諸子見之，未必不笑我倒置，愈深其罪也。即靈壽履兄枉駕，亦論弟槁當如舊編，不可迻置前後，而嵩山首座亦必爭為原錄，弟以為然而從之矣。徑山塔主丫兄在吳門，問兄動定，與江北諸兄欲過江催所逋，弟以兄清淨自守，不事外緣告之，然明歲恐不能辭矣。月映一菴，如恰意可住幾日，亦是快事。楚行雖好，恐左右無得力人，未免勞心。祖易杭歸，言上生菴極好，而守菴者欲癡老來交代，聞癡老欲與兄住此，亦美意。弟於虎林念之久矣，恨無紹介，兄有此美，似不可卻也。囊空無物，可寄賚儀一函，聊以犒從者，餘不備。

與光孝玉和尚

相去百里，不能一拜方丈，疏慢之罪，江海不足為諭。會友人北上，問江、越諸兄，大約皆無恙。惟拳石、百可兩兄卒於去冬，塔院事丫兄為之主，聞之五內如割。子蓮來，知兄近狀更佳。若弟錄錄勞生，無一可樂，仰視兄，福德真天淵矣。中秋後，踵謁函丈，始盡衷曲。

荊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